

哈尼族

哈尼族，過去有各種不同的自稱，如「哈尼」、「儂尼」（即雅尼）、「豪尼」、「碧約」、「卡多」及「蛾努」等，自稱哈尼者居多，主要分佈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稱「儂尼」者，多分佈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及瀾滄拉祜族自治縣；自稱「碧約」、「卡多」、「豪尼」者多聚居在思茅地區及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共建政後，統一稱謂為哈尼族，1982 年時，約有一百零五萬八千八百多人；2000 年人口普查時有一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多人，十八年增加三十八萬多人，如果以此推算，2011 年人口應約有一百六十五萬人，在大陸所有少數民族中，人口並不算少；都在雲南省境內。

哈尼族在語言上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在哈尼語內部又可分為以下三種方言：哈（尼）儂（尼）係支，豪（尼）白（宏）係支及碧（約）卡（多）係支，另外因地區性的不同，又有一些土語；哈尼族並未創制本民族的文字，中共建政後，曾以拼音方式，為哈尼族創造了一套拼音式的哈尼文。如所周知，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是由分歧走向融合，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不利於民族融合，因此中共當局已不再替少數民族創制文字。

哈尼族在信仰上，一如世界上許多民族一樣，還是泛靈的薩滿信仰及祖先崇拜，認為萬物有靈，都予以崇拜，這是一種很自然也很普遍的現象，無關乎進步與落後，所以哈尼族認為天有天神、地有地神、樹有樹神、寨子有寨神、家有家神。跟漢人社會差異不大。

哈尼族以務農為主，由於聚居地區以丘陵山地為主，為了適應自然環境，哈尼族善於耕種梯田，利用「山有多高、田有多高」自然條件，營造出高達百級的梯田，充分表達哈尼族適應自然條件謀生的智慧；據一些歷史文獻記載，大約在西元前三世紀活躍於大渡河以南的「和夷」部落，很可能就是今天哈尼族的先民。而「和夷」為古代羌族的分支，因此哈尼族也很可能與古羌人有血胤的關係，而羌族與華夏民族在《詩經》時代就有密切的往來，可算是關係很好的兄弟民族。

哈尼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擁有充分的社交自由，哈尼族家庭一般都是小家庭制，由父母子女組成家庭，家庭中婦女地位不高，大小事物都是由家長決定，婦女也要從事各種勞務工作，包括下田耕作。兒子成長結婚後，一旦有了子女，便搬出另組家庭，哈尼族傳統習俗只有男子才有繼承財產的權利，如果沒有兒子，女兒才有繼承權。

哈尼族在飲食尚以大米及玉米為主食，逢年過節時吃糯米飯及粑粑，缺米地區，則以玉米、高粱、蕎麥及其他雜糧為主食，副食與漢人一樣。

目 錄

立國於甘肅的五涼與西秦	劉學銚	1
一部具有原創性的重要著作 《隋唐民族關係思想史》述評	王 欣	53
中國西北邊疆的族群排斥——對圖瓦人族群關係的考察	關丙勝	59
歸化女真族裔童清禮在朝鮮政界活躍之研究	王永一	77
從歷史語言觀察苗、漢民族間的關聯	張華克	93
阿凡提的故事—臉蛋與智慧	編輯部	105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三）——維吾爾族食品「烤羊肉」	華 華	107
中國邊政協會第 40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編輯部	111
稿 約		120

立國於甘肅的五涼與西秦

劉學銚
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摘要

翻開中國地圖看，甘肅省的形狀相當奇特，如果就清代民族分佈情況看，甘肅的北方是蒙古族聚牧地區，甘肅之西，則為準部與回部，甘肅的西南為藏羌系民族分佈之所；甘肅省以奇特之形狀鑲嵌在漢、蒙、維、藏、四大民族之間，自有其特殊的政治意義。在歷史上甘肅的河西走廊成為中國與西域的交通孔道，既是玉石自西而東的孔道，也是絲綢自東而西的要路，在國史長河中，曾經有五個以「涼」及一個以「秦」為國號的政權，立足甘肅，所以無論從政治上、地理上、民族上或文化上，甘肅在中國都具有特別的意義，本文擬就五涼、西秦立國於甘肅的情況做一介述。

關鍵詞：五涼、西秦、甘肅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中國民族¹系支繁多，這是不爭之寶，近代西方史學家東比曾指出人類文明均經過「誕生、茁壯、成熟、死亡」四個階段²，以之來衡量埃及、巴比倫、印度、馬雅、印加諸古文明，確實都經歷了這四個過程，而今只留下若干遺跡供人憑弔而已。東比這個「規矩」放

¹ 孫中山先生首倡「中華民族」一詞，在一百年前確屬偉大創見，但在今日則未必十分妥適，蓋所謂「中華」即是「華夏」，而華夏與夷狄乃是一組相對立之名詞，試問古夷狄之後裔，豈肯接受中華或華夏此一稱謂，此於促進國族團結頗為不利，如以中性之中國民族作為中國國族，應較易為邊疆各少數民族所接受。

² A. Toynbee (東比，或譯為湯恩比) 《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陳曉林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78年，頁171~725

到中國文明，就不適用，因為中國文明從遠古到今天，都是一脈相承，雖然也經過誕生、茁壯，成熟這三個階段，甚至也曾經面臨滅絕的問題，如諸胡列國及北朝（即一般文獻所稱之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時代，但以其時既不止五胡，也不止十六國，何況自古以來並無任何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必須由華夏人統治，如有胡人命王稱帝，則稱之為「亂華」，所以五胡亂華乃是極不可取之說法，故以諸胡列國稱之，較為合適），遼、金、夏、元、清時代，中國文明隨時都有滅絕的可能，但居於統治地位的諸胡族統治了絕大部分漢人後，很快的吸納了漢人的文明，而漢人雖是被統治者，但並不仇視統治者之胡族，雙方互相吸納對方文明的精髓，所以雖瀕臨文明滅絕的關頭，由於胡、漢雙方都展開能包、能容的精神，正所謂河海不擇細流，乃能成其大；泰山不讓丕土，乃能成其高，就這樣使中國文明不墜入東比四階段的歷史命定，我們且看今天全世界有那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一樣，只要具有十二年教育程度，就能看懂二千年前的文獻（今天一個高中學生可以看懂《史記》、《漢書》），就憑這一點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自豪的。

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劃，並不全然依照山川河流的走向，有時因為政治的需要而作特殊的劃分，甚至還有所謂「飛地」的設置³，因此各省或區的形狀都相當特別，其中尤以甘肅省的形狀最為奇特，西漢奪得河西走廊設立武威、張掖、酒泉及敦煌四郡，建立烽燧、強化軍事部署、增強居民，其目的在防阻北方的胡（匈奴）與西方、南方的羌勾結，河西走廊的西北方，為西域三十六國，唯有控制河西四郡，才有可能阻斷匈奴與西域各國的交通，也就是所謂「斷匈奴右臂」，從西漢開始，甘肅省的形



³ 所謂「飛第」，是指一個地方一級行政區劃，在他省擁有一塊土方，不屬他省管轄，如清代直隸省（今河北）在山東擁有一塊地方，屬直隸管轄是謂飛地。即使在今日，內蒙古自治區在黑龍江省有一塊飛地稱加克達奇，屬內蒙古自治區管轄。但從最新地圖看加克達奇已劃入內蒙古自治區。

狀就大致形成。

甘肅之所以稱甘肅，元朝時期以其境內有甘州（張掖），肅州（酒泉）各取其首字而稱為甘肅，又以其境內有隴山，所以簡稱隴或甘，在這裏要特別說明所謂「隴西」，不是指甘肅省的西部，而是指蘭州市東南那塊地方，而河西才是指甘肅省西部地方，以其在黃河之西（黃河流經蘭州市區），故稱河西。我們如果從大格局看，河西走廊向西就是漢代所謂的西域，而西域有狹、廣二義，狹義的西域只指今天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義的西域，則除新疆外，更兼指令中亞五國甚至更遠的西方⁴，其形狀自河西走廊向狹義的西域展開而到廣義的西域（中亞），正像一把扇子，而河西走廊正是扇柄，從而可見河西走廊或者甘肅在歐亞大陸地緣政治上具有何等重要地位，以前中國還包括外蒙在內時，甘肅的蘭州正是中國的幾何中心，是則可以想見甘肅對中國所具有的地緣政治意義。

自古以來甘肅這塊地方就是多民族混融居住之所，諸胡列國時代有世居甘肅的漢人、氏族，鮮卑禿髮部，鮮卑乞伏部及瀘水胡沮渠部先後在甘肅建立過六個政權，並且在甘肅留下至今還令人仰慕、感嘆的佛教石窟文化，可惜各級學校教科書對這一部分都是語焉不詳一筆帶過，本文擬就相關資料對這一部分酌為介述，當然這篇短文只是拋磚之作，如有不周舛誤之處，也祈不吝指正。

一、河西地區的民族

河西地區位處中國西北，漢武帝劉徹（西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伐匈奴奪得河西之前，河西地區並非華夏或漢民族聚居之所，據《史記》所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⁵這份史料似乎是有關河西地區民族最早的文獻，而月氏與烏孫是那一種民族，在探究月氏、烏孫族屬之前，先瞭解一下在遠古時代西方民族遷徙的情況，大約在西元前三千年至前一千五百年，源於高加索山脈一帶的高加索種，操印歐語的各民族⁶，不知

⁴ 余太山《西域通史》

⁵ 《史記·大宛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4 年標點本，以下所引正史皆同。

⁶ 世界人種有四種：高加索種（即俗稱白種人）、蒙古利亞種（黃種人）、尼革羅種（黑種人）及奧斯特洛種（混合種人，如操南島語系之各民族）；每一種族之下，又可分為若干民族。

是何原因，有三波作輻射狀向外遷徙，經過今中亞停留下來的形成後來的粟特人，繼續前進到今伊朗、印度者，形成後日的波斯人，及雅利安人，另有一支經中亞河中地區向東移動到蔥嶺一帶者，為後日的塔吉克族，有越過蔥嶺進入今塔里木盆地、塔克拉馬干沙漠南北兩沿各綠洲地區者，形成西漢時代的西域三十六國，其中有向東北方推進經樓蘭（今羅布泊附近）東進，到達今日甘肅敦煌、祁連一帶，就形成秦、漢之際的月氏與烏孫⁷，其所以未繼續東進，很可能遇到匈奴的前身戎、狄民族，受阻而無法東進，因此古文獻所出現之「崑崙」、「祁連」、「乾坤」、「犬」、「劍」、「蜜」等都是月氏，烏孫等民族所操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族之吐火羅語⁸，筆者認為「敦煌」一詞也可能為吐火羅語。

月氏、烏孫在河西駐牧，其北邊即為匈奴部落聯盟，在秦、漢之際，匈奴力量不及月氏，是以匈奴頭曼單于以其子冒頓（讀若墨毒）為質於月氏，後又攻打月氏，原想藉月氏之手殺冒頓，（其所以如此者，是頭曼有所愛闕氏⁹想立她所生之幼子，所以慫恿頭曼單于攻打月氏，其間過程頗為曲折，詳情可見《史記·匈奴傳》），但冒頓智勇兼具，不僅逃回匈奴，還盜得月氏寶馬，匈奴國人勇之，遊牧民族向來崇拜英雄，頭曼單于不得不分萬餘帳予冒頓；冒頓自製鳴鏑箭部勒部眾，凡鳴鏑箭所指，所有部眾必須隨之而射，如有不服殺無赦，一段時間之後，見部眾已可用，某次隨其父頭曼單于出獵時，以鳴鏑箭射其父，所有部眾皆射向頭曼單于，頭曼死，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¹⁰以其弑父自立得位不正，遣使向冒頓單于討要寶馬，及其所心愛之闕氏，冒頓單于都以與人為隣而割愛，東胡食髓知味，三度派使者向匈奴索討位於匈奴與東胡之間無法居人的棄地「甌脫」，冒頓單于認為土地乃國家根本，一尺一寸都不可割讓，於是全國總動員出兵討伐東胡，大破之，東胡部落聯盟破裂，各自退保大鮮卑山及烏桓山（均在今大興安嶺山脈之中），此為後來東漢時鮮卑、烏桓兩系民族

⁷ 可參看藍琪《稱雄中亞的古代遊牧民族》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9~46

⁸ 注7所引書及林梅村《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上海文物出版，1998年，頁64~69

⁹ 匈奴稱單于之妻為闕氏，讀若胭脂，類同漢王朝之皇后。

¹⁰ 「匈奴」之正確讀音應為「胡」Hun，奴係漢人所加以示輕譏，居匈奴東者稱東胡，居其西者為西胡，北者為北胡。東胡也是部落聯盟，主要為鮮卑、烏桓。

之由來¹¹，冒頓單于大破東胡後，實力頓形壯大，於是出兵討伐月氏、烏孫，月氏獲得大勝、烏孫向西遷徙，其時約為西元前 175 年。

匈奴既大勝月氏、烏孫，就占有河西地區，並以月氏王的頭蓋骨做成酒杯（這是北亞塞種民族的習俗，而塞種也是高加索種族，初時分佈在錫爾河以北的大草原上，匈奴與之相鄰，遂染其俗），這次向西遷徙的月氏族，漢文史料稱之為大月氏，沒有隨之西遷的月氏人則稱為小月氏，退保祁連山（或稱南山）與羌族雜居，成為後來諸列國時沮渠部的族源之一；大月氏西徙時，烏孫隨之而西，初時止於今新疆西北部的伊犁河流域，後來烏孫在匈奴支持下，又將大月氏逐向今錫爾河、阿姆河流域，伊犁河流域逐為烏孫所獨占（烏孫成為今日哈薩克族之主要族源）。

匈奴既擁有河西之地，以之為右賢王及其所屬各王、將的領地，按北方諸遊牧民族習慣將國家分為左、中、右三部，單于所領居中、左賢王（具有繼承人身份，地位僅次於單于）及其所屬王、將居東，右賢王居西，河西地區就成為匈奴右賢王的領地，按河西地區尤其是祁連山一帶水豐草美、冬暖夏涼，是一個天然的好牧場，在西元前二世紀以前，占據其地的是月氏、烏孫及西羌，西元前 175 年左右，月氏、烏孫這兩支系高加索種（白種）民族主體被逐出河西地區，但是還有少部分留下來與羌居雜居，而此時匈奴進據河西，且成為河西地區主要民族，以其扼西域東來交通孔道，同樣也便於匈奴西掠西域的通路，因此西域三十六國一時都成為匈奴的附庸，史傳上對匈奴伐月氏及威服西域諸國，有如下一描述：

「其明年，單于遺漢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同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應為三十六國），皆已為匈

¹¹ 以上東胡向匈奴討要寶馬、美人乃至甌脫之地，其過程極具戲劇性，詳情請參見《史記·匈奴傳》。又在冒頓單于伐東胡後，曾在今山西大同附近之白登山包圍漢高帝劉邦三十萬大軍，迫使漢高帝採陳平「奇計」與之議和，所謂「奇計」即後來的和親，厚遺之屈辱性求和手段，以不合本文範圍，從略。

奴，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¹²

從上項史料可以看出在西元前二世紀時，河西地區以匈奴為主體民族，而且其聲威及於西域三十六國，但是在隴西地區則又是以漢人為主，這是西元二世紀的情形。

西漢初期高帝、呂后、文景時，對匈奴採和親厚遺之策，但自漢武帝嗣位後，一改此種屈辱式「外交」，改採武力討伐，在衛青、霍去病等大將連翻討伐之下，終於將匈奴逐出河西地區，並先後設立武威、張掖、酒泉及敦煌四郡，並從內地大量移民實邊，建立烽燧。匈奴失去祁連山等河西地區後，深感痛惜而作歌曰：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番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焉支山是祁連山的支脈，山上盛產胭脂花，這是一種紅色小花，其汁可以用來塗抹婦女面頰，類似今日之腮紅，傳入中原後，稱之為胭脂，為古代婦女不可或缺的化妝品，溯本追源，胭脂來自匈奴，而產於河西，匈奴單于之妻稱闕氏，這是漢字音譯匈奴語，所以闕氏的本意可能就是「美麗、艷麗」，所以本文認為闕氏、焉支或胭脂，都是同一個匈奴語以不同的漢字音譯，其本意就是「美、艷」；而祁連山脈水豐草美冬暖夏涼，是天然好牧場，所以一旦失去祁連山、焉支二山，於匈奴民族而言，真是莫大損失，所以才有上面所引那兩句歌謠。匈奴雖然被逐出河西地區，但有一部分降漢，則此時甘肅主要有漢人、羌族、小月氏及匈奴，當然還有一些未見於記載的民族。

東漢季世，鮮卑族力量已經相當強大，其中有一支叫拓跋鮮卑，可能是匈奴冒頓單于擊破東胡部落聯盟後，其中一支逃向大鮮卑山，這一支就是拓跋鮮卑的緣起，以往許多學者認為鮮卑族之得名，是由其所居的大鮮卑山，這種說法頗有商榷之處，按冒頓單于擊破東胡事在秦漢之際，約為西元前三世紀，東胡的一支逃往大鮮卑山遂以鮮卑為名，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其實未必正確，按早於冒頓單于將近一百年的屈原（西元前 340~前

¹² 《漢書·匈奴傳》，「其明年」係西漢文帝四年（西元前 176 年），其時匈奴單于仍為冒頓單于。

287），在他所著的《離騷·大招》中就出現了「鮮卑」這個辭彙，其中有以下兩句：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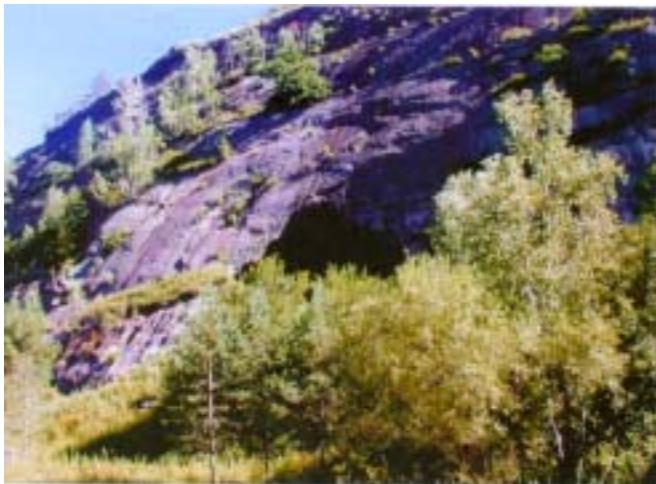
從上下文亦看，很明顯的是指鮮卑人而言，如果屈原沒有看過鮮卑人，是不可能寫出這兩句的，而此時還沒有冒頓單于伐東胡之事，可見是先有鮮卑人，而後被冒頓單于擊破向東逃往某座大山，這座大山因人而名爲大鮮卑山，幾經考證，所謂大鮮卑山就是今天所稱的大興安嶺，鮮卑人逃到大興安嶺後，爲了議事需要，在大興安嶺北段找到一座大山洞，作爲

各部落酋長議事之所，可是大興安嶺北段冬季實在太冷（大約攝氏零下三十~四十度），不利民族發展，必需設法向外遷徙，可是大興安嶺南段直到遼河一帶，已經被鮮卑慕容部、宇文部、段部等部占領，只好向西遷移，恰好東漢時期早已將匈奴打得落花流水，北匈奴西遁，南匈奴降漢視同偏民，分佈於今山西省北部，曹魏將之編為五部（如圖），漠北（今外蒙古）空虛，於是在大鮮卑山（就是大興安嶺）北段的拓跋部、禿髮部、乞伏部等鮮卑部落，越過呼倫，貝爾池（在內外蒙古交界之處）進入漠北，後來又從漠北南

下，到了今天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山西北部，更有許多部落進入河西地區，這時已經是諸胡列國時代（起自匈奴劉淵建立前趙政權的西元 304 年，止於北魏拓跋珪建國之西元 386 年），此一時期甘肅地區又多一鮮卑民族，原來的小月氏一部分融入羌族，一部分成為瀘水胡沮渠部族源之一。

北魏爲鮮卑拓跋部所建，之後次第敉平諸胡所建國家，拓跋珪再傳至拓跋燾，是爲北魏太武帝，於其太平真君年間（西元 440~451 年），有烏洛侯部落遣使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時爲北魏都城）向北魏貢獻，並稱在烏洛侯地區有鮮卑拓跋部祖先的「鮮卑石室」，於是拓跋燾就在太平真





達觀嘎仙洞

君四年（西元 443 年）派謁者僕射庫六官（謁者僕射是謁者台的長官，而謁者是引見賓客，贊導受事之官，謁者台為謁者辦公處所，庫六官是人名，顯然是鮮卑人），中書侍郎李敞等前往大鮮卑山拜祭「鮮卑石室」，並且「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魏書》曾錄下這篇祝禱

文，只是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又推行全面華化，對於鮮卑拓跋部龍興大鮮卑山石室一事，自然盡量避免提起，孝文帝龍馭上殯之後，北方六鎮已經有蠢蠢欲動之勢，接著動亂四起，尤其西北地區的突厥族像閃電般崛起，天下大亂，此時再無人提起「鮮卑石室」之事，其後朝代幾經更迭，隋、唐之後，已經沒有人知道「鮮卑石室」究竟在哪裡了，甚至有人懷疑根本沒有「鮮卑石室」，只是魏收撰《魏書》時杜撰之作，不過在考古學家多年努力之下，終於發現了《魏書》上所說的「鮮卑石室」，只是現在叫做「嘎仙洞」，位於大興安嶺北段，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阿里阿市近郊，發現之初壁上所刊刻的祝禱文，與《魏書》所載有九成五以上相同，其所以如此，是由於北魏太武帝時崇奉道教，而魏收撰《魏書》時，整個北方又籠罩在濃濃的佛教氛圍之下，因此在用語上有所差異¹³，從此也可看出中國正史之可靠性。

二、漢人所建的前涼與西涼

甘肅地區民族複雜，因此當諸胡列國時，趁天下大亂，立足於甘肅而建立政權者也不一其族，由漢人建立的政權計有前涼與西涼，現在分敘述

¹³ 關於嘎仙洞及刊刻祝文詳情，可參看劉學銚《踏上大興安嶺，走進嘎仙洞，鮮卑石室參訪記》，此文刊登《中國邊政》164 期，中國邊政協會 2005 年 12 月，此文後收錄《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9 年，頁 335~342

如次：

（一）前涼

河西地區距中原較遠，一旦中原中央政權力量薄弱時，對河西地區便有鞭長莫及之感，河西地區就易於形成據地自雄的局面，當西、東漢交替時，竇融就看出河西是一個可以不受中原政局動蕩影響的地區，據之可以自雄，他曾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滯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¹⁴按竇融在西漢孺子嬰居攝時（西元 6~8 年）王莽以獨攬大權，竇融在強弩將軍王俊麾下任司馬（漢代司馬爲宮門守將、大將軍、將軍、校尉之屬官），這時天下形勢已經大亂，竇融審時度勢，認爲只有出據河西，進可圖中原，退也足堪自保，由於他才華出眾，在更始帝劉玄（西元 23~25 年在位）時，頗受當時大司馬（漢時大司馬爲三公之一，爲最高軍政長官，相當秦及西漢初年的太尉）趙萌的器重，保舉竇融出任鉅鹿太守，但他認爲中原兵伐未息，鉅鹿位在是非之地，莫若河西進退兩宜，於是希望能到河西，幾經運作終於如願以償出任張掖屬國都尉。

竇融到河西後，籠略各方面人才與勢力，據《後漢書》所載他「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竇融除了善於處人之外，特重河西地區的經濟發展，形成一方之霸，東漢建立，竇融審時度勢，並與各郡太守及地方豪傑合議，究竟是與盤踞隴西的隗囂合作，繼續割地自雄稱霸河西，還是歸順洛陽的東漢劉秀，幾經研究，並盱衡歷史發展的趨勢，最後決定歸併於東漢，而竇氏一們在東漢也得到極大的榮崇，據《後漢書·竇融傳》稱「竇氏一公、兩侯、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至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于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竇融能於亂世割據河西自雄，一旦出現強大的中央時，立即歸順中央，一門數世享有莫大殊榮，這固然是竇融的機智膽識所致，但是如果沒有河西這塊與中原形似隔絕，實則相連的特殊地理形勢無以致之。竇融的史事，對後代諸胡列國時佔據河西地區的豪傑，具有啓迪作用。

三國由司馬氏統一，晉武帝司馬炎在位二十六年，死後由其子司馬衷

¹⁴ 《後漢書·竇融傳》

嗣立，是爲晉惠帝，這個司馬衷是個智能不足的人，歷史上有名的何不食肉糜，就是晉惠帝的傑作，而司馬炎篡魏建立晉政權後，大事分封諸司馬，各擁兵馬，而晉惠帝之皇后賈南風又是個胡作非爲之人，所以很快激起史上所謂「八王之亂」，北方已形同編戶的匈奴劉淵（元海）於西元 304 年在部衆擁戴，下建立「漢」政權（後來他族子劉曜奪得王位後，改國號爲趙，史稱前趙，但以稱漢趙較爲妥適），從此掀起北方諸胡族命王稱帝建元立號的序幕，是爲諸胡列國時代，但以往一般史書則稱爲「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這是極其不合適的說法，從古至今並無任何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只准漢人建立政權，胡人命王稱帝，則斥之爲亂華，因此筆者稱之爲諸胡列國時代，既中性，對諸胡族而言也較公平。胡族如此，漢人諸侯也趁時據地自雄。

西晉惠帝永寧元年（西元 301 年），漢人張軌受命出任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¹⁵，前涼政權肇基於此¹⁶。張軌，字士彥，安定郡烏氏縣人（縣治約當今甘肅省平涼市涇川縣），據史傳所記載他是西漢時常山景王張耳的十七世孫，其父張溫爲西晉太官令¹⁷，官階雖不高卻親近皇帝，所以張軌也可以說是豪門之胄，按漢晉時安定郡烏氏縣位在隴西（甘肅東部），所以張軌家族稱得上是關隴著姓，同時他受學於同郡名士皇甫謐（謐，音密，意爲平靜），謐又是東漢太尉皇甫嵩的曾孫，漢晉之際講究門第，有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風氣，所以張軌的「先天」條件相當優越，而他本人又「博綜經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至；以著述爲務」（《晉書·張駿傳》），不僅如此，他還「少數敏，好學明經，有器望，姿儀典則」¹⁸，這「後天」條件似是更勝於天先條件，因而受到西晉名臣張華的賞識，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初（秦始共十年 265~247 年，泰始初應爲 265~6 年間），西晉初建有徵聘名士及胄子（胄子指貴胄後裔，當時講究門閥）之舉，張軌也因之得「錫官五品」，按照「九品官人

¹⁵ 護羌校尉，漢朝主管羌族事務之官員，漢武帝時置，王莽時罷，東漢復置，秩比二千石，晉時因之。

¹⁶ 《晉書·張駿傳》

¹⁷ 或作大官、泰官，秦時置，兩漢因之，掌宮中御食、宴享、賜食，獻四時鮮果等事。

¹⁸ 《通典·官職·總論州佐》

法」，五品不過是「中中」位階，張軌當然很不滿意，他自認自己應該是「二品之精」，可見他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人。

後來衛將軍（漢將軍名，位次三司，掌宿衛，魏晉後均沿置）楊珧薦舉張軌爲椽屬（椽屬是椽與屬的合稱，漢時宰相府，三公府分曹辦事的正、副官佐，由長官自行任命，多選用知名之人充當），由是張軌從此步入仕途，從太子舍人而散騎常侍而征西將軍。晉武帝咸寧初（275 年）有涼州之亂，當時張軌以司馬參軍之職，隨司馬楊俊（楊珧之胞兄）鎮中，對敉平涼州之亂，有出色的貢獻，所以當張軌提出要求到涼州獨當一面時，立刻得朝廷的允准。張軌之所以要求出長涼州，極可能一方面是受到之前竇融稱霸涼州事蹟的啓迪，再則可能是感受到晉武帝大事分封諸司馬爲王，且諸王各擁兵力，考慮到一旦晉武帝龍馭上賓，擁兵自重的司馬諸王，豈肯聽命於朝廷，屆時必然天下大亂，基於這兩項考慮，所以請求去涼州，既可避開未來司馬諸王之鬥，又可據地自雄，靜待時變，再做進退打算，這不失爲進退自如之舉。

張軌於西元 301 年出任涼州刺史兼領護羌校尉，就在前一年三月晉白癡皇帝惠帝永康元年，皇后賈南風將非他所生的太子司馬遹（遹，音育，迴避、依循之意）廢黜且將之囚禁，四月，梁王司馬肜（肜，音容，古代祭祀名稱，今日祭，明日又祭稱肜）、趙王司馬倫以其所掌控之禁軍，又假傳惠帝旨意，廢賈后，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頠，音委，熟息或恬靜之意）、侍中賈謐等，次年正月司馬倫稱帝，尊惠帝爲太上皇，就在這時張軌出長涼州，緊接著朝廷諸司馬各自擁兵互殺，展開一場骨肉互殘、慘絕人寰的大砍殺，史稱「八王之亂」，張軌早一步離開殺戮之地，沒有捲入這一場亂事。

張軌到涼州任刺史後，鎮姑臧（按姑臧之地，秦時本匈奴混邪王之地，漢武帝時入於漢，其地當今甘肅省武威市），他任用當地豪門大族土人，並懷柔遷居河西的各部鮮卑，把河西一隅穩定下來，而此時中原正陷入八王之亂，西晉瀕臨崩亡，於是關隴及中原人士多投奔河西，張軌爲此特置武興、晉興二郡以安置流民，他的作法使涼州成爲亂世中的一片淨土。

張軌深知，想要河西穩定、繁榮，非仰仗河西土著大姓不可，因此他

不惜卑辭崇禮、高官厚祿要求河西代表性人物出仕，在張軌禮賢下士的作法之下，確實羅致不少河西望族耆宿，其中以籍隸敦煌者居多，前涼政權可以說是奠基於張氏與敦煌豪族結合的基礎之上，敦煌人士認為張軌或張氏一門是晉王朝的象徵，因此效忠張氏就等同效忠晉室，此所以張軌效忠晉室至死不渝，他臨終時遺令說：「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國報，下以寧家」¹⁹，張軌體察河西人歸心晉室的「民意」，所以他始終都以效盡忠晉室為職志，可以說是善於採納民意。西晉八王之亂後，司馬熾被推為帝，是為懷帝，僅六年，於西元 312 年為匈奴漢趙大將劉曜所俘，時為晉懷帝永嘉六年，七年被漢趙帝劉聰所殺，諸司馬推晉武帝司馬炎孫司馬鄴為帝，史稱愍帝，即位於長安，改元建興，於建興元年（西元 313 年）遣使拜張軌為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²⁰，張軌固辭不受，次年再進拜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又拜其子張實為撫軍副涼州刺史，西元 314 年五月，張軌老病，立其子張實為世子，不久張軌辭世享壽六十，後來被追贈武王，廟號太宗。

張實（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誤作張宴），字安遜，他是張軌的長子，據《晉書·張俊傳》、《十六國春秋·前涼傳》都說他「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他自幼隨父張軌住洛陽，深染中原文化氣息並受洛陽政治薰陶，早年以察舉入仕²¹，自秀才而為尚書郎，初時張軌到涼州為刺史，張實仍留洛陽，不久永嘉亂起（指八王之亂），西晉朝廷委以驍騎將軍之職（西漢始置，為雜號將軍，三國時置為中郎將，掌宿衛，晉時與領軍、護軍、左右衛、遊擊共為六軍，掌統宿衛兵，算是有實權的將軍），當時中原已陷入混亂一片烽火，士民百姓紛紛避亂外逃之際，張實豈肯於此兵荒馬亂之時，接任驍騎將軍之職，於是力辭此職，並請求到河西其父

¹⁹ 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前涼錄》另《晉書·張駿傳》

²⁰ 崔鳴《十六國春秋》，臺北中華書局，1974 年《前涼錄》頁一背面，按崔鳴原書早已遺失，此係後人據《晉書·載記》等史料輯錄而成。所謂開府儀同三司，開府指開建府署，三司指三公（司馬、司徒、司空），意為儀軌同於三司，只是一種虛銜。

²¹ 察舉，為漢代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始行於西漢文帝二年（西元前 178 年）至漢武帝時成為一種較完備的制度，可是到了東漢中後期，察舉輕濫，或以門閥、或以私恩，賄賂請託、特權橫行，造成一大批「累世寵貴」、「世代為官」的豪門閥閱及所謂的「儒學世家」。

處任職，此時朝廷本身已是朝不保夕，只得同意，將他改授「議郎」（議論朝政得失之官，秦時爲郎中令的屬官，晉時沿置，晉後廢），到涼州後，奉父命鎮壓內亂殺了曹祛，據《晉書·張茂傳》稱：「徒元兇六百餘家」，因功懷帝封之爲武亭侯，永嘉五年（西元 311 年）之後，張軌患風痹病（痹，音敝，風痹係指肢體失去感覺功能之病）無法主政，就由張實代行政務，在他攝政期間，爲恐有人藉機滋事，因此祕不宣佈張軌得病之事，晉愍帝在長安即位後任張實爲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次年（西元 314 年），張軌辭世，他以世子身分被涼州諸官推尊攝理涼州政務，未幾晉愍帝正式策之爲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郡公。當時有京兆人劉宏挾旁門左道之術以眩惑百姓，暗中勾結張實左右十多人，謀殺張實，張實死時得年五十，他共位五年，後來被追尊爲明王，廟號高祖²²。

張實死後，以其子張駿年幼而由其弟張茂嗣位，張茂字成遜，據稱他「虛靖好學，不以勢利嬰心」（此處嬰通櫻，作觸犯或違背解）²³，當晉愍帝在長安即位時，南陽王司馬保辟他爲從中郎，繼而又保舉他爲黃門散騎侍郎及中壘將軍等職，他都加以辭謝，愍帝建興二年（西元 314 年），愍帝征他爲侍中，復又策他爲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並命他主持雍州軍政，而他都以父親張軌年邁而又患風痹病爲由，都辭不受，其實當時匈奴漢趙劉聰勢力正盛，這些地方都不是西晉所能掌控，張茂當然是辭不受命。張實死後，州人推他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但是張茂仍然辭不受，只肯接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都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²⁴，可見此人確實比較謙虛，他共在位五年（320~324 年）。

自張軌、張實、張茂父子據涼州以來，雖然實際掌控涼州，但是並沒有割地自雄命王稱帝的作爲，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西晉雖亂而未亡，至少在張軌、張實時是如此，面對西晉王朝仍有君臣名份，如割地稱王，恐不見容於天下；另一方面，河西地區人民對西晉帝室仍是忠心耿耿，試想在這種氛圍下，豈有張氏父子命王稱帝的空間？因此與其逆勢操作，不如順勢

²²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頁二正面

²³ 《通典·職官·總論州佐》

²⁴ 《晉書·張駿傳》

而爲，張軌父子三人效忠晉室，實有其如上所述的主客觀因素，因此史傳對張氏父子稱讚不已。如胡三省贊之曰：「晉諸征、鎮能知君臣之分者，張氏父子而已。」²⁵現在且舉一例，張實接任那年（西元 314 年）有蘭池長趙奭向張實報告說：「軍士張冰于青澗水得一玉璽、鉗鉦，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群僚上賀稱德。（張）實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乃送於京師」²⁶。這一段小故事，顯然有人幕後導演，用以彰顯涼州張氏對朝廷之忠，試想自秦始皇命李斯在「和氏璧」上刻下「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作爲傳國璽，後來傳到劉邦手中，王莽篡漢建「新」政權時，向孝元太后索討這顆傳國璽，這個孝元太后也是王莽的姑母，孝元太后一見自己娘家侄子居然欺負漢室孤兒寡婦，前來逼宮，一氣之下將傳了十幾個皇帝的傳國璽摔到地上，結果缺了一角，王莽以黃金加以修補，幾經輾轉這方傳國璽到了東漢光武帝劉秀手中，後來又傳到曹魏及司馬晉手裏，從來沒有任何文獻提到另有一方璽刻有「皇帝」二字，這不是有人導演，還真令人難以相信，說不定是張實或他身邊親信寫的劇本，蘭池長趙奭只是照本演出而已，可笑胡三省竟因此稱讚張氏父子。

張茂死後，後來被追尊爲成王，廟號太宗，涼州政秉由張實之世子張駿接手，據《十六國春秋·前涼錄》說他：「永嘉元年（西元 307 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在張茂四年（323 年），也就是張駿十七歲時，就被張茂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而匈奴漢趙劉曜也遣使拜張駿爲大將軍、涼州牧，可見張駿可能確實相當有才華。按張駿接涼州政柄時，西晉早已滅亡，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即位是爲東晉元帝，但元帝崩於西元 322 年，此時漢趙已爲劉曜所篡，原漢趙大將羯族石勒不服，劉曜、石勒征戰不已，北方一片混亂，東晉元帝死訊傳到河西，已是張駿執政之時，張駿還爲此罷朝三日，可見張駿初立時仍然一本乃祖張軌「報國寧家」策略。後來羯族石勒自稱趙天王，史稱後趙，曾遣使拜張駿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²⁷，可能是河西之地

²⁵ 《資治通鑑》卷 93 胡三省注

²⁶ 《晉書·張駿傳》

²⁷ 世有九錫之禮，未聞五錫之說，按所謂九錫也有各種不同說法，茲以《漢書·王莽

頗為重要，但石勒一時無力征服，所以先以名位禮物以為羈縻。

張駿除了「幼兒奇偉，十歲能屬文」之外，史傳又稱他「卓越不羈，而涇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裏，國中化之」²⁸，他執政之初，天下已經大亂，司馬氏偏安江左，華北則有漢趙、後趙之爭，而遼東之慕容燕也已成形，至於氐、羌兩族，雖懾於石趙的武力，但兩族也已凝聚相當實力，但待天下局勢之變，漠南代北一帶的鮮卑拓拔部也有建立國家的傾向，可以說是一片亂象，在這一片混亂之中，河西地區在張氏家族統治之下，顯得相對安定，但是在中原的羯族石勒²⁹，對河西早已虎視眈眈，但待滅匈奴劉氏的漢趙後，矛頭必將指向河西，在這複雜的「國際」情勢下，張駿展現其政治才華，一方面透過西晉愍帝所派使臣史淑，暗示朝廷封拜他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因為按照當時的制度，只要擁有使持節的頭銜，對郡太守以下的官員有生殺之權，而大都督得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則位列三公，一旦有了這些名位，就形同地方諸侯，只要中央一旦衰微或者滅亡時，自己就可以憑這些頭銜，自立為王，此其一；其次，充實自身的實力，採行穩固保守作法，以保存實力；其三，與民休養生息，厚植實力；其四，向西發展開拓西域。在張駿這一連串措施下，河西張氏政權算是站穩腳步，西元 333 年，群僚曾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兩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故事」³⁰，但張駿還作態說：「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³¹雖則僞作謙虛，但在河西然境內皆稱之為王³²，可見其內心還是有據地稱王的意念，不過有一點頗值一提，就是從張軌而張實、張茂至張駿，一直都是以西晉愍帝建興為

傳》（上）所說的九錫為：衣服、車馬、弓矢、斧鉞、秬鬯、命珪、朱戶、納陛、虎賁。秬鬯（秬，音巨，古祭祀時灌地所用的一種酒，這種酒是以鬱金草含黍所釀而成）。史上王莽、曹操均曾有加九錫之封，此處加五錫可能指稍次於九錫，僅取其中五項。

²⁸ 《晉書·張駿傳》

²⁹ 羯族向來許多文獻都說是匈奴之族，但史傳只說是「匈奴別部」，其非匈奴至明，細究其實，其族源自今中亞塔什干（古稱石國，故以石為姓，後晉石敬瑭之祖先也為西域胡，其體質特徵為：深目高鼻多鬚，此說見《晉書·載記》），關於羯族族源請參見劉學銚《五胡史論》臺北南天書局，2001 年，頁 34~37。

³⁰ 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前涼錄》，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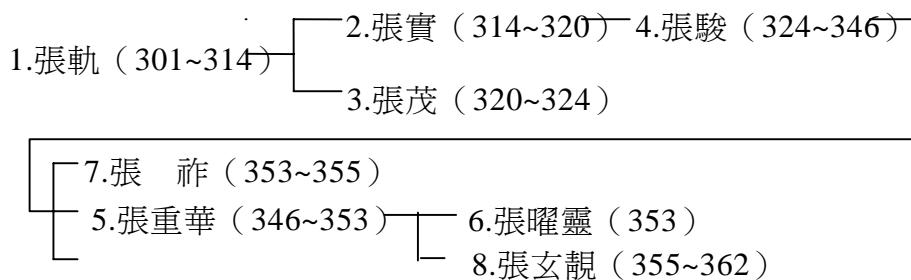
³¹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頁三正面，《晉書·張駿傳》亦同

³² 《十六國春秋輯補·前涼錄》

年號，儘管愍帝已死多年，但在張氏所統治的河西地區前涼境內，仍然以建興紀年，「奉正朔」這件事，在國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地方諸侯或者「番邦」屬國，只要仍奉正朔，不自行建元立號，都不視同叛亂，胡三省注《通鑑》稱贊河西張氏忠於晉室，也算有所據。

張駿立其子張重華爲世子，張駿死，由張重華嗣立，張重華字泰臨，爲張駿次子，《晉書》稱其「寬和懿重，沈毅少言」，十六歲即位，這時羯族後趙由石季龍爲帝，張重華自忖力不如人，乃遣使奉表章向後趙稱臣納貢，大致說來自張軌、張實、張茂父子，可看成前涼政權奠基階段，張駿、張重華父子，可說是前涼的鼎盛階段；物盈則虧，鼎盛而後必趨向衰微，這是歷史的軌跡，河西前涼張氏政權也沒能躲過這項歷史規則。

張重華即位之初曾奉表向後趙石季龍（石虎）稱臣，石虎爲人兇猛而驕武，雖暫時未對前涼動武，但三年後的西元 343 年，就開始對河西用兵，迫使張重華不得不全力抵禦後趙的進攻，如所周知戰爭乃是最大的消耗，這就使前涼國力耗損不少。其實張駿雖有才華，但其私德不修，《魏書·張駿傳》稱他：「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奸亂邑裏，少年皆化之。」，張氏一門又在境內大興土木修築宮闈勞民傷財，自張重華之後，張祚之穢行更過於張駿，張氏女子幾皆爲張祚奸淫，緊接著張天錫更是另有癖好，寵信嬖人（嬖人，有孌童、男寵之意），終於原是一片樂土的前涼，被前秦苻氏所滅，故前涼自張軌之立至張天錫之亡，前後歷五代九主六十二年，茲將其世系表列如下以爲參考：



（二）西涼

西涼是漢人李暠所建，李暠（暠，音搞，明亮之意；音皓，同顥，潔白之意），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成紀，今日甘肅省天水市泰

安縣），史傳稱他是西漢前將軍李廣之十六世孫，又稱李廣的曾孫李仲翔，西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是爲西州右姓」³³，從此可以看出西漢初年隴西（甘肅省東南部）還是狄道，也就是夷狄之鄉，李伯考家於狄道，難保不染有若干北狄習俗。而李暠後人（九世孫）就是創建國史上最偉大朝代唐朝的李淵。從此中國李氏族人莫不自稱系出隴西成紀，可見隴西成紀這地方是地靈人傑。

據史傳所載：「（李）欽（李暠次子）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暎、紹…重耳…，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南朝）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宣皇帝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先皇帝，諱天錫，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周羽抹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次曰太祖（李虎），次曰乞豆。」³⁴這裏的李虎，在北周（或作後周，就是鮮卑宇文氏的周）時曾被賜姓「大野」氏，如果有北周的官文書出土的話，李虎應該是被寫成「大野虎」，「大野」是鮮卑語的漢字音譯，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至於本意是什麼？現在已經難以考證了，總之李唐一族，縱是源於隴西成紀李暠、李欽到了李虎、李淵時已經充滿「胡」味，尤其李唐女系母統更是雜有胡族血胤³⁵，隴西李暠一族上承前漢李廣，下啓李唐王朝，不僅是西州右姓，更是全中國的著姓，據史傳載李暠祖李弇（弇，音掩，意爲小而中寬之器物，如花瓶等是）曾任前涼張軌的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親李昶，幼有令名，早卒，李暠是李昶的遺腹子，史傳說李暠「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³⁶，及長，頗習武藝，且誦孫吳兵法，可以說是一個文武兼質的人。

李暠與後涼呂光的太使令郭麽，以及郭麽（麽，音ㄉㄧㄉㄞ，近仍）的異父同母弟宋繇志同道合³⁷，郭是西平人，精易學、善占卜，極受呂光

³³ 《晉書·涼武昭王孝玄盛傳》

³⁴ 《新唐書》卷七十上《宗室世系表》

³⁵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局，2001年頁183

³⁶ 《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³⁷ 見《晉書》，但今人趙向羣於其所著《五涼史探》於頁126稱宋繇爲李暠異父同母兄弟，有誤，該書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器重；宋繇則是敦煌人宋配之後，為敦煌名學者。呂光晚年，政多繆誤，段業、沮渠蒙遜、禿髮烏孤等紛紛起而反抗呂光，其中以段業聲望最高，李暠、郭麽、宋繇等都起而嚮應段業，後涼呂光龍飛二年（西元 397 年、東晉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元年），段業在瀘水胡沮渠蒙遜等人支持下，自稱涼州牧、建康公，拜李暠為效穀令（其地在今甘肅省敦煌市西），一年後敦煌護軍司馬馮翊人郭謙等人，推李暠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李暠起初不允，後來宋繇恰好從段業處回敦煌，也加以勸進，於是李暠同意任敦煌太守，並進號冠軍將軍，但仍稱藩於段業，段業則稱李暠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湖校尉，這裏所說的西湖是指西域的胡人，這有兩個意思，一則出敦煌便是西域，段業為了表示西域是在他所管轄之下，所以任李暠為護西湖校尉；另一則則是敦煌境內有許多西域胡商，必須加以管理。這下李暠等於在敦煌站穩腳跟。

西元 399 年，段業稱涼王，他的右衛將軍索嗣（索姓為敦煌大族）想回敦煌當太守，便在段業跟前說李暠的壞話，段業本來也懷疑李暠心懷二志，經索嗣挑撥，就同意以索嗣取代李暠，於是索嗣興沖沖的帶了五百騎從張掖走向敦煌，在離敦煌二十里時，派人先到敦煌傳話給李暠，要李暠出城迎接，李暠原想照辦，可是效穀令（李暠前一個職位）張邈（邈，音秒，遙遠之意；或藐，輕視之意）都出面勸止，張邈說：「呂氏政衰，段業閼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也說：「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索）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這時李暠說：「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土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³⁸於是派他二子及宋繇出城，將索嗣逐回張掖。之前李暠與索嗣交稱莫逆結為刎頸，因此對索嗣在段業面前說他小話，感到深痛惡絕，所以上書段業訴說索嗣的罪行，而段業身邊的大將瀘水胡沮渠男成素來厭惡索嗣，趁機落井添石構陷索嗣，心無定見的段業，便殺了索嗣，可憐索嗣賣友求官不成，反而斷送了生命。

李暠既已除去索嗣，段業將敦煌的涼興、烏澤、晉昌的宜禾三縣置為

³⁸ 《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涼興郡，進李暠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國史傳統對創建政權或王朝的人，總要來一段「靈異」的傳說，用以彰顯其命王稱帝乃是應天承運，《晉書》對李暠也作如下的記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於小城。」這等於說李暠的割地自立是天命所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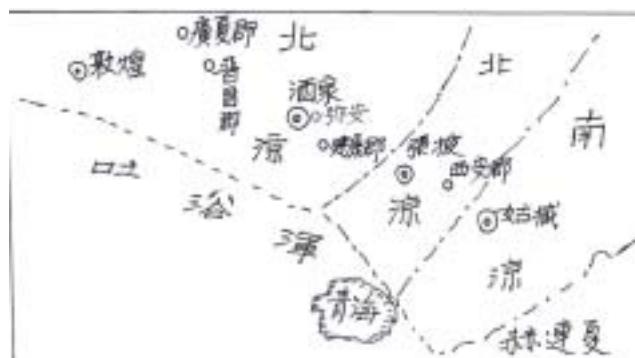
雖則如此，李暠畢竟不是河西人氏，當時敦煌位處中原的西北，往西則為西域，因此具有獨特的地理意義，其時中原已是諸胡紛立、爭戰不已，無暇從事學術文化活動，而偏安江左的西晉，又以清談玄學是尚，敦煌地區反成中華文化最發達地區，李暠深知自己雖是隴西望族，於敦煌畢竟毫無淵源，要想政通就必得從人和入手，因此政府中重要職位，都任命河隴望族出任，尤其敦煌大族更多官居要職，如李暠庚子元年（西元 400 年），他所封拜的官吏中，河西、敦煌著姓宋、索、陰、令狐、張等家族，占相當多數，例如以索仙為長史、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索訓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重用敦煌索氏，正可沖淡索嗣被殺的怨懟，這一套攏絡羈糜的作法，自然獲得敦煌、河西士人的好感，就在這年（400）底，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段業，轉而支持李暠，不但如此，唐瑤更傳檄敦煌、酒泉、晉昌、涼興、建康等張掖已西各郡，共同推舉李暠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西涼政權由是正式成立，李暠於是「乃赦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公，父昶涼簡公。」在諸胡列國之中，只有前涼與西涼是由漢人所建，其餘二十國都是各胡族所建，而且所有國家建立時，都沒有加上前、後、南、北、西等字眼，這些字都是後來史家為了區別易識而加上的。

西涼立國之初，名為敦煌一郡，實際只有敦煌、安西兩縣之地，可說是地狹民寡，作為一個政權或國家，顯然有所不足，必須開疆闢土，以充實國力，以河西走廊地理形勢所限，南為祁連山（又稱南山），北則為沙漠，只能向東、西發展，於是派宋繇東伐涼興，並擊玉門以西諸城，於是屯戍玉門、陽關，開荒墾殖，積蓄糧秣，作為東伐的準備，他之所以要東伐，乃是要近追前涼張氏的規模，遠承竇融坐鎮河西的霸業，他於其庚子五年（404 年）決定次年改元建初，並於 405 年正月派舍人黃始與梁興間行到建康（今江蘇南京，西涼境內也有建康郡，其地在今酒泉東南），向東晉安帝司馬德宗上表，表章洋洋洒洒多達六、七百字，文字極其練達，

的是一篇好文章，《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錄有全文，此處就不予引述，主要是說自己之所以要建元立號，是由於：「今天台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不無含有要東晉朝廷「背書」之意，再則說明其所以據河西稱涼者，實「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不是背叛朝廷，而是要效齊桓、晉文之意，所以「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這道表章，確是一篇文情並茂，鏗鏘有力的好文章，很值得一讀再讀。李暠想透過這一道表章，取得東晉朝廷的首肯，那麼他之後討伐沮渠氏的北涼（段業之北涼，已被沮渠遜所取代，詳下節），等於是替東晉朝廷討伐不廷之臣，是師出有名之戰。

想要東伐，就必得將主力東移，所以李暠將都城遷往酒泉，已經逼近北涼的張掖，因此西涼與北涼之間情勢頓行緊張，一時之間形成劍拔弩張之勢，西涼李暠想要東伐，而北涼沮渠蒙遜更想西征，以開疆闢土，只是

406 年時，鮮卑族禿髮氏的南涼從羌族後秦姚興手中討到姑臧（今甘肅武威），這下就威脅到沮渠蒙遜的北涼（姑臧往西不遠，就是北涼地界），使得北涼不得不把原來用以西征的大軍，移到東邊以防備南涼的西進，此所以李暠的東伐間



或打了幾場小勝仗的原因，如 406 年，李暠親自率二萬騎兵，略地到建康，沮渠蒙遜回擊，掠建康百姓三千戶返東，李暠率騎兵追擊在安彌（今酒泉市東）擊敗北涼部隊，奪回被掠民戶，這種小勝仗，絕不代表西涼的兵力優於北涼，如 407 年，北涼沮渠蒙遜率軍攻酒泉，結果李暠戰敗，只得「閉城自守」，沮渠蒙遜一見攻城不易「蒙遜亦引而歸」³⁹，可見西涼的武力並不強，而且遷都酒泉，太靠近北涼，並非明智之舉。

李暠一方面在酒泉積極屯田，擴大糧秣、厚積實力，另一方面則行遠交近攻之策，他遣使奉表稱藩於羌族姚興的後秦，按後秦在諸胡列國中，

³⁹ 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北涼錄》

算是相當強大的國家，無論文治武功，都有可足稱道者，李暠向後秦奉表稱藩，這是明智的抉擇。早年李暠到敦煌任效穀令時，女兒敬愛留在隴西外祖父尹文家中，後來尹文東遷關中，就把李敬愛交由李暠的堂姑母的母親，梁褒養育，之後南涼禿髮傉檀輾轉將李敬愛送到酒泉給李暠，顯然意在討好西涼，拉攏西涼可以從西邊牽制沮渠氏的北涼，並且表示願與西涼修好。對西涼而言，能夠結合南涼，正可以從東邊牽制北涼，所以李暠立刻遣使報聘並贈以方物⁴⁰，這種結好對雙方都有利，可見李暠在外交上也頗具手腕。

李暠建初十三年（417 年），李暠病重，他向宋繇託囑後事時，以不能規復河右，引為憾事，要宋繇輔佐次子李歆，要宋繇約束李歆「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勿使籌略乖戾，失成敗之要」⁴¹，交代後溘然而逝，享年六十七歲。

李歆是李暠的次子，字士業，李暠死時，群僚奉李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既立之後，大赦境內，改元嘉興。以其初立，北涼沮渠蒙遜派他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李歆，李歆派武衛溫宜等前往迎之，俗語說受降如受敵，所以李歆親率大軍在後。沮渠蒙遜率兵三萬，埋伏在蓼泉，李歆得到這消息，就引兵撤回，但北涼兵阻之，李歆身先士卒與戰，大勝之，追逐一百多里，殺了北涼七千多人，這次北涼算是偷雞不著蝕把米，這時是西元 417 年，西涼嘉興元年。次年，沮渠蒙遜又來伐李歆，原本李歆還要披甲出戰，但在長史張體順勸諫再三之下，才沒有親自應戰，結果田地上的穡稼都被北涼軍給劫走了。也就在這一年，東晉朝廷以李歆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李歆總算有了名份。

李歆為人相當剛復自用且用刑頗嚴，經常大興土木，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之曰：「入歲以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並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⁴²希望

⁴⁰ 《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⁴¹ 《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⁴² 《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附涼後主李歆傳》

他莫事營繕，而主簿汜稱也上疏勸諫，李歆都不採納，其剛復自用可見一斑。

西涼後主李歆嘉興四年（西元 420 年），南朝宋劉裕立，李歆又想東伐，張體順固諫，乃止。李歆聽說北涼沮渠蒙遜將要攻伐南涼禿髮傉檀，他認為東伐的機會來了，命中外戒備，將東攻張掖，時西涼大臣尹氏及宋繇都曾力諫不可，其中宋繇更是受先王李暠臨終托孤的顧命大臣，但李歆都不接受，宋繇不得不退出歎息地說：「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太后也對他說：「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並之志，…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⁴³，但是剛復自用的李歆都當作馬耳東風，於是率步騎三萬東伐，駐紮於都瀆澗，沮渠蒙遜則從浩亹來，雙方大戰於懷來，結果李歆大敗，左右都勸李歆且返回酒泉再作打算，但固執的李歆卻說：「吾違太后明敕，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也！」⁴⁴，於是勒眾再戰，敗於蓼泉，被沮渠蒙遜所殺，於是北涼攻下酒泉，李歆之弟李恂為敦煌太守，眼見西涼滅亡，就在敦煌自立，稱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沮渠蒙遜率軍西征敦煌，三面起堤，然後以水灌敦煌，李恂請降，蒙遜不許，終於進攻敦煌，李恂自殺，李歆之兄李番飛他的兒子李寶後來投降北魏，自此西涼亡，綜計二主二十一年，茲將其世系表列如下：

1.李暠（400~417 年）———2.李歆（417~420 年）

（三）瀘水胡沮渠氏所建的北涼

關於瀘水胡沮渠氏的族屬，無論《晉書》、《北史》或《魏書》，幾乎都載為：「沮渠蒙遜，臨松瀘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於是古往今來幾乎所有文獻，都把瀘水胡列入匈奴族系，就史料而言，這種看法也算於史有徵，但是如仔細推敲，則不無商榷餘地，首先

⁴³ 《資治通鑑》卷 119，另《晉書·烈女傳》略同

⁴⁴ 《魏書·私署涼王李暠傳》，《晉書》也與此大同

要釐清瀘水在哪裏，按瀘水在臨松，而臨松地當今甘肅省張掖南方約百餘里處，據《太平寰宇記》卷 153「甘州張掖縣」條稱：

「臨松山一名青松山，又名馬蹄山，又云丹嶺山，在縣南一百二十八里。」

可見臨松是因有臨松山而得名，此山又名馬蹄山，此地應為今馬蹄藏族鄉，筆者曾於 1997 年到馬蹄山參訪。瀘水又名盧溪，水出西南之盧川，東北流注入湟水，是則盧水應在今西寧之西，應為盧水胡早期聚居之地，但盧水去張掖臨松三百餘公里，可見瀘水胡活動範圍廣達八、九萬平方公里，不僅如此，在東漢季世桓靈時，瀘水胡更南下及於四川，如史載：

「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以為汶山郡，…其西又有三河，槃於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⁴⁵

這裡所說的汶山郡就是今天四川省阿霸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前幾年因大地震而為舉世所悉知（在汶川縣稍北），可見在漢武帝時，瀘水胡就有部份聚居在今四川汶川、茂縣一帶，這是有文獻記載的。

《晉書》等史料稱沮渠蒙遜為瀘水胡，又指其先世曾為匈奴的左沮渠，所以以官為氏。按《史記》及兩《漢書》都曾列出匈奴的官制但有：單于；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讀作鹿離）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並無左右沮渠，但是漢武帝時已有瀘水胡，而且其聚居之所，不是匈奴的轄地，單憑這一點，就可以確定瀘水胡不是匈奴。

我門且再進一步看，所謂匈奴有左沮渠之官，是《晉書·北狄傳·匈奴》中所載：

「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羌渠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錯雜。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有左賢王、右賢王、…凡十

⁴⁵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

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是、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助；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⁴⁶

從上引《晉書》中，很清楚看到入塞匈奴有屠各等十九種，除屠各外幾乎都不是匈奴族，而是被匈奴統治的各種雜胡，先以力羯種加以析論，所謂力羯種，就是諸胡列國時代的羯族，這一點已廣為各界所認可，但羯族不是匈奴，則鮮有人做此認定，向者都以羯族是匈奴，其所根據的只有史傳上說：

「羯胡石勒，字世龍…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⁴⁷

這裏已經很明白的說羯族只是「匈奴別部」而不是匈奴，試看「羯」為何意，據《唐書·西域傳下》對「石國」之敘述為：

「或曰柘支（柘音這），曰柘析。…王姓石，治柘析城。」

對「安國」之敘述則為：

「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析，曰赭時…」

從上引兩條史料可知「柘」者與石國及王城柘折城有關，而「羯」字乃「戰士」之意，「柘羯」合而言之，就是石國的戰士，按石國就是今中亞塔什干一帶，是唐代所謂昭武九姓的十來個綠洲國家之一，與西遷的大月氏在族源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⁴⁸，所以「羯」是粟特語，匈奴盛時威服中亞，擄其勇健者以為戰士，擄之東返，安置於上黨（今山西長子）武鄉某地，此地由於都是羯人所聚居，因此名之曰「羯室」，後人不察，誤以羯族源於羯室，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不足為訓，而羯族的語言，與匈奴

⁴⁶ 《晉書》中華書局標點頁本 2549~2550

⁴⁷ 《晉書·石勒載記》

⁴⁸ 關於大月氏與中亞昭武九姓，請參看劉學銚《昭武九姓與唐朝之關係》一文，該文輯入《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臺北知書坊出版，2009 年，頁 59~104

不同，何以見得？且看石勒時西域胡高僧佛圖澄曾說：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乃羯語，『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職位名，『劬禿當』捉也」⁴⁹

足證羯族不是匈奴，否則何必特別標明「此乃羯語」，此外，羯族的體質特徵為「深目高鼻多鬚」⁵⁰，這分明是中亞粟特人的特徵，匈奴是蒙古利亞種（黃種），絕對不會有「深目高鼻多鬚」這份體質特徵，羯族不是匈奴，至此可以說是鐵證如山。以此例彼，《晉書》所稱入塞十九種北狄，其中羌渠種，分明就是中亞康居的音轉，康居乃是昭武九姓諸國之首，匈奴既曾威服中亞，擄來頗多「柘羯」（石國的戰士），同理也可能擄來頗多康居之人，形成羌渠種，由於人數眾多，分為左、右兩部，訛為左、右沮渠，本文前面曾提及早期匈奴冒頓，老上兩單于，曾將月氏族逐出河西地區，國史將西徙的月氏稱大月氏，仍留原地的月氏，退保南山（就是祁連山）與羣羌雜居，國史稱之為小月氏，這些小月氏與匈奴從康居擄來的人可說是大同小異（大月氏到中亞後與當地混雜有所改變，而小月氏與羣羌雜居，也有所改變），匈奴將之編為左、右沮渠，分屬左、右兩翼，成為匈奴貴種卜氏部眾，這種推論應該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筆者認定瀘水胡沮渠氏不是匈奴。

釐清沮渠氏族源，再來探討拘渠蒙遜如何建立北涼政權，據《魏書》所記載：「蒙遜滑稽有權變，頗曉天文，為諸胡所歸」，這項記載說明沮渠蒙遜是個極其黠慧而能通權達變的人，甚至於可以說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據史傳稱沮渠一族世居瀘水（也作盧水）為豪酋，蒙遜的高祖沮渠暉仲歸、曾祖沮渠遮，皆雄健有勇名，其祖父沮渠祈復延曾被封為伏地王，其父沮渠法弘襲爵，前秦苻氏以之為中田護軍，顯然到前秦去當官，由蒙遜代領部落，沮渠蒙遜「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⁵¹，因此為諸胡所推服。

⁴⁹ 《晉書·佛國澄傳》，另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佛圖澄》頁348，按慧皎書早出，《晉書》當係抄自《高僧傳》

⁵⁰ 《晉書·石季龍載記》

⁵¹ 《北史·僭偽附庸·沮渠蒙遜》，另《宋書·氐胡傳》亦同。

當氐族呂光於西元 389 年在姑臧（今甘肅武威）就三河王位，建立涼政權（史稱後涼）時，沮渠一族尙不成氣候，蒙遜的父親曾入仕於前秦苻堅，後涼呂光政權成立後，順理成章服屬於呂光，蒙遜的伯父沮渠羅仇、沮渠麴粥都曾隨同呂光出征河南（指黃河以南諸胡，不是今河南省），呂光前軍大敗，沮渠麴粥恐呂光怪罪，於是與其兄沮渠羅仇商量，麴粥說：

「主上（指呂光）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應為輕之誤）死溝瀆，豈若勒眾向西平，出苕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

但是沮渠羅仇則說：

「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⁵²

兄弟倆還在商量間，就被呂光所捕殺，宗族姻親部曲一萬多人，都受牽連而被殺，沮渠蒙遜向部衆哭訴說：

「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我二父有恨黃泉。」

沮渠蒙遜這一番告白獲得部眾高呼萬歲，於是斬殺後涼呂光所任命的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正式背叛呂光，旬日之間聚衆萬餘，屯兵在金山（其地當今甘肅省張掖地區山丹縣南），但是沮渠蒙遜知道光憑這一萬多人，無法成大事，於是就與從兄（堂兄）沮渠男成商量共推後涼建康太守（建康地當今甘肅省張掖地區高臺縣）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後涼呂光龍飛二年為神璽元年，時為西元 397 年，又一個涼政權成立了，史稱北涼。

只是段業此人識見不足、能力有限，魄力全無，跟這種人共事既辛苦也危險，段業派蒙遜攻後涼西郡（其地約在今永昌縣西北約八十公里處）。此地易守難攻，但蒙遜引水灌城，終於攻克西郡，活捉後涼西郡太

⁵² 《晉書·沮渠蒙遜載記》

守呂純班師，同時敦煌也降於北涼，此時東晉安帝司馬德宗遣使封沮渠蒙遜爲臨池侯，這顯然是沮渠蒙遜曾遣使建康（今南京）向東晉表達效忠之意，東晉才會封之爲臨池侯，可見沮渠蒙遜政治手腕極爲靈活，且具高度的政治嗅覺。攻下西郡之後，後涼常山呂弘眼見張掖無法守住，想要率衆前來救援才能免於被俘，段業想築西安城（在張掖東南約八十公里處，不是陝西長安），並以手下大將臧莫孩爲西安郡太守，沮渠蒙遜探知臧莫孩其人有勇無謀、知進忘退，現在讓他築城，無異要他築墳，向段業進諫，段業還是不聽，結果臧莫孩被後涼呂纂所敗，從此正反映出段業的識見不足，同時也襯托出沮渠蒙遜對時勢判斷之精及識人之明。

沮渠蒙遜的出色表現，使段遜心生忌憚，同時沮渠蒙遜也意識到招忌的後果相當可怕，於是利用離間計使段業先殺掉身邊寵臣馬權，讓段業少了個心腹，此外，更於西元 401 年，北涼天璽三年（397 年稱建康公時，建元神璽，399 年稱涼王時改元天璽），沮渠蒙遜約從兄沮渠男成各率衆到蘭門山拜祭祖先，但是另一方面卻密派司馬許咸向段業告密，說是沮渠男成要聚衆謀反，而沮渠男成根本不知是計，到約定之日果真率衆到蘭門山，這下坐實沮渠男成謀叛，於是便殺了沮渠男成，以是造成瀘水胡極大的忿怒，沮渠蒙遜趁機反誣段業殘殺忠良，激起瀘水胡極大的怨氣，沮渠蒙遜就利用這一股怨氣率領瀘水胡殺了段業，獲得北涼政權，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並改元永安，俗語說：一將成名萬骨枯，對沮渠蒙遜而言，可以說是一人稱王骨肉疏，爲了權力名位，可以置至親骨肉於不顧，沮渠蒙遜可以說是一個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梟雄。

沮渠蒙遜奪得北涼王位後，深感北涼處境艱辛，北涼除與如旭日東升的鮮卑拓跋魏（即北魏，或做後魏、元魏）相隣外，也與西涼、南涼、赫連夏及吐谷渾接壤，「國際」關係極爲複雜，而且每一個政權都想向外擴張，北涼實力並不算強，等於在夾縫中求生存，所以在審時度勢之後，決定採取低調先求安全，先遣使向當時實力強大的羌族後秦姚興納貢稱臣，繼而奉款於鮮卑南涼禿髮利鹿孤以示好；對內則勵精圖治、招納賢良、廣開言路、勸課農桑、發展生產，以累積國力，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果然國力大增，一時頗具欣欣向榮景象，遂萌向外擴張之念。

沮渠蒙遜永安十年（西元 410 年），南涼禿髮傉檀（禿髮利鹿孤已

死，由傉檀嗣立）發兵攻北涼，沮渠蒙遜親自率兵與之戰於窮泉（地當今甘肅山丹縣東南），大獲全勝，並趁機進圍姑臧（今甘肅武威），克之，之後以兩年經營姑臧，於西元 412 年遷都姑臧，自稱河西王，改元玄始（共十七年，412~428 年），立其子沮渠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將軍、錄尚書事，直到此時，北涼國家組織才算粗具規模。

沮渠蒙遜玄始十年（421 年），北涼滅李氏的西涼，奪得西涼七郡之地，疆域由是擴大，並且直接面對西域，不僅視野因之大開，而且迎合當時西域崇佛的潮流，於是北涼國家境內佛教也大見興盛。

沮渠蒙遜玄始十七年（西元 428 年），西秦乞伏熾磐卒，由其子乞伏暮末嗣立，雖然幾度要攻打北涼，但都以力有未逮而作罷，又五年（西元 433 年）沮渠蒙遜病逝，由其子沮渠牧犍（或作沮渠茂虔）嗣立，（前曾提及蒙遜曾立沮渠政德為世子，但在玄始十二年與柔然作戰時死於沙場，改立沮渠興國為世子，又於 429 年被西秦乞伏暮末所擒，再立沮渠菩提為世子，及沮渠蒙遜病，始覺菩提年幼，難承大任，於是改立沮渠牧犍⁵³）沮渠牧犍既立，改元永和（或作承和，共七年，433~439 年），立其子沮渠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沮渠蒙遜、沮渠牧犍應該都可以算是英明有為之主，綜計北涼採取：溫和寬厚、用人不疑；遷都姑臧奠定國基；勵行法制、提升國力；善處逆境、夾縫求生策略，這些策略就當時北涼的情勢而言，卻是最妥適的作法，奈何當時的北魏如旭日初升，銳不可當，大有統一天下之豪志，當然不容許北涼繼續存在，只是當時柔然崛起於漠北，使北魏有後顧之憂，這又讓北涼沮渠政權有了喘息的機會，北涼對強大的北魏是「外修臣禮，內實乖悖」⁵⁴，當北魏解決北方的柔然後，當然不讓北涼還有苟延殘喘的機會，就在西元 439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延五年，北涼哀王沮渠牧犍永和七年），北魏出兵伐北涼。北涼不敵，於是年九月由沮渠牧犍率北涼文武官員五千人降於北魏，以往各文獻多以這一年為北涼滅亡之年，如以段業於 397 年被擁立，至是共歷三主，享祚四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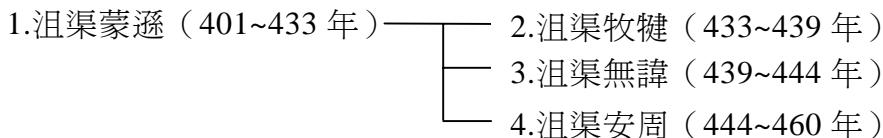
但是事實上北涼並沒有完全滅亡，經查史料，沮渠牧犍雖率文武百官

⁵³ 《資治通鑑》、《宋記》、《宋書》詳載其過程。

⁵⁴ 《資治通鑑》卷 123

降於北魏，但他的弟弟酒泉太守沮渠無諱、張掖太守沮渠宜得則率衆西走晉昌，承接北涼國祚，因此北涼雖亡而未亡。沮渠無諱為蒙遜第三子，在牧犍降北魏前，任「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令酒泉太守」，以今日地望來看，是高臺以西最高軍政長官，牧犍降北魏後，張掖太守沮渠宜得、樂都太守沮渠安周等，都各率所部及民衆投奔沮渠無諱，一時之間沮渠無諱也擁有相當實力，但以言與北魏對抗，仍如以卵擊石，於是全部向西投奔原敦煌太守沮渠唐兒，於是河西走廊全幾全部為北魏所有，但北魏對盤踞在敦煌的沮渠餘衆仍不放心，曾派軍前去剿討，雙方互有勝負，最後沮渠無諱深知本身勢單力薄，不可能與北魏抗爭，就遣使向北魏請降，時為西元 440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元年，照說這一年應是北涼滅亡之年，然而情況又有改變，因為沮渠無諱深知一旦北魏徹底滅絕北方的柔然，屆時必然揮師西征，仍然會將北涼殘餘勢力趕盡殺絕，必須另謀發展，才有可能延續沮渠氏國祚。

向東就是北魏，碰不得；向北則一片沙漠，也不行；向南則為力量不弱的吐谷渾⁵⁵進不去；左思右想只有向西發展，於是派其弟沮渠安周率軍西擊鄯善（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鄯善縣），為未來打通西進之路，西元 442 年，沮渠無諱率衆放棄敦煌，西奔鄯善，北涼國祚又得以維持，其後更取高昌，沮渠無諱卒於西元 444 年，由沮渠安周嗣立，到西元 460 年沮渠安周被殺柔然所殺，這時才算北涼徹底滅亡，北涼沮渠蒙遜 401 年自立至沮渠安周被殺的 460 年，享祚六十一年，共歷四主，茲將其世系表列如次：



（四）鮮卑乞伏氏的西秦

西秦是鮮卑族乞伏部所建，據《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所載：

⁵⁵ 吐谷渾領導階層為鮮卑慕容部，被統治階層則為後日的藏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佛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為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勇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托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乞伏）國仁五世祖也。」

這一段史料明白告訴我們，鮮卑乞伏部是從漠北南下，前文說過東胡部落聯盟被匈奴冒頓單于擊破後，部落聯盟崩解，分別逃往大鮮卑山與烏桓山，也就是後來的大興安嶺，在大興安嶺中段的鮮卑族，東漢時紛紛南下進入遼西，稱慕容部、宇文部、段部…等，在大興安嶺北段者，則向西越過呼倫泊，進入今外蒙古，然後再南下進入今內蒙古、代北一帶，計有拓跋部、乞伏部、禿髮部等，至於說「遇一蟲於路…」這只是延續「聖人感天而生」的神話傳統，以常理而言，可不予理會，只因後世出了個乞伏國仁建立政權，為了便於統治百姓，刻意編造一段神話，用以彰顯乞伏國仁之祖先與衆不同（非神非人），用以顯示其統治權來自神授，其實二十五史裏這一類神話，可說無代無之，不足為怪。要注意的是乞伏可汗託鐸莫何以後若干代為乞伏祐鄰，而祐鄰就是乞伏國仁的五世祖，通常以三十年為一世（代），也就是從乞伏祐鄰到乞伏國仁大約為一百五十年，史傳又稱西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初（西元 265 年），乞伏祐鄰率五千戶遷于夏，部落稍為繁盛，此時有鮮卑鹿結部七萬餘落⁵⁶，屯于高平川（今寧夏回族自治區清水河流域），經常騷擾乞伏祐鄰所統治的鮮卑乞伏部，幾經戰鬥，最後鹿結部失敗，向南逃往略陽（其地當今甘肅省天水市東），於是乞伏祐鄰就率所部屯駐高平川，不可避免的是鹿結部南徙時，必然有相當數量的人民，沒有跟著南遷，而被乞伏部所併吞，自古以來北方遊牧民族經常為爭奪草場而互相爭戰，戰勝的一方，也就順理成章掠奪對方的人

⁵⁶ 北方遊牧族逐水草而居，每一帳篷（俗稱蒙古包，其實早自西元前匈奴即是如此）為一戶，通常每一部落以五人計，是則鹿結部有三十五、六萬人之多。

民與牲畜，因此乞伏祐鄰頓時強大起來，所以史傳稱：「五代祖祐鄰並兼諸部，部衆漸強」⁵⁷，這裏說「並兼諸部」，顯然是除了鹿結部之外，還並兼了其他部落，按高平川這地方，一直有匈奴，高車（或作敕勒、丁零）、羌等族生息其間，所以我們可以說鮮卑乞伏部的民族成分相當複雜，只是其統治階層是鮮卑族，所以一般文獻仍把乞伏部所建的西秦，看成是鮮卑系所建政權。

乞伏祐鄰死後，由其子結權立⁵⁸，徙牧牽屯，這個地方原是鮮卑禿髮部在西元三世紀六十年代（也就是祐鄰的時代）遷於河西極東之地⁵⁹，從此可以推測乞伏祐鄰或其子結權時，乞伏部很可能臣服於鮮卑禿髮部，關於這一點可以從晉泰始六年（270 年）到咸寧五年（279 年）這十年在涼州的鮮卑禿髮樹機能力量相當強大，曾於秦始六年大敗晉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在溫圍水東北，安定郡高平縣附近），一時之間西晉朝廷對禿髮樹機能竟束手無策，當時晉武帝司馬炎對在洛陽作「侍子」（就是質子）的南匈奴劉淵極為賞識，曾贊之說：

「劉元海（劉淵字元海）容儀機鑒，雖金日磾無以加也
(金日磾要讀作金密砥，他是匈奴右部渾邪王之子，休屠王轄
地在今甘肅河西走廊，與渾邪王約定降漢，後被匈奴單于追
殺，其子入漢，漢武帝賜姓名為金日磾，極受漢武帝器重，臨
終命與霍光同為顧命大臣)」⁶⁰

晉武帝原想要命劉淵率兵前往剿討禿髮樹機能，但羣臣認為如果讓劉淵統軍西去，無異縱虎歸山，縱然能討平禿髮樹機能，很可能劉淵會成為第二個力量更大的樹機能，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意識型態下，晉武帝收回了原先的想法，從這件事可以想見晉泰始、咸寧間，鮮卑禿髮樹機能的勢力是如何的龐大，乞伏部只有臣服於禿髮部，否則沒有生存發展的空間。

結權死後，由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部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

⁵⁷ 《晉書·乞伏國仁傳》

⁵⁸ 《晉書·乞伏國傳》作結權，但《西秦錄》作詰權，此處從《晉書》

⁵⁹ 周偉州《南涼與西秦》陝西人民出版社，1887 年，頁 119

⁶⁰ 《晉書·劉元海載記》

川（此大非川不是青海的布咯河，而是在隴西一帶⁶¹），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渥立，祁渥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部于苑川（苑川應指今甘肅蘭州東注入黃河之苑川，同注 61），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之前祐鄰時已有七萬餘落，現在又增加五萬餘落，前後約有十三萬落，大約有六十五萬人左右，在當時這是相當可觀的數字，按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元年（742 年，當時尚未有安史之亂）全國人口約有四千八百九十一萬人⁶²，中國人口結構三國以後向來是江淮地區高於黃河流域，黃河流域又是冀魯豫高於晉陝甘，因此六十五萬人，在隴西地區絕對是個舉足輕重的數字，所以此時的鮮卑乞伏部已經有了相當力量，人口、畜牲一旦增加，力量自然加大，這時就會有組織管理的問題，《晉書》上就說述延就以叔父柯渥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渥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這種人事安排，已經向國家組織邁進一大步。

述延死，其子傉大寒立，這時正是後趙羯族石勒滅了漢趙劉曜（匈奴劉淵所建國家國號爲「漢」，劉曜時改國號爲「趙」，一般史書多稱之爲前趙，如此一來置劉淵之「漢」於何地？所以稱「漢趙」較爲妥適），後趙石勒聲勢極大，且向隴西推進，於是傉大寒率所部遷于麥田孤山（其地約在今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北，離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不遠），後來傉大寒死，其子禿髮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度堅山，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稱在甘肅靖遠縣西。此時氏族苻堅的前秦日益壯大，苻堅都於長安（今陝西西安），從地望上看，自然是向隴西發展，其時爲苻堅建元初年（建元共二十一年，自西元 365~385 年），這時也正是乞伏祐鄰率五千戶遷於夏的一百年，苻堅於其建元七年（371 年）派屠各人（南匈奴的貴種）王統率兵攻擊乞伏司繁，乞伏部雖有幾十萬人口，但比起兵強馬壯，紀律嚴明、政府組織健全的前秦來，只能如螻蟻之於大象，司繁面對強大的前秦，只能對左右說：

「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

⁶¹ 周偉洲《南涼與西秦》頁 120

⁶² 魏勵《中國文史簡表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188

矣。」⁶³

於是隨王統到長安降於前秦苻堅，苻堅大悅，署乞伏司繁爲南單于，並且將他留在長安，同時以司繁的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統理乞伏部衆。稍後有鮮卑勃寒寇掠隴右，苻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湖諸軍事、鎮西將軍名義，率軍討伐勃寒，勃寒懼而請降，於是苻堅命司繁回鎮勇士川，這一戰使司繁有了相當聲望，所以史傳稱他「甚有威惠」⁶⁴，這時是西元 373 年（前秦苻堅建元九年）。

乞伏司繁死於西元 376 年，由其子乞伏國仁嗣立以統部衆，這段時間前秦苻堅力量急速膨脹，統治了整個北方，苻堅這個人爲人寬厚，向慕中國文化，不以夷狄自居，恢宏大度，有統一中國之雄心壯志，所以一心一意要滅東晉，以逐統一中國的願望，其實前秦的武力都是鮮卑、羌、匈奴、盧水胡…等民族所組成，氐族所組成的軍隊並不太多，西元 382 年，苻堅派氐族大將呂光率七萬五千步騎去攻打西域，這七萬五千步騎幾乎都是氐族，苻堅於西元 383 年，不顧羣臣、太子、兄弟的勸阻，發動由各民族所組成的大軍合步騎有八十多萬人，南下伐東晉，也徵調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兵，就在大部隊要南下伐晉時，乞伏國仁的叔父乞伏步穀（音意皆同頽）在隴西舉兵叛變，苻堅就派乞伏國仁率軍回去討平乞伏步穀之叛亂，其實我們現在從事後來看，這根本就是乞伏國仁叔姪事先串通好的一齣雙簧，且看史傳載苻堅派乞伏國仁回師要去討平步穀之叛時，「步穀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⁶⁵，可見這根本就是事先套好招。

乞伏國仁與其叔步穀相會於路，乞伏國仁立即置酒高會，並發表一篇激昂慷慨的「建國宣言」，他說：

「苻氏往因趙石之亂（指羯族石勒的趙國），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

⁶³ 《晉書·乞伏國載記》尾句「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是指西漢元帝劉奭（西元前 48~前 33 年在位）時，匈奴內亂，五單于分立，呼韓邪單于人單力弱，於是決定降漢，漢置之塞上，得以休養生息，逐至壯大，詳情可參見劉學銚《匈奴史論》台北南天書局，1987 年，頁 139~152

⁶⁴ 《晉書·乞伏國仁載記》

⁶⁵ 《晉書·乞伏國仁載記》

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指伐東晉之役，也就是國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⁶⁶

結果淝水之戰苻堅以敗仗作收，苻堅敗後被他征服、統治的各民族紛紛背叛前秦，宣佈建國，如鮮卑族慕容氏的諸燕、羌族姚氏的後秦等不一而足，乞伏國仁也趁苻堅之敗，召集諸部準備建元立號命王稱帝，有不附者，則討伐併吞之，於是聚衆十多萬，及至苻堅被姚萇所殺⁶⁷，這時乞伏國仁對他手下豪帥說：

「苻氏以高世之姿，困於烏合之眾，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睹時來之運，而不作乎。」

遂於東晉太元十年（西元 385 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

乞伏國仁既立，以其將乙旃音渥爲左相，以屋引出支爲右相，以獨匹蹄爲左輔，武群勇士爲右輔，並以其弟乞伏乾歸爲上將軍，其餘封官設職各有差，築勇士城（今甘肅榆中東北），其勢頗壯，前秦苻登已不能制乞伏國仁，遂封之爲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以爲羈縻而已。

乞伏國仁立四年殂（西元 385~388 年），其子乞伏公府年幼，群臣議立其弟乞伏乾歸，遂改元太初，稱河南王，遷都金城（甘肅蘭州西北），前秦苻登封之爲金城王。及苻登爲姚興所逼，遣使向乞伏乾歸求救，乾歸遣步騎兩萬赴援，及苻登敗死，乞伏乾歸乘機擴展勢力，降服氐、羌、鮮卑諸部，占有隴西、巴西之地；並於其太初七年（西元 394 年、東晉太元十九年），自稱秦王，史稱西秦。

乞伏乾歸即位之初，三河王呂光，乘機遣其弟呂寶伐西秦，呂寶先勝後大敗，次年（西元 395 年），呂光帥眾十萬伐西秦，時乞伏乾歸之左輔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穀抵，勸乞伏乾歸稱藩於呂光，以子敕勃爲質⁶⁸，

⁶⁶ 《晉書·乞伏國仁載記》

⁶⁷ 西元 385 年，羌族姚長圍苻堅於五將山，擒苻堅，繼而將之勒斃於新平（今陝西省咸陽市彬縣）某佛寺中，苻堅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可說是極其英明寬厚者。

⁶⁸ 《資治通鑑》作敕勃，《晉書·乞伏乾歸載記》作勃勃，此處從《通鑑》

呂光乃引兵而還，既而乞伏乾歸悔之，殺密貴周及莫者穀抵。

三河王呂光於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西元 396 年），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史稱後涼，惡乞伏乾歸之反覆，乃於次年（西元 397 年）舉兵伐之，西秦群臣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乞伏乾歸則認為：

「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資治通鑑卷一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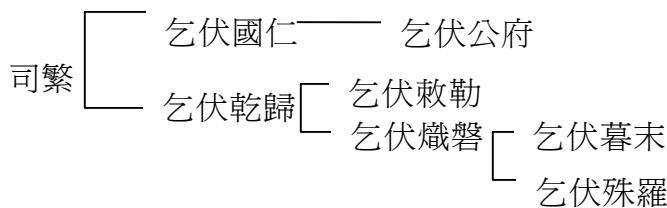
結果恰如所料，呂延有勇無謀，乞伏乾歸使人給呂延云：「乾歸眾潰，奔成紀。」呂延不斷其真偽，引輕騎追之，終為西秦兵所敗，呂延且戰死，呂光只得引兵還姑臧（今甘肅武威）。

西秦太初十三年（西元 400 年），乞伏乾歸遷都苑川（今甘肅榆中），次年為後秦姚興所敗，遂降于後秦，受封為河洲刺史，姚興仍恐其勢大難制，使之留居長安三年，西秦從此失國八年，其子乞伏熾磐統餘眾于苑川，三年後乞伏乾歸回到苑川，時值赫連勃勃之夏國日益壯盛，屢與後秦姚興作戰，使姚興無力經營隴西，乞伏乾歸乃乘機於東晉義熙八年（西元 409 年）復稱秦王，三年後（西元 412 年），乞伏歸為其侄乞伏公府（乞伏國仁之子）所殺，乞伏熾磐復追殺乞伏公府，並繼立為秦王，建元永康，遷都枹罕（今甘肅臨夏市），兩年之後（西元 414 年），乘南涼連年飢饉衰亂，而南涼王禿髮傉檀出兵西征時，出兵滅南涼，徙南涼之眾萬餘戶於枹罕，復敗吐谷渾，掠奪契汗部落牛羊五十萬餘頭，一時聲勢大壯，拓地至青海湖以東地區，所謂：西逾浩亹（今青海樂都），東抵隴坻、北距河、南略吐谷渾（見《讀史方輿紀要》），為西秦最強盛時代。

乞伏熾磐殂於其建宏九年（西元 428 年，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其子乞伏暮末繼立，乞伏暮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元永洪，其為人性殘忍，其弟乞伏殊羅蒸於乞伏熾磐左夫人禿髮氏，乞伏暮末知而禁之，殊羅懼，乃與叔乞伏什賚謀殺乞伏暮末，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者告乞伏暮末，乃收其黨與者盡殺之。欲鞭什賚，什賚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賚同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乞伏暮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其永洪三年（西元 430 年）天旱，自正月至九月不雨，飢荒嚴重，人民流亡，乞伏暮末原欲東趨上邽

（今甘肅天水），歸附北魏，率一萬五千戶方至南安（今甘肅隴西）之高田谷，爲夏主赫連定所堵擊，乃退保南安城。

乞伏暮末退保南安之次年（西元 431 年）赫連定之軍包圍南安，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爲夏軍所殺，西秦滅亡，自乞伏國仁之立，至乞伏暮末之死，共四主計四十七年（西元 385~431 年），茲將西秦之世系列表如左以供參考。



五、鮮卑禿髮部的南涼

鮮卑族禿髮部的起源與拓跋部是一致的，可以說是同源共祖，也是同時從大鮮卑山「鮮卑石室」先西遷再南下，只是游牧在不同的地區，拓跋部在內蒙及代北立足，而禿髮部繼續再南下到河西駐牧，再加上拓跋部後來建立代及魏兩個政權，尤以魏政權聲勢顯赫，自認高人一等，所以將駐牧在河西一帶同宗共祖的胞族稱之爲「禿髮」部，其實「拓跋」或「禿髮」根本就是同一個鮮卑語的不同漢字音譯，後代史家不知其原委，師心自用，對「禿髮」一詞做如下之解釋：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⁶⁹

這一段史料對「禿髮」一詞，雖然強作解說，令人可笑，但前段對其遷徙路徑及始居地四至，還是具有參考價值，壽闡之後是誰，已經不可考，壽闡之孫爲禿髮樹機能，此人雄才大略，《晉書·禿髮烏孤載記》也

⁶⁹ 《晉書·禿髮烏孤載記》

贊之爲「壯果多謀略」，他生當魏晉之際，天下本不平，東漢季世曹操當政時，對入居內地的匈奴採「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建安中（西元 196~220 年）曹操更將在山西北部一帶的匈奴分成五部（前有圖可參考），推想對河西鮮卑也當如是，曹操初定鄴都（今河北臨漳）時，其收取賦稅的情形爲，「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⁷⁰但是到了晉武帝司馬炎泰始三年（西元 267 年）的賦稅爲：「凡民丁謂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棉三斤」⁷¹，按一斛爲十升，兩相對比，晉初除田賦較低外，絹、棉都各增加百分之五十，再加上晉初以來，兵役、徭役都較前爲重，而邊臣疆吏往往作威作服，欺凌四周胡族，《晉書·傅玄傳》就明確指出：

「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

從上引這段史料，不難看出入塞與漢人雜居的「夷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而是邊臣疆吏，「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在稅賦加重，邊臣疆吏壓迫的狀況下，此時只要「夷狄」出現一個有勇有謀的首領，必然會激起反抗活動，恰巧此時河西鮮卑出現了禿髮樹機能，於是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率領禿髮部衆起而叛晉，經常騷擾晉之西境，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六年（西元 270 年）晉秦州刺史胡烈率兵進剿禿髮樹機能，雙方會戰於萬斛堆（在溫圍水東北，安定郡高平縣附近），結果晉軍大敗，胡烈且以身殉，一戰之後，樹機能聲勢大漲，晉都督雍、涼州諸軍事的扶風王司馬亮派將軍劉旂前去救援，可是劉旂卻觀望不前，司馬亮將劉旂貶爲西平將軍，而司馬亮本身也被免官，可見樹機能的勢力已經威脅到晉朝西境的安全，於是晉又以尚書樂陵人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名義，率軍討伐樹機能，結果還是無能爲力。

上節提到晉武帝司馬炎一度想用在洛陽爲質子的匈奴劉淵率軍討剿樹機能，後來因羣臣勸阻才作罷，可見當時西晉朝廷對禿髮樹機能似乎已經

⁷⁰ 《晉書·食貨志》

⁷¹ 《初學記》卷 27 絹第九引《晉故事》，但此處係轉《南涼與西秦》頁 10

束手無策，樹機能也一度占領整個涼州。

晉朝於武帝咸寧三年（西元 277 年）再以平虜將軍文駕督梁、秦、雍州諸軍事，以討伐樹機能，這次晉朝總算打了一次勝仗，各部鮮卑降晉者有二十萬人之多⁷²，但是對樹機能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次年（278 年），晉朝廷議認為樹機能久為邊患，必須徹底予以剿滅，以免再為邊患，可是有些大臣認為這次樹機能吃了敗仗，短時間內應該無力再來犯邊，所以這次廷議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再次年（279 年），樹機能死灰復燃又攻陷涼州，最後晉廷任用馬隆以奇襲方式，並且得到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能率萬餘落來降，終在西方 279 年十二月斬殺樹機能，樹機能死後，由其弟禿髮務丸代領禿髮部，力量頓時衰弱下來，未幾務丸死，由其孫推斤立，推斤死，由其子思復鞬立，部衆又逐漸聚合起來形成一股力量，又對涼州進行寇掠，思復鞬死，由子禿髮烏孤嗣立，禿髮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禿髮烏孤嗣立之後，盱衡當時環境，認為必須改變人民生機類型，才能民強國富，於是採行務農養民、農牧並重的生活方式，並築簾川堡（在今青海湖以東地區樂都縣東，按青海建省之前，始終歸甘肅管轄）做為政治中心，這時已經是前秦苻堅敗於淝水之後的事，西元 397 年，後涼氏族呂光拜禿髮烏孤為益州牧、左賢王；但禿髮烏孤本人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並建元太初（與西秦乞伏乾歸的年號相同），接著攻佔後涼金城（今甘肅蘭州西北），進而自稱武威王，置車騎將軍已下各級官吏，分立郡縣，已具國家規模，禿髮烏孤的力量日益壯大，雙方大戰於街亭（今甘肅蘭州市永登縣烏稍嶺），結果後涼竇苟大敗⁷³，後涼的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及嶺南羌胡數萬戶都歸附禿髮烏孤，而後涼的楊軌、王乞基又叛呂光，於是各率數千戶投禿髮烏孤，烏孤以弟禿髮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於安夷；以另弟傉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於西平；以楊軌為賓客，其餘分設職官有差，大低秦、雍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⁷⁴，禿髮烏孤嘗謂其群下曰：

「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

⁷² 《資治通鑑》卷八十《晉記二》

⁷³ 《晉書·呂光載記》

⁷⁴ 《晉書·禿髮烏孤載記》

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同 74）

其臣曰：

「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今青海樂都），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今甘肅武威），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

禿髮烏孤頗以爲然，遂陰懷併吞之志，適段業爲呂纂所侵，禿髮烏孤遂命其弟禿髮利鹿孤率兵往救段業，呂纂恐氐池、張掖之穀被燒掠，遂罷兵而還。

未幾禿髮烏孤因酒墜馬傷脅，臨終之時顧左右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王，計在位三年，謚爲武王，廟號烈祖。禿髮烏孤既殂，由其弟禿髮利鹿孤嗣立，次年改元建和，時爲東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 399 年），遷都西平（今青海西寧），於其建和元年，後涼王呂纂來伐，禿髮利鹿孤使禿髮傉檀拒之，與呂纂戰，敗之於三堆，斬首二千餘級，是年六月，呂纂西擊段業，禿髮傉檀率萬騎，乘虛襲姑臧，掠八千餘戶而歸。建和二年（西元 401 年），改稱河西王，但仍稱臣於姚興，禿髮利鹿孤時已有稱帝之意，其將勿嵩進言曰：

「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見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深然其說；復採納史嵩之

議以「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於是使南涼之人民生活與教育文化均有長足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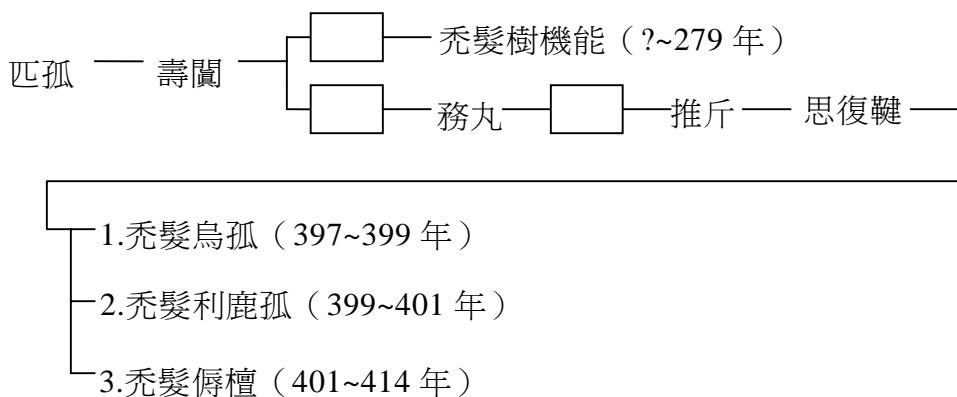
南涼建和三年（西元 402），禿髮利鹿孤殂，其弟禿髮傉檀嗣立，改元弘昌，統領諸部，遷都於樂都，改稱涼王，史稱南涼；其時後秦仍極強大，禿髮傉檀仍臣服於姚興，姚興滅後涼，取得姑臧，禿髮傉檀向姚興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欲求得姑臧；按姑臧位處北涼、西秦與後秦之間，四面受敵，後秦初得河西走廊，為固守姑臧，經常須以數萬大軍以為鎮守，實屬得不償失，現禿髮傉檀既求姑臧，遂予之，姚興並封傉檀為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

此外，姚興派尚書郎韋宗赴南涼，禿髮傉檀與韋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見晉書載記）此番高瞻遠矚之論，令韋宗大為驚異，而贊之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土」，可見禿髮傉檀雖生長西鄙之地，其學識淵博、見解高妙，視中原儒士猶有過之。

按禿髮傉檀初稱涼王，改元弘昌，其三年時稱臣於後秦，不復有年號，而奉後秦正朔，於後秦姚興弘始十年（西元 407 年、傉檀立之第九年），禿髮傉檀率軍進攻北涼之沮渠蒙遜，反為北涼所大敗，同年，夏主赫連勃勃又侵南涼，殺傷萬餘人，驅掠百姓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頭，禿髮傉檀追擊，又為赫連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萬，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見晉書載記），其狼狽之狀可以想見，赫連勃勃以南涼死亡戰士之髑髏積為高台，號之為「蹠髑台」，此役南涼死亡之多，可想而知。

在禿髮傉檀受赫連勃勃攻擊之時，後秦姚興則欲乘機收回姑臧，結果反被禿髮傉檀所敗，傉檀遂公開與姚興決裂，於東晉安帝義熙四年（西元 408 年），復稱涼王，並以是年為嘉平元年，禿髮傉檀屢為赫連勃勃所攻，已無法立足於河西走廊，只得放棄姑臧，返都於樂都，姑臧遂落入北涼沮渠蒙遜之手，北涼且繼續對南涼進行攻擊，且三度進圍樂都，南涼由於連年苦於戰火，幾無法進行農業生產，糧食嚴重不足，在此種內外交迫之窘況下，禿髮傉檀欲掠奪在青海游牧之乙弗部牲畜，以解決其本身糧食不足問題，於是禿髮傉檀親率精騎七千，西襲乙弗部，「大破之，獲牛馬

羊四十餘萬」（見晉書卷一百二十六「禿髮傉檀載記」），但西秦之乞伏熾磐則乘虛親率步騎二萬來襲南涼，且攻占樂都，將南涼文武官員、百姓萬餘戶，遷往枹罕（今甘肅臨夏市），南涼其餘城鎮陸續歸附西秦，初，隨禿髮傉檀西征乙弗部之將士，在得知樂都失守之消息後，部眾大多逃散，禿髮傉檀在「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之情況下，只得「遂歸熾磐」，禿髮傉檀至西平，乞伏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拜之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但僅年餘即「為熾磐所鳩」，傉檀左右勸覓解藥，傉檀則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謚為景王。時為東晉安帝義熙十年（西元 414 年），南涼亡，綜計南涼自禿髮烏孤稱武威王起，至禿髮傉檀死，並歷三主計十八年（西元 397~414 年，晉書稱十九年，應屬有誤）。茲將南涼世系表列如下：



六、氐族的後涼

氐族是中國很古老的一支民族，幾乎與華夏民族同時登上歷史舞台，《詩》云：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⁷⁵

初期氐族分佈於西漢水（漢水西源）、白龍江流域（甘肅省西南部）

⁷⁵ 《詩》原不稱經，自漢武帝採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始稱《詩經》引文出自《商頌·殷武》

及涪水（涪，音芙，涪水為嘉陵江之西源）一帶，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稱氐族「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可見氐族部落極多，其中以白馬部落最為強大，按白馬部分散居於隴右之成州（今甘肅成縣）與武州（今甘肅武都）一帶，⁷⁶可見甘肅自古以來就是氐族大本營，從此氐族向各處遷徙，及至西晉（西元 265~316 年），氐族已大致在關中定居而且與漢人往來頻繁，而且人數很多，所以晉時江統在《徙戎論》中要求「徙扶風、始平、京兆（指長安）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就是說要把關中的氐族，趕回甘肅一帶，並且說如此為乃是「各附本種，反其舊土（反同返）」⁷⁷，可見氐族的最早聚居地區確實是在陰平、武都一帶。

西晉惠帝司馬衷時（西元 290~306 年在位）天下開始大亂，西元 304 年，匈奴劉淵首先起而建立漢魏式政權，從此掀起北方各胡族建立漢魏式政權的序幕，羯族石勒繼匈奴劉氏之後建趙，氐族苻氏（初以蒲為姓，蒲洪時改姓苻）率衆投後趙石虎，後趙衰亡時趁勢自立，建國號為秦，史稱前秦，之後，帝位輾轉由苻堅奪得，苻堅是一個雄才大略、心胸寬厚的英明君王，任用王猛為相，漸次攻滅前燕、代，統一北方，盛時疆域東至海，東北至遼東，北至沙漠、西北至蔥嶺、西及西南至青海、金沙江，南抵襄陽東南至淮、湘，苻堅盛時國泰民安，據史傳稱其時前秦情況為：「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前秦都于長安），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資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柄。』英彥雲



⁷⁶ 見《括地志》，此書乃唐代分道計州之地志，又名《坤元錄》，係魏王李泰命著，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等所撰，全書共 550 卷，序略卷，原書已佚，清代王謨、孫衍有輯本，《新唐書》卷八十《濮王泰傳》及《藝文志》錄其事。《通典》、《太平御覽》作《坤元錄》，其得名係本於《水經注》河水引開山圖有「有巨靈胡山，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句。

⁷⁷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歷代州域形勢》，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182，等史料

集，誨我萌黎。」」⁷⁸較諸前漢的文景之治，後代的貞觀之治，毫不遜色，誰說中國大地不能由「夷狄」來統治？

西元 382 年，苻堅在前秦鼎盛時期，派手下氐族大將呂光率軍討伐西域，次年（383 年）苻堅不採王猛生前千叮萬囑不可南下滅晉的遺言，親統八十多萬步騎，南下討伐東晉，結果前鋒敗於淝水，這就是國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見附圖），苻堅所率軍隊大多是各民族的部隊，如鮮卑慕容垂、羌族姚萇等都擁有相當多的「民族軍」，這些人潛意識裏，都盼望苻堅打敗仗，這樣他們便可以恢復故國（如慕容垂希望恢復前燕）、或建立自己的政權（如羌族姚萇後來建立後秦），所以當苻堅前鋒敗於淝水時，整個部隊就崩潰了，不久前秦政權便土崩漁爛，北方各胡族又紛紛自立。此時呂光正從西域凱旋歸來，得知故主苻堅已經被縊於五將山，於是在河西自立，史稱後涼。

呂光，字世明，為略陽（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南）氐族。據史傳稱：「父呂婆樓，左命苻堅，官至太尉」⁷⁹，以其生時夜有神光，所以取名「光」，並字「世明」，呂光在苻堅時屢建大功，封關內侯；太子右率，恰好有西域車師前王彌寘等到長安前秦貢獻，游說苻堅經略西域，並宣稱願率所部以為嚮導，所以就派呂光率氐族步騎七萬多人出征西域，西元 383 年當呂光大軍到達高昌時，聽到苻堅已率大軍南下討伐東晉，呂光原擬在高昌等候消息，怕苻堅會召他回師以為後援，但部將杜進說：「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呼！」呂光這才繼續前進及於流沙，越流沙及於焉耆，焉耆王泥流懼怕呂光濫殺，就率西域若干小國請降，383 年冬，兵至龜茲（讀若丘慈，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庫車縣），龜茲王帛純憑險拒守而不降，呂光乃「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⁸⁰雙方對峙到次年（384 年）六月，帛純引檜胡、溫宿、尉頭等國王及諸國兵十數萬（《晉書·呂光載記》作七十餘萬，顯然過於誇大）試圖解龜茲之圍，但仍被呂光攻破，八月帛純

⁷⁸ 《晉書·苻堅載記》

⁷⁹ 《晉書·呂光載記》

⁸⁰ 《晉書·呂光載記》

聚珍寶而逃，受龜茲控制的西域三十餘國（其實都只是綠洲上的小城邦）都降於呂光，這一下西域全定。

呂光既定西域，內心覺得東返路途遙遠，而龜茲城富且帛純的宮殿極為精美，本想就此在西域長住下來，也等於稱霸一方，可是當時西域高僧鳩摩羅什曾勸他東返，並且說：「此凶亡之地，不可掩留」，更稱「中路自有福地可居」⁸¹，而所統的士兵都是來自中土，家眷都在關內，自然希望東返，到了西元 385 年三月，呂光不得不東回，呂光回程時「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技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⁸²，從而可見呂光在西域搜刮之兇狠，但也襯托出西域之富，於是呂光大軍開始東返，並攜鳩摩羅什一齊回來，按鳩摩羅什道行極高，聲名已傳遍中土，呂光出征之初，苻堅曾囑咐凱旋東返之時，要將鳩摩羅什帶回中土。

前秦苻堅兵敗淝水之後，鮮卑、羌族紛紛叛變，前秦形同崩解，當時前秦涼州刺史梁熙，想要割地自保，而苻堅敗訊並未傳到西域，後來苻堅被縊於五將山，高昌太守楊翰深恐呂光以其凱旋新銳之師，一旦進入河西，將生紛爭，所以連絡相關州郡設法拒讓呂光進入河西，但是彼此想法不一，其後呂光得知苻堅已死，下令涼州全城舉哀以示哀悼，此時僅「進位元台」，並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這個頭銜長達三十三個字，雖未稱帝實已形同，不過他這時仍暫時奉前秦哀平帝苻丕太安年號，三年後也即西元 389 年，就改元麟嘉，在姑臧即三河王位，置文武百官，大宴羣臣，後涼政權前身於焉誕生。呂光即三河王位時，前秦已然名存實亡，到了西元 396 年，也即呂光麟嘉八年，去三河王號，稱大涼天王，改元龍飛，史稱後涼。

後涼疆域雖西至今天山以南的西域，東及蘭州，但仍以隴右為主，也即以姑臧（武威）為中心的河西走廊為主，而這塊地方從先秦時代就是多民族聚居之所，從現有文獻上看，西元前三西紀乃至更早，敦煌、祁連一帶就聚居著月氏（要讀作肉支）、烏孫民族，現經考證這兩個民族都是屬於高加索種（就是祁連山，「祁連」這個詞是屬於印歐語）與諸羌雜居，

⁸¹ 《十六國春秋輯補·後涼錄》

⁸² 《晉書·呂光載記》

可見這一地區還有羌族，漢武帝征討匈奴得勝後，才奪下河西地區，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從此漢人才成為此地的主體民族，時為西元前 121~120 年。

呂光立國於河西後，由於它本身是氐族，並非主體民族，又未大量或重用漢人，且不能善待其他少數民族，因此不但未能謀得民族融合之功，更造成民族對立之果，兼以呂光氣度不夠，格局太小，用刑失之於過苛，且缺恩少惠，不肯察納雅言，如其參事段業曾經向他建議說：「明公用法太峻」，呂光立即應之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與臣下針鋒相對，非為君之道；又以其人心胸狹小，無容人之量，如曾與呂光同時出征西域的杜進，對建立後涼頗有貢獻，論功行賞授之為武威太守，只是某次呂光之外甥石聰自關中來，呂光詢以中州之人對他有何看法，石聰答以中州之人但知有杜進而不知有舅（指呂光），呂光又從此忌妒杜進，不久就藉故殺了杜進，可見其格局不大；此外，呂光喜聽讒言，而殺其尚書盧水胡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等，因此呂光建立後涼之初，就已種下滅亡之因。

呂光立國後重用諸呂，其妻石氏也為氐族人，因此石氏族人也受重用，滿朝文武幾乎非呂即石，種下後日呂、石兩族爭權之因，按後涼呂光原是前秦苻堅手下大將，因此後涼諸多措施，也多襲自前秦，如以宗室子弟鎮守四境關隘要地，將邊遠地區之胡、漢人民遷到易於控制之地區，以防變亂，造成極大的民怨，如將原居西海郡（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之居延澤，今作嘎遜淖爾）的人民，強制遷到河西境內，西海郡人民怨恨之餘，吟出以下歌謠：

「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

「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歌詞中透露無限傷感，並表示要重返故里，呂光聞後，又將之遷往西河樂都（今青海省海東地區樂都縣），類似作法，與前秦的強枝弱幹作法如出一轍。

呂光在位十四年（西元 386~399 年），他生前立太子呂紹為大涼天王，而自為太上皇，又另立庶長子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並且對太子

呂紹說：「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闖窬，迭伺國隙，吾終以後，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呂光另對呂纂、呂弘也作了一番交代，由於呂光還活著，呂纂、呂弘自是唯諾。可是呂光一死，諸呂立即翻臉成仇互相砍殺不已，先是呂纂與呂弘合作發動「政變」，奪取後涼政權，迫使大涼天王呂紹自殺，呂纂由是即天王位，改元咸寧元年（西元 399 年，咸寧共三年），以呂弘爲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爲番禾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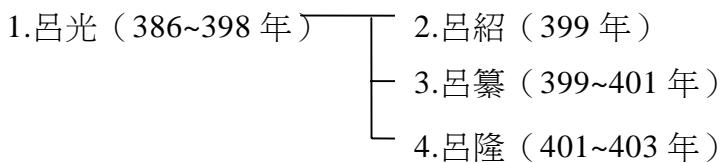
呂纂生性粗暴無容人之量，即位後即與呂弘不睦，呂弘位高權重，恐不見容於呂纂，遂先發制人，聯合各地豪右，討伐呂纂，而呂纂既忌呂弘，因此早有防備，擊潰呂弘之眾，並縱兵大掠，更以東苑婦女賞軍，呂弘之妻也遭士兵所辱，官軍與土匪無異，事畢，呂纂笑問群臣曰：「今日之戰如何？」侍中房晷應以：「天禍涼室，釁起戚藩，…雖（呂）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呂）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見「晉書」、「呂光載記」），房晷言罷遂歎歎悲泣，呂纂聽罷雖改容謝罪，但其勇於內鬭不念棠棣之情，已暴露無餘。

呂纂在位三年，疆域未辟，所能控制之領土，僅只東起烏鞘嶺，西抵今武威一帶方圓百里而已，呂光所開闢之疆土，已爲北涼與南涼所瓜分，呂纂於其咸寧三年（西元 401 年）爲其堂弟呂隆所推翻，改元神鼎，以其年於番禾境內（今甘肅永昌縣境）發現小鼎，遂改焉；呂隆好色荒淫，即位後欲蒸呂紹之妾張氏，按五胡時俗，帝王卒，其妻妾或殉之，或入空門，呂紹卒，甚妾張氏年十四入空門，但伊清辯有姿色，呂隆竟欲蒸之，遣侍中裴敏說張氏，張氏善言辭，裴敏理屈，呂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誓不受辱；且一辱於人，誓不毀命；今逼如此，豈非命也！」遂開門樓，自投於地，二腔俱折，口頌佛經，俄然而卒⁸³。張氏貞節令人欽敬，顧其時後涼國勢危若累卵，呂隆不知發奮圖強，居然色令智昏，辱及至親，實自速其祚之滅。

⁸³ 《十六國春秋補輯·後涼錄》

呂隆在位三年（西元 401~403 年），其後期諸呂相殘，已不成國，最後請降於後秦姚興，姚興派齊難等率步騎四萬於西元 404 年入姑臧，呂隆「素車白馬迎道旁，姚興徙呂隆宗族、僚官及人民萬戶於長安，後涼亡，按後涼自呂光入姑臧至呂隆降於後秦，頭尾歷四主（呂光、呂紹、呂纂及呂隆）共十七年（西元 386~403 年）。」

茲將後涼世系表列如次：



七、結語

諸胡列國時代，即是國史上最紊亂時代，同時也是國史上轉折時代，由於民族大融合，孕育出之後的隋、唐盛世，尤以李唐自稱族出隴西成紀，為前涼李暉之後人，如是也可見甘肅在國史上占有極重要地位。五涼與西秦立國於甘肅，向來一般書籍對此著墨不多，是以不揣簡陋對這一段史事酌加簡述，以供國人參考。此外五涼與西秦在文化上，也為後人留下可觀的遺產，如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其中就有若干洞窟是五涼中某些政權時所開鑿，再如位於今甘肅省永靖縣城西南三十五公里的炳靈寺石窟，就是始鑿於西秦文昭王乞伏熾盤建弘元年（建宏或作建弘，其元年為西元 420 年），現在編號為 196 號，算算距今已有近一千六百年之久，大抵依然完好存在，茲將 196 窟西秦時所塑的幾尊佛影錄如下以供參考（圖像引錄自金維諾《中國美術·魏晉至隋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4 年，頁 125~130）



南壁立佛



觀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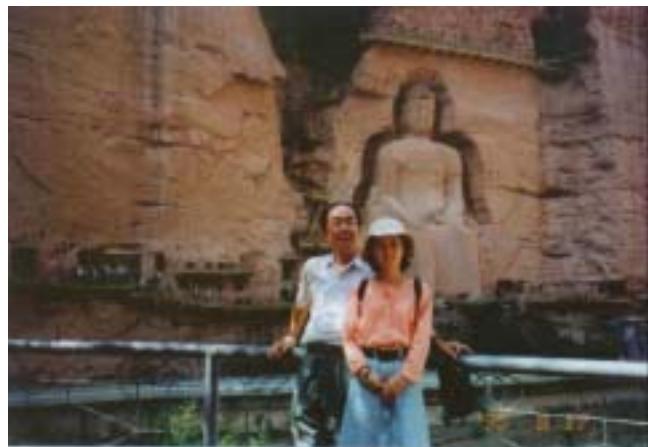


頭部特寫



西壁菩薩立像

炳靈寺石窟第 196 窟有一行題詞為「護國大師曇摩毗之像」，那麼曇摩毗又是何許人？據《高僧傳》載：「有外國禪師曇無毘來入其國（指西秦），領徒立像，訊以禪道…」⁸⁴，可見確有曇摩毗其人，《高僧傳》雖作曇無毘，但我們都知道，在唐以前「無」字讀音為「摩」，如梵語「皈依」音讀「南無」，一般人都知道讀作「難摩」，可見《高僧傳》之曇無毘，就是石窟壁書上曇摩毗，而且是個「外國禪師」，依當時情況推測，極可能為中亞高僧，此外，關於炳靈寺，《水經注》也曾與以載錄：



筆者與小女參訪炳靈寺小照

「（黃）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即指炳靈寺石窟而言）…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托栖焉。…河峽崖傍有 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 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

酈道元之描述與炳靈寺石窟現場情況相當接近，按此一石窟在劉家峽水庫盡頭景色頗為壯觀，惟周邊則至為荒涼，或許一千六百年前此地水豐草美，宜於人居，所以才會有「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託栖焉」。炳靈寺石窟為中國所有石窟羣中，最早保留紀年題記者，這就更顯得珍貴了，又由於炳靈寺石窟開鑿較早，佛教尚未「中國化」，因此在向面型及服飾上，仍帶有若干異國風格，與雲崗石窟以北魏帝王容貌為造像藍本有絕大的不同，自有其學術上探討之價值。

此外，前面提到呂光奉苻堅之命西征西域，並囑咐務必將西域高僧鳩

⁸⁴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頁 410

摩羅什帶回中土，呂光也確實把鳩摩羅什帶回，但東返時苻堅已敗於淝水，不久，呂光建立後涼，於是鳩摩羅什就留在後涼，這一住就是十八年，在這十多年裏，鳩摩羅斯更潛心於佛學與漢語文的鑽研，西元 403 年，羌族後秦姚興滅了後涼，就把鳩摩羅什接到長安，而且姚興親自出迎，文武百官羅列兩旁，一時轟動了長安城，姚興以國師之禮侍奉鳩摩羅什，以消遙園（屬於宮廷的庭園，在長安城西北）作為鳩摩羅什的住處，讓它可以在安靜的環境裏研究佛教經典，以及弘揚佛法。

鳩摩羅什綜覽以往中土的佛經，在文義上跟梵文原典有些出入，往往不能顯現佛法上的本意，於是特意重新加以翻譯，姚興全力予以支持，就召集當時有名的僧侶如僧曇（曇音略，意也通）、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生、道標、道叡、道肇等八百多人，協助鳩摩羅什，一共譯出了《妙法蓮華經》、《摩訶般若》、《維摩詰》、《金剛經》、《中論》、《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大智度論》、《百論》、《十二門論》等七十四部共三百八十四卷，可以說首次把印度佛教的本來面目介紹到中國來，為南北朝佛學的倡盛以及隋唐佛教諸宗派的形成，具有奠基的作用。

鳩摩羅什翻譯佛經極其慎重，在沒有徹底搞清楚之前，絕不輕易動筆，據《中國佛教展史》（日人中村・元等著）記載說，當鳩摩羅什著手翻譯《十誦律》之前，自己覺得對這部經還沒瞭解透徹，於是請求姚興將遠在姑臧（今甘肅武威）的高僧佛陀耶舍請來，以便切磋，在佛陀耶舍到達長安的一個多月期間，鳩摩羅什不動筆、不妄置一辭，這種謹慎的治學態度，深值我們效法。

當時前秦姚興對鳩摩羅什的智慧、氣度、謹慎、夙愛極為欽敬，深恐一旦鳩摩羅什圓寂，豈非後無來者，所以他異想天開的要讓鳩摩羅什娶妻生子，這樣他生下的兒子，一定也會擁有高度的智慧以及鳩摩羅什一切高尚的品格；於是就以歌伎美女十人，強迫性的要鳩摩羅什接受，還特別為他興建了官舍，給了豐厚的供養，並且從此不讓鳩摩羅什再住僧舍，鳩摩羅什迫於情勢，只好接受，這麼一來，正應驗了他母親早年的預言：法緣雖在東土，但對鳩摩羅什本身不利。對於鳩摩羅什接受姚興的安排，眾僧侶不免心生疑惑，認為身為大法師尚可娶妻，那麼一般僧眾豈不都可以

任意破戒了？鳩摩羅什也深恐大眾誤會，也就在說法時對大眾說：

「潔淨的蓮花，往往是生長在污穢之水中，你們只效法蓮花的潔淨，自然不會取法泥水的污穢。」

鳩摩羅什唯恐大眾還不能明白他這番話的真意，心想必須拿出實際的行動作驗證，否則他們不會口服心服；有一天鳩摩羅什跟眾僧一起用餐時，餐桌上有一個裝滿鐵針的鉢，鳩摩羅什就拿起這個鉢，向僧眾說：

「各位如果能學我將這一把針吞下，那麼就可以學我的所為。」

鳩摩羅什說罷立刻將那滿鉢的針吞下，就像平常吞嚥一食物一樣，毫無異狀，群僧們目睹這幕近乎神通的示範，無不目瞪口呆，這下才知道鳩摩羅什絕非凡夫俗子，先前對他的疑惑，不免感到慚愧不已。

鳩摩羅什翻譯佛經，絕不是逐句、逐字的直接譯為漢文，而是將佛經融會貫通之後，以漢文的規則，將佛經的本意譯出，這種意譯佛經的方式，就是創自鳩摩羅什，文獻上這麼形容他的譯法：

「融合全經之義，以漢文體裁達之，故其所譯，往往字句章節，不與梵文盡合，而無幽不至，無微不彰，東方人譯之，尤為應機，較易理解，蓋依義不依文也。」

而鳩摩羅什本人對他所譯的佛經，也充滿了自信，他曾說：

「如我所譯的經，沒有錯謬，當我圓寂焚身後，舌根不會焦爛。」

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西元 409 年，一說為弘始十五年、西元 413 年），鳩摩羅什在長安圓寂了，享壽七十歲（如圓寂於西元 413 年，則享壽七十四歲），徒眾依天竺習俗舉行荼毘（就是火化），火化完畢後，眾人果然發現整個遺體都化作灰燼，唯獨舌根沒有焦爛，就照鳩摩羅什生前遺言，將舌根葬於姑臧（今甘肅武威），並且在其上蓋了一座塔，叫做「羅什塔」，這座塔目前仍矗立在甘肅武威北大街西側的武威縣公安局大院中。

在武威的羅什塔有這麼一個傳說：因為塔下埋著聖僧鳩摩羅什的舌

頭，羅什塔每十年會轉動一次。這雖然未必是一個事實，但是至少象徵著一千六百年來鳩摩羅什在中國大地所造成影響，從未減退，而且也仍將繼續影響著中國的佛教。

（本文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投稿，於 2011 年 5 月 10 日審查通過）

一部具有原創性的重要著作 《隋唐民族關係思想史》述評

王欣
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崔明德先生長期從事中國民族關係史的研究，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筆耕不輟，成果豐碩；其在中國古代和親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近年來，他一直沉浸于中國歷代民族關係思想史領域的研究之中，不僅試圖從理論上努力建構一套完整的體系，而且將此項研究提升到了學科建設的高度來認識。繼《兩漢民族關係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問世之後，崔明德博士與馬曉麗教授合著的《隋唐民族關係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一書也于近期出版，顯示出其在該領域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該書以提出新問題、開闢新領域和建立新範式為宗旨，對隋唐時期的民族關係思想做了系統梳理、全面闡釋和深入論述。現就該書的突出特色，向學界作一介紹。

通讀全書可以看出，原始創新性是該書最為突出的特色。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該書是國內外第一部系統梳理和全面研究隋唐時期民族關係思想的學術專著，填補了空白，具有拓荒意義。

眾所周知，人的行動都是受思想支配的。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互動關係，是由民族關係思想支配的。要想真正弄清楚不同時期的民族關係和中華各民族關係發展的趨勢，必須對歷代民族關係思想進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這一問題並沒有引起學界的應有重視。僅就隋唐時期而言，國內外學術界雖對這一時期的民族關係做了比較深入研究，發表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對具有指導意義的民族關係思想，則缺乏足夠的重視和全面研究。即使有零星成果，也僅僅局限於漢族的某個政治家的民族關係思想，既遺漏了少數民族各類歷史人物的民族關係思想，又遺

漏了漢族全部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軍事家及普通民眾的民族關係思想；既缺乏整體感，也看不到這一時期民族關係思想的全貌。

《隋唐民族關係思想史》對這一時期漢族和少數民族各類人物的民族關係進行全面探討和系統研究，填補了學術空白，具有拓荒意義。

第二，建立了比較科學、完整和完善的“民族關係思想”概念系統。20 餘年前，崔明德教授就提出了“民族關係思想”的概念，後經不斷完善，作了比較科學和完整的定義。作者認為，“中國民族關係思想是各個時期各個民族的各類人物對中國民族關係的認識，是幾乎所有統治者制定民族政策、處理民族關係的理論基礎；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軍事家及普通民眾對歷史上民族關係的反思，也有他們對當時民族關係現狀的理性思考和客觀認識，還有他們對民族關係未來發展趨勢的預見。反思是為了吸收前人的智慧，汲取前人的經驗，接受前人的教訓；預見未來走向，是為了更好地規劃和處理民族關係。當然，他們的反思和認識，有的屬於真理，有的或許是謬誤；有的比較客觀，有的則非常偏頗。他們對未來民族關係的預設方案，有的符合民族關係的發展趨勢，有的則過於理想而不切實際……（第 4 頁）。同時，作者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做了科學闡釋，並對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做了深入論述，從而建立起一套比較科學、完整和完善的概念系統，為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會通民族史、思想史和民族理論。近年來，學科交叉和學科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交叉與融合能夠拓展和深化原有學科，產生和成長新的學科。作者在《緒論》中指出，“民族關係思想是多學科交叉和融合的結晶”（第 9 頁），“是多學科交叉和融合的新興學科”（第 23 頁）。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發布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驗收情況報告”，從民族理論和民族關係以及民族史和思想史的緊密結合角度對該書作出了精確、到位的評價，鑒定專家認為，這“是一部民族理論和民族關係研究的力作”，“將我國古代民族史和思想史的相關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作者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將民族史、思想史和民族理論的研究融會貫通起來，為我們提供了從“民族關係思想”角度審視和探索民族史學、思想史和民族理論會通的一條路徑，為多學科、多研究領域

的會通建立了一個范式。

第四，開闢了少數民族各類人物民族關係思想研究的新領域。近年來，學術界已開始重視民族關係思想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研究各個時期的民族關係思想，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學界只注重對中原王朝和漢族各類人物的民族關係思想的研究，而缺乏對少數民族政權和少數民族各類人物的民族關係思想的研究。這是一大缺憾。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國各個民族的思想文化。具體到中國民族關係思想而言，既包括漢族的民族關係思想，也包括少數民族的民族關係思想，少數民族的民族關係思想是中國民族關係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在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彌補了這一缺憾。如在如第十一章中，作者系統考察和闡述了突厥從土門結交西魏到他鉢可汗“凌轢中夏”思想的形成、沙鉢略可汗的思想轉變、突厥貴族上層的“復國”思想以及啓民可汗、頡利可汗、默啜可汗、暾欲谷、登利可汗和西突厥泥撫處羅可汗、阿史那賀魯、匐延闕律啜等人的民族關係思想。第十二章研究了吐蕃王松贊干布從威逼唐朝到“漸慕華風”的思想轉變及棄隸蹠贊、乞立贊、可黎可足等人的民族關係思想。第十三章系統探討了麴氏高昌首領及普通民眾的民族關係思想以及康國、安國、俱密、吐火羅、石國、西曹和箇失密首領的民族關係思想。第十四章全面分析了回紇“世爲唐臣”思想的形成與影響以及頓莫賀可汗的“以水洗血”思想。第十五章細致考察了《南詔德化碑》所體現的民族關係思想，論述了異牟尋的民族關係思想，深入挖掘了《南詔奉聖樂》的思想意蘊。《隋唐民族關係思想史》共 16 章，其中對少數民族各類人物民族關係思想的論述，就占了 5 章。這些研究內容，不僅開辟了少數民族各類人物民族關係思想研究的新領域，恢復了隋唐時期少數民族各類人物民族關係思想的全貌，而且使隋唐時期民族關係思想呈現出一種整體感。

第五，視野開闊，內容豐富，立意高遠，觀點新穎。

一部科學嚴謹有分量的專著，要有豐厚的學術含量，即作者通過長期研究形成自己的學術觀點和理論見解。該書給我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是，作者的寬闊學術視野、較強的邏輯思維和理論思辨能力、準確的史實判斷和創新的理論觀點。這裡略舉幾例來說明這一判斷。

1. 寬闊的學術視野。綜觀全書，作者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探討隋唐時期的民族關係思想：一是提煉與歸納思想觀點、思想內涵及理論深度；二是分析思想形成與發展的背景；三是考察思想的淵源、發展及影響；四是考察思想的實踐成效及歷史價值；五是分析思想的特點、實質、時代意義及歷史局限；六是理清和展示各類人物思考和認識民族關係的心路歷程；七是探討民族關係思潮和思想流派；八是探究各類人物的經歷、性格、個人素養與其思想形成的關係；九是關注各類人物的民族關係思想，既包括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軍事家的民族關係思想，又包括普通民眾的民族關係思想；十是關注非理性的思想認識、迂腐的觀點甚至“謬論”。這些都展現了隋唐時期民族關係思想的全景畫面，體現了作者寬闊的學術視野。

2. 邏輯思維和思辨能力。作者能從許多零碎的、複雜的言說和舉措中，抽象和提煉出具有共性和本質的東西，形成自己的思想觀點。如對隋文帝“君臣一體”思想演變過程的分析，作者認為，“這一思想是由傳統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衍生而來，隋文帝將倫理思想中的父子關係和政治思想中的君臣關係推廣到民族關係上面；其形成的前提條件是恩威兩手的交替作用；其實質仍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名曰爲臣，實則爲奴”（第33頁）。再如作者在論述不同人物對民族關係的認識時指出，政治家和思想家、史學家對同一問題可能會有不同的認識甚至會得出相反的結論，

“主要因為政治家比較注重功利性，而思想家和史學家則更加重視價值判斷，所以，他們的認識更加理性一些”（第15頁）。再如對長孫晟“離強合弱”思想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原因的分析，作者認為，一是思想資料的真實性；二是思想本身的完善；三是得到了隋文帝的大力支持，有了付諸實踐的條件。對“離強合弱”思想的評價，作者認為，“從隋王朝這方面來看，這一思想對削弱突厥勢力，逐步解除突厥的威脅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由於這一思想是建立在削弱突厥勢力、挑撥突厥內部矛盾和在突厥內部製造對立面以使其互相牽制、互相殘殺的基礎之上，因而對突厥的穩定、繁榮與發展起了一定的破壞作用”（第50頁）。

3. 準確的史實判斷。浩瀚史籍記載了各類史實，準確判斷史實需要研究者扎實的史學和理論功底。該書作者積20餘年的研究功力，對歷史事

實做出了準確判斷。如唐高宗後期，突厥貴族上層逐漸產生了“復國”思想。究其原因，學術界大都認為是唐朝征調突厥東征西討，引起了突厥部眾的不滿。該書作者認為，“突厥貴族上層的反叛和‘復國’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既有內因，也有外因。除了專家學者已經提到的幾個方面之外，如下幾種因素也不可忽視”：其一，唐朝對突厥貴族的猜疑，使突厥人與唐朝離心離德；其二，唐朝制定的矮化突厥政治地位的政策，使突厥貴族產生了一定的反感情緒；其三唐朝的失信，為突厥上層人士再次反叛埋下了禍根；其四，民族感情的激勵（第310—312頁）。再如高昌首領麴文泰之所以膽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權威地位提出挑戰，主要因為他做出了三種錯誤的判斷：第一，與西突厥簽訂了“共為表裡”的盟約，誤以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誤以為唐朝沒有出兵高昌的實力；第三，誤以為高昌距唐朝遙遠，唐朝無法到達；即使到達也不堪一擊（第351頁）。又如關於《南詔奉聖樂》的作者問題，《舊唐書》傾向于南詔異牟尋，《新唐書》更傾向于韋皋。作者從多方面考察，做出了如下判斷：“異牟尋和韋皋都為《南詔奉聖樂》做出了重要貢獻，異牟尋的主要貢獻是創意、提供素材和初步創作，韋皋的主要貢獻是對歌舞的內容和形武的修改、加工和再創作，使其西南向化、四海一統的主題更加鮮明，更具政治象征意義”（第402頁）。因此，異牟尋和韋皋“是《南詔奉聖樂》的共同作者，應當共同署名，誰也不能獨吞這一著名成果。”（第401—402頁）

4.創新的理論觀點。學術繁榮與學科發展，都離不開學術創新。評價一項成果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看其是否提出新的理論觀點。細讀《隋唐民族關係思想史》一書，可以發現許多作者的獨立見解。如對段文振民族關係思想的評價，作者認為，“一個長期與少數民族交戰的軍事將領，所看到的往往是少數民族反叛的一面，總認為少數民族處于塞內會造成禍害。從維護隋朝的穩定而言，段文振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文振不僅忽略了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的一面，而且也忽略了將突厥驅逐出塞外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所以，段文振的想法雖是憂國憂民，但在當時很難行得通，更不利于各民族之間的深入交流”（第90頁）。再如對褚遂良民族關係思想形成條件的

考察，作者認為，“從整體來看，褚遂良民族關係思想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響，這其中既有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又有個人對民族關係的深切體驗，也有傳統民族關係思想的浸染，還有唐初民族關係思潮的影響”（第138頁）。對褚遂良民族關係思想特點的歸納，作者指出，“其一，關注現實是褚遂良民族關係思想的重要特征。褚遂良民族關係思想主要是為了解答當時民族關係中的一些傾向性問題，救治民族關係中的一些弊病。所以，他非常重視現實主義的提出問題，很少沉溺于純理論的思辯和研討，總是結合當時民族關係的具體情況，從實際出發進行論証”；“其二，經驗理性是褚遂良民族關係思想的重要特徵；歷史知識非常淵博是褚遂良經驗理性的重要內容和特徵。經驗理性特別執著于歷史，善于從久遠的和剛剛過去的歷史經驗來客觀地考察、思考和評估民族關係。所以，褚遂良在闡述他的民族關係理論觀點時，總是把歷朝歷代最典型人物的成敗得失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據”“所以，在褚遂良的民族關係思想中，理智一般不會超越經驗界限而自由翱翔，也正因如此，褚遂良的民族關係思想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其三，具有不畏上的理論勇氣”。他的一些思想觀點，“都是在批評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試圖改變唐太宗的某些主張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有的批評還是比較尖銳的”。“盡管當時的政治氣氛相對寬鬆一些，但如果沒有不畏上的思想準備，沒有足夠的理論勇氣，在君主專制的環境里能夠如此大膽地陳述己見，則是難以想象的”；“其四，認識的狹隘性，這與他對社會的認識有一定關係”；“其五，認識的片面性”（第145—146頁）。書中類似創新的理論概括和學術觀點很多，都體現了該書原創性這一鮮明特色。

中國古代民族關係思想史作為一項具有原創意義的研究或新興學科，其理論體系的建構必然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按照中國古代和親史研究的相同路徑，我們有理由相信，崔明德先生必將在中國民族關係思想史領域取得更多的成就，從而為中國民族史和民族理論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中國西北邊疆的族群排斥——對圖瓦人 族群關係的考察

關丙勝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青海大學副教授

摘要

族群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多族群社會的現實問題，經由它也可以尋求各族群之間合作、互動、競爭乃至衝突的具體導因，從而更好地體認族群社會。地處中國西北邊疆的圖瓦人，與同居一地的哈薩克人和前來做生意的漢人形成了複雜的族群關係。作為“當地人”的圖瓦人和哈薩克人對外來漢人的族群排斥業已產生，而漢人對他們的族群態度卻顯曖昧；同時，“先居”的圖瓦人對“後來”哈薩克人的族群排斥根深蒂固，而哈薩克人對圖瓦人的反排斥則不明顯。透過這些以族群排斥為中心的族群關係考察，可以看到如圖瓦人地區的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呈現的族群資源競爭情形以及彼此之間由來已久的刻板認知。

關鍵詞：圖瓦人族群排斥中國西北邊疆

前言

族群關係可反映多族群社會中擁有不同社會文化系統的群體之間的合作、互動、競爭乃至衝突情形，更可以藉此彰顯多族群社會中的現實問題。一個族群個體在現實生活中對另一個族群表現出的態度不僅反饋出他們之間曾經的歷史遭遇記憶（正確的或扭曲的），也多賴於由此形成整體群像——它將會長久扎根在族群個體的印記里成為族群一代代傳遞和繼承

的諮詢——儘管事實已今非昔比。正如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原居住者與外來者》（*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中一再強調的那樣：儘管原居住者和外來者之間的文化、職業、教育等並無二致，但外來者始終無法在原居住者心目中成為一個與他們自己價值相等的人群。¹ 然而，雖然此種由於先來後到的辨別邏輯對族群關係形成的影響不可小視，但在多族群居住地區事實遠不如此。

就中國圖瓦人還居住區而言，目前主要居住的三個族群是圖瓦人、哈薩克人和漢人。由於三個族群進入該地的時間順序不同，先居者對後來者的排斥在所難免。但通過一年的田野觀察、訪談及相關的問卷調查發現：三者之間所出現的族群排斥並不只依賴於先來後到的邏輯，而主要是基於諸如經濟資源等的競爭壓力和由來已久的族群整體印象。同時發現：在一定範圍內具有明顯優勢的族群即使在某一具體區域內的數量並不占優勢，但其在族群關係中表現出的優勢依然明顯。本文正是通過對中國圖瓦人居住區三個族群之間的關係進行的考察，檢視目前中國西北邊疆的族群排斥情形，以此管窺中國西北邊疆的多族群社會現實。

一、中國圖瓦人概況

圖瓦（Tuva）是亞洲腹地的一個古老地名，指蒙古草原以北、西伯利亞南部葉尼塞河上游的廣大地區，圖瓦人便是衍生此間的主要古老族群之一。圖瓦人亦曾稱土瓦、德瓦、索約特人、烏梁海人、唐努圖瓦人等，現主要居住於俄羅斯、蒙古和中國。俄羅斯境內的圖瓦人主要分佈在其所屬圖瓦自治共和國境內薩彥嶺以南到唐努烏拉山地區，少量分佈在伊爾庫茨克大森林地帶，總數約 22 萬人。² 蒙古國境內的圖瓦人主要居住在其西北部巴彥烏列蓋省，總數 3 萬人左右。

中國境內的圖瓦人居住在中國西北地區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的喀納斯湖風景區及其周邊地區，有“林中百姓”、“雲間部落”之稱。現被中國政府民族識別為蒙古族的中國圖瓦人，使用的口語為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

¹ Norbert Elias. 1994.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² 俄羅斯圖瓦（Tuva 或 Tyva）自治共和國地處亞洲中部、東西伯利亞南部、葉尼塞河上游。南北距 420 公里，東西距 630 公里，首都克孜勒（Kyzyl）距莫斯科 4668 公里。至 2010 年底圖瓦共和國總人口約 32 萬，其中圖瓦人約 22 萬。

的圖瓦語和哈薩克語，在學校推廣和對外使用的書面語主要是蒙古文和漢文，少數人使用哈薩克文，是名副其實的“多語言”族群。就聚落而言，中國圖瓦人現在主要聚居在以下五個地方：新疆阿勒泰地區喀納斯景區管理委員會所轄的禾木喀納斯蒙古民族鄉的禾木村和喀納斯兩個村（2006年7月之前屬布爾津縣）、鐵熱克提鄉的阿克哈巴（2006年7月之前屬哈巴河縣）、阿勒泰市的阿拉哈克鄉以及富蘊縣的鐵買克鄉。目前中國圖瓦人總人口為2300余人，具體分佈如表1。

表1 中國圖瓦人主要居住地及人口分佈表

地點	阿克哈巴	喀納斯	禾木	阿拉哈克	鐵買克	合計
圖瓦人數（人）	380	710	730	280	230	2330
占總數比例（%）	16.3	30.1	31.3	12.0	10.3	100

注：以上人口數均為2007-2008年田野調查所得，包括當地所有圖瓦人口。

“禾木”（也寫作“霍姆”）因位於禾木河岸邊而得名，是禾木喀納斯蒙古民族鄉鄉政府所在地，距布爾津縣城150公里，為中國圖瓦人第一大聚居地；喀納斯村因位於喀納斯湖岸而得名，處於喀納斯景區的核心區，位於白哈巴和禾木之間，是中國圖瓦人第二大聚居地。距布爾津縣城150公里，距禾木喀納斯蒙古民族鄉鄉政府所在地100公里，距白哈巴村36公里。喀納斯河從村中流過，近年來已經形成了老村、新村兩個居住區；白哈巴是中國圖瓦人的第三大居住地，位於景區所轄鐵熱克提鄉西北，與中國、哈薩克斯坦的界河——哈巴河只有2公里之距。當地人把白哈巴叫阿克哈巴，“阿克”為突厥語“白色”之意，“哈巴”是河流之意，阿克哈巴即白色的河。白哈巴有兩個行政村，即白哈巴一村和白哈巴二村。一村以哈薩克人為主並有100多人的圖瓦人，二村全部為圖瓦人，兩個村雖屬不同的行政村，但都混居在哈巴河以東2公里的小溪兩邊。當地人也常把白哈巴一村稱為白哈巴哈薩克村，把白哈巴二村稱為白哈巴圖瓦村或白哈巴蒙古村；富蘊縣的鐵買克鄉和阿勒泰市的阿拉哈克鄉分別是中國圖瓦人的第四、五大聚居地。阿拉哈克（即鹽池）位於阿勒泰市與布爾津縣的交通中點上，各距兩地50公里左右，屬平原地帶；鐵買克位於

富蘊縣城東北方向的阿爾泰山深處，距縣城 54 公里。兩地圖瓦人長期與蒙古族人生活，蒙古化特徵非常明顯，許多圖瓦人已不會使用圖瓦語，而使用蒙古語和哈薩克語。由於人口和地理位置原因，外界一般只對生活在禾木、喀納斯和白哈巴三地的中國圖瓦人有一些瞭解，但對阿拉哈克和鐵買克的圖瓦人瞭解甚少。

目前定居生活在中國圖瓦人地區的族群主要是圖瓦人和哈薩克人，外来做生意的主要是漢人以及少量哈薩克人，由此形成本地区三个主要族群之间的关系。

二、中國圖瓦人的族群排斥

（一）中國圖瓦人對哈薩克人的排斥

在目前圖瓦人的族群關係中，與哈薩克人的關係是最首要的，處於核心位置。從大的方面來看，影響兩者關係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近三十年來中國圖瓦人居住地區的哈薩克人越來越多；二是兩個族群之間的文化體系尤其是宗教信仰差異很大。中國圖瓦人對哈薩克人究竟持怎樣的態度？就此議題對 14 位中國圖瓦人的訪談結果如下。³

一是對哈薩克人評價的兩面性。14 位訪談對象對哈薩克人沒有表示出任何的負面評價的只有 3 個，占訪談對象總數的 21.4%；基本上沒有表示出負面評價或者表示不知道的對象有 2 個，占總數的 14.3%；其他 9 位對象都表示出直接的或潛在的負面評價，占總數的 64.3%。多數對象把自己對哈薩克人的看法一分為二，即在談到好的方面的同時也談到了不好的方面，且總是在先說正面評價之後再說負面評價，充分體現出對哈薩克人人評價的兩面性特徵。透過這種評價模式可以發現，族群個體是從一個自建的標準去衡量他族群的，這個標準來自於族群個體的價值判斷，來自於他自認為的公平、公正，即不偏心，顯示出在評價他族群時的“正義”姿態。正如其中一位對象的表述：“但哪個民族都會有缺點，哈薩克人也不例外”，言語背後強調自己不偏不倚的評價姿態。

二是對圖瓦人“先來”和哈薩克人“後來”的強調。在 14 位對象中

³ 本文所指訪談均來自筆者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8 月在禾木、喀納斯、白哈巴的田野調查，下同。

有意或無意地表露出哈薩克人是“後來”的有 4 個，他們極力強調著哈薩克人的新近到來性。如“原來我們這裡沒有哈薩克人，要是我們不被國家強行搬到哈拉澳依⁴去的話，哈薩克人是不可能讓進來的”、“以前我們這個地方沒有本地的哈薩克人，後來鄉領導通過關係，把他們搬遷到了禾木村”、“以前這個地方沒有哈薩克人，現在他們越來越多”等等，言語背後潛藏著對哈薩克人是“客族群”的認定。隨機抽樣調查顯示，白哈巴 10 戶哈薩克人的遷入時間是在 1964 至 1979 年之間（具體見表 2），禾木 6 戶哈薩克人的遷入時間在 1958 年至 2002 年之間來的事情，主要原因是：1958 年和 1962 年圖瓦人被政府兩次搬遷到各自所屬縣城周邊的平原宜農地區，前次搬遷後不到一年他們便返回了原地，但後一次搬遷後大部分圖瓦人直到 20 年之後才遷回了原居住地，即離開時間長達 20 年之久。也正是在此時，大量哈薩克人進入了圖瓦人居住地。所以，哈薩克人遷入數量的大規模以及新近性，在圖瓦人的表述中自然成為強調的重點。

表 2 白哈巴 10 戶哈薩克人遷入時間表

遷入時間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1977	1979	合計
戶數（戶）	5	2	1	1	1	10

（具體見表 3）。遷入時間沒有顯示出年份上的集中性，即在各階段都有哈薩克人陸續遷入。在田野中得知，哈薩克人遷入中國圖瓦人居住區是近半個世紀以

表 3 禾木 6 戶哈薩克人遷入時間表

遷入時間	1958 年	1977 年	1978 年	1987 年	1999 年	2002 年	合計
戶數（戶）	1	1	1	1	1	1	6

三是對哈薩克人的排斥性。7 位對象對哈薩克人表現出了一定排斥性，占總數的 50%。這種排斥性表現為：對哈薩克人某方面的不滿。如“哈薩克人把好多圖瓦人的文化拿去後說成是自己的，這很不好。如說成吉思汗是哈薩克人，呼麥、蘇爾是哈薩克人的等等，他們不應該這樣

⁴ 哈拉澳依：位於新疆哈巴河縣城附近。白哈巴圖瓦人曾于 1950 年代末被遷往此地居住，後自行遷回。

說”、“最讓我門生氣的是哈薩克人‘偷’別人的文化，他們學習了別的民族的文化之後就說是自己民族的。呼麥、蘇爾是我們圖瓦人的，但現在是哈薩克人說是他們的。這些方面他們‘偷’別人的文化”、“以前這個地方沒有哈薩克人，現在他們越來越多，以前我們的生活很平靜，他們來了以後爭土地、爭草場，偷東西。他們偷東西的人多，偷了以後還說是圖瓦人偷的。以前哈薩克人不做奶酒，旅遊發展後做奶酒的也多了。他們好多人在街上喝醉後了給遊客說自己是圖瓦人，給遊客租馬時也說是圖瓦人，冒充我們圖瓦人”等等。這種排斥一方面說明兩個族群關係中存在著潛在的對抗或衝突因素，另一方面也說明族群在重建族群邊界的同時，也在嚴格地區分著邊界，尤其是文化的邊界，也顯示著文化邊界在族群關係中的重要作用。

四是在訪談時表現出的謹慎性。3位對象在訪談時非常小心謹慎，表現出有話說但不想說或者以不知道為由推脫的難言情況。如“這方面我不想多說，說了沒什麼好處”、“不好的方面我不知道”、“現在這個社會不能對另一個民族說不好，對村裡的哈薩克人我自己沒有什麼意見，我自己和哈薩克人之間也沒有什麼矛盾”等等。這些話語背後深藏著訪談對象對訪談問題實質上存在許多看法，只是因為某種原因不便於或者不想說而已。在現實生活中，族群關係是非常敏感的問題，尤其是面對突然來到的外來人員，一些訪談對象不太可能說出自己這方面真實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而對於研究者而言，重要的不在於看他們想不想說，而是從他們“不想說”、“不知道”等情境中得到某些潛在資訊。可以想見，如果他們對哈薩克人的看法都是積極的、正面的，那麼他們有什麼“不想說”或者“不知道”呢？正是由於內心有許多非正面的看法，甚至可能是“很有想法”，只是因為表達條件的限制而沒有表達出來而已。

田野期間隨機對 90 位中國圖瓦人（含以上 14 位）進行了題為“你對圖瓦人和哈薩克人通婚的態度是”的問卷調查（答案選項分別是：堅決反對、反對、支持、這是個人自己的事別人管不著、不好說）。結果統計如下：17 人表示堅決反對，42 人表示反對，兩項合計反對圖瓦人和哈薩克人通婚的共 59 人；只有 6 人表示支持，詳見表 4。

表 490 位圖瓦人對“你對圖瓦人和哈薩克人通婚的態度是”的回答統

計 (人)

地 域 答案選項	白哈巴	喀納斯	禾木	合 計	所占比例
堅決反對	5	2	10	17	18.9%
反對	7	22	13	42	46.7%
支持	5	1	0	6	6.7%
個人自己的事	4	8	6	18	20%
不好說	4	3	0	7	7.7%
合計	25	36	29	90	100%

通過以上可以看出，在中國圖瓦人眼中哈薩克人是一個外來的“客”族群，是和自己有著很多區別和差異的後來民族。儘管哈薩克人群有很多優點，但他們畢竟是外來的族群，隨著哈薩克人口數量的明顯增加，圖瓦人的擔心和顧慮已經開始，族群排斥由此產生，兩者之間的族群關係也隱藏著諸多的不確定因素。

（二）中國圖瓦人對漢人的排斥

漢人進入中國圖瓦人地區的時間是在 1980 年代初中期。時止今日，定居於圖瓦人地區的漢人為數還是很少，在白哈巴，有當地戶口的漢人只有 1 人，喀納斯和禾木也不過一二人，他們主要是以結婚的方式進入當地，絕大多數漢人在圖瓦地區是以開商店、做生意、跑運輸、旅遊服務、務工等方式進入的臨時人員。隨著大量漢人進入圖瓦人居住地，圖瓦人與漢人的交往增多，加之漢人常常是以做生意的角色進入，是比較有“錢”的，故圖瓦姑娘嫁給漢人的人數也在逐年增加。同時，漢人在當地旅遊開發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儘管當地圖瓦人和哈薩克人人也參與旅遊服務業、運輸業等，但與漢人相比，則顯得十分薄弱。由此，在十分繁雜的現實場域中，圖瓦人和漢人的族群關係也就開始凸顯，成為圖瓦人族群關係中日益重要的方面之一。

為說明圖瓦人對漢人的態度，在訪談上述 14 位對象對哈薩克人的態度之後也請他們表達對於漢人的態度。訪談中其中出現了類似以下的典型話語：

好處也有不好處也有，好處是交通方面解決了，不像以前，現在漢人跑車的也多了。生活方面，可以買到需要的東西，也方便多了。壞處是，開商店買酒的多了，我們圖瓦人掙的錢都到漢人手中去了。夏天漢人也多了，許多圖瓦姑娘也跟著他們跑了，他們掙的錢都是我們當地圖瓦人和哈薩克人的。現在村裡到處是垃圾，水也很髒，污染很嚴重，原來圖瓦人很尊重水，但現在漢人來了以後破壞很嚴重。

通過訪談發現，漢人在圖瓦人心目中總體上是一個矛盾的族群形象，具體表現在：漢人的進入給當地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麻煩。

首先，漢人的到來給本地帶來了很多便利。整個訪談中幾乎每個對象都提到了漢人的到來給他們帶來的種種便利。便利之一是自漢人開了商店以後，商品貨物豐富了，價格也比原來本地人開商店時降低了，如“原來村裡圖瓦人、哈薩克族人也開商店，但他們在外面沒有關係，價格太高，漢族人來了以後有技術、文化，賣的東西價格低，物品種類也很多，對我們老百姓有好處，對我們很方便”；便利之二是原來非常困難的交通現在好多了。中國圖瓦人居住地一年中近半年是積雪覆蓋期，以往人們只能靠馬拉扒犁維持冬季有限的交通，但漢人增多以後，不僅夏季有了通往縣城的長途班車，而且整個冬季也能斷斷續續地用吉普車等交通工具維持通行；便利之三是漢人給與圖瓦人諸多方面尤其是技術方面的幫助。如生活困難時的幫助，各種現代機械的使用和修理幫助等等。

其次，圖瓦人認爲漢人只是爲了掙錢而到當地的。如“漢人到這個地方主要就是掙錢，其它他們不幹”、“漢人有好的也有壞的，他們會掙錢。到白哈巴來的漢人都是爲了掙錢，這方面漢人的優勢明顯”、“壞處是開商店買酒的多了，我們圖瓦人掙的錢都到漢人手中去了”等，都表達出圖瓦人眼中漢人的“掙錢”形象。在此，雖然同樣是“後來”的客族群，但與哈薩克人完全不同的是，漢人到此地只是臨時性的利益行爲，不愛護當地的環境。同時，他們不可能與圖瓦人爭奪草場等國家既定劃分的草場等自然資源，但在旅遊開發後形成的無限商機面前，漢人則是圖瓦人根本無法競爭的利益對手。

第三，圖瓦人認爲漢人常常“欺騙”圖瓦人。14 位訪談對象中有 5 人直接表示出漢人“欺騙”圖瓦人。如“做生意的漢人，常常騙我們圖瓦

姑娘，騙了之後就拿回去結婚”就直接認為漢人是用“欺騙”的手段“拿走”了圖瓦姑娘。其中一位對象的話很特別：

這個地方漢人不應該來，他們來了以後我們受氣。他們賣的是高價格，而食品大多是過期的。禾木村裡我有房子，給一個漢人租了。我喝醉的時候他們按了我的手印，簽了合同，騙了我，後來我到地區法院起訴，官司我打贏了，但現在這個漢人還是不給我還房子。從 2003 年開始到現在，我喝醉後他騙我寫了欠條，一共寫了 2 萬元的欠款，說借給我錢了，就這樣他占了我的房子，到現在房子我還沒有要回來。

據側面瞭解，該對象的房子原來在禾木村的中心位置⁵，2003 年他將房子租給一位漢人用於開商店。幾年下來，他因喝酒等原因欠下這位漢人的 2 萬多元，最終無法償還，漢人便讓他用房子和地盤抵債，並在對象醉酒的情況下簽了合同，所以他對漢人的態度很差。一位圖瓦人精英就這類情況也說：“以前這個地方沒有漢人。1988 還是 1989 年漢人第一次來這裡開商店。他們賣酒，一點一點地給當地人欠帳，欠的越來越多，就把他們的牛羊、房子拿走了，甚至地盤都拿走了，以前開商店的現在都開成了山莊。我們圖瓦人老實，他們利用了圖瓦人，拿走了圖瓦人的土地、房子、草場等等”。作為一名有著特殊地位和影響的宗教人士，這位對象對一些漢人用巧妙的方式和途徑擁有圖瓦人房屋和地盤的事情有著敏感的理解。訪談中他還說：

旅遊開始以後我們這裡的森林破壞得很厲害，以前森林綠綠的，很漂亮，現在房子蓋的很多，森林損失很大。本地人以前都是十分保護自己的家鄉，保護森林。我們本地的哈薩克人與圖瓦人蓋得房子不多，但是外地人已經在村裡蓋了一千多間房子了，哈薩克人蓋房子還掙了一點錢，我們圖瓦人一份錢也沒掙到。鄉政府五年前就說要拆調這些房子，但現在五年過去了，還是沒有拆。當地人蓋房子他們（指鄉政府、管理局）不讓蓋，但外地人卻蓋起了這麼多房子，真不知道是為什麼。所以我們本地人的房子很少，外地人的房子多。現在我們禾木有大大小小 36 家商店，幾乎都是外地漢人開的。許多圖瓦人的房子都被漢人用各種手段出租或佔用去

⁵ 禾木村原來的中心位置現在基本上被用來開設客棧、山莊或餐廳，原來的居民或是將房屋出租，或已轉讓，自己則住在村邊緣地帶。

了。

最後，圖瓦人將許多生活中出現的問題歸咎到漢人身上。訪談中許多圖瓦人把自族群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原因歸咎到了漢人身上，如喝酒，一些人認為是漢人開商店賣酒的原因。如圖瓦姑娘嫁給漢人的現象，許多人認為是漢人“騙”或者“拿”走了她們。這說明了漢人在中國圖瓦人眼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刻板的形象，也暗示了中國圖瓦人對漢人族群排斥。

田野期間對前文提及的 90 位中國圖瓦人也進行了題為“你對圖瓦人和漢人通婚的態度”的問卷調查，回答結果詳見表 5。

表 5 90 位圖瓦人對“你對圖瓦人和漢人通婚的態度”的回答統計（人）

地域 答案選項	白哈巴	喀納斯	禾木	合計	所占比例
堅決反對	4	0	9	13	14.4%
反對	3	5	3	11	12.2%
支持	5	15	7	27	30%
個人自己的事	10	14	8	32	35.6%
不好說	3	2	2	7	7.8%
合計	25	36	29	90	100%

由上可以看出，圖瓦人眼中的漢人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這種矛盾性既體現在圖瓦人個體的感受上，也體現在圖瓦人的群體認識上。結合田野期間的感受可知：中國圖瓦人的未來族群關係中，與漢人的關係將上升到主要位置。隨著漢人群體的大量進入，圖瓦姑娘嫁給漢人數的不斷上升，伴隨著旅遊開發中的利益博弈逐步升級，圖瓦人對漢人的族群排斥將長時間存在，漢人、圖瓦人與哈薩克人之間的矛盾也將增多。這種累積的族群排斥常借由生活瑣事呈現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如 2008 年 2 月 16 日晚，白哈巴一名漢人商店老闆和醉酒的一位圖瓦教師之間發生了激烈爭吵。在兩人吵架的近半個小時過程中，圖瓦教師罵的最多的不是這個老闆本人，而是“你們這些漢人”，而漢人商店老闆也以“你們這些老蒙古”來回罵。可見，在中國圖瓦人地區，個體的身份在很多場合下會突然上升為族群身

份，成為影響族群關係的重要因數，而隱匿其後的主因正是日積月累的族群排斥。

可見，圖瓦人不僅對與自己定居一地的哈薩克人持有強烈的族群排斥，對前來做生意的“外來”漢人也有很強的排斥。

三、哈薩克人的族群排斥

(一) 哈薩克人對圖瓦人的態度

為進一步說明圖瓦人和哈薩克人的族群關係，田野時隨機對 11 位哈薩克人進行了訪談，訪談的問題是“請談談你對圖瓦人的看法”。訪談中以下看法較為典型：

平時，我們和圖瓦人是一樣的，他們不考慮怎樣發展，怎樣單獨地好好地生活的問題。他們有錢了就天天花，天天喝，過今天的日子，不考慮第二天怎樣生活。他們不到銀行存款，有錢就花。做生意買東西時不考慮市場價，常被人騙。原因是酒，我覺得是酒害了他們，酒傷了他們的腦子，他們喝酒大大過量了，都是酒害了他們。

綜觀整個訪談，哈薩克人對圖瓦人的態度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哈薩克人的“就族論族性”。與圖瓦個體對類似問題回答明顯不同的是，哈薩克人體現出表述中的“就族論族性”，即他們只是表述自己對圖瓦人的看法，而很少將圖瓦人和自己族群進行對比。11 位對象的回答中充斥著“他們”（圖瓦人），而“我們”（哈薩克人）只出現了 5 次，且基本上是需要語境下必不可少的指稱，對比的意味很淡。結合一年田野中的親歷和感受，發現日常生活中的哈薩克人也是如此：即哈薩克人很少在別人面前誇耀自己的同時貶低他族群，在評價別人的場景下，往往是就事論事，很少有意識地與自己做對比。僅從人口數量看，哈薩克人是這一地區的主要族群，而圖瓦人則是人數偏少族群。如果說圖瓦人因為人口數量的偏少而存在族群發展和存續的諸多問題話，那麼哈薩克人則不存在此類問題。在此大背景下，對於當地的大族群哈薩克人來說，在評價處於明顯不利處境的族群時，就顯然沒有將自己和圖瓦人對比的必要。

二是對圖瓦人正負面評價的結合性。在對圖瓦人的總體看法中，哈薩克人人也總是提到圖瓦人的優點與好處，然後再提及不足與不好之處，呈

現評價的正負面結合特徵，這一點與圖瓦人對哈薩克人的回答模式基本一致。如回答文本中的“蒙古人⁶的腦子非常好，文化、科學方面也好。工作的時候不怕艱苦，能吃苦。蒙古人的禮行⁷他們一直繼承者。缺點嘛也有，蒙古族一生下就喝酒非常厲害，不管後果，天天喝”、“他們好時好，不好時不好。他們和別人的關係搞得好，對別的民族（主要是哈薩克人）態度也好。他們大方，不小氣，借東西時很爽快。他們會掙錢，但不知道存錢。和人團結好，平時對什麼人都好。不好之處在於把國家給的扶貧物資都吃喝掉了”等，都表現出正負面評價的結合性。事實上，對任何族群個體而言，在面對外來者評價與自己朝夕相處的族群之時，正負面結合性是一個普遍性的策略模式。正如每個個體一樣，任何族群在社會生活的實踐場域中，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優點和長處，也少不了這樣那樣的不足和缺點，當需要評價他人或者他族群之時，在信手拈來對方優點的同時，拾取對方的缺點同樣也易如反掌。

三是對圖瓦人喝酒行爲的一致批評性。11 位對象中 8 人特別強調了圖瓦人的喝酒行爲，并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如“原因是酒，我覺得是酒害了他們，酒傷了他們的腦子，他們喝酒大大過量了，都是酒害了他們”、

“蒙古人一生下就喝酒非常厲害，不管後果，天天喝。喝多了以後得病死亡的人也很多”、“他們的禮行就這樣，小的時候就喝，好像腦子裡就會喝酒一樣，天生的喝酒。政府給的扶貧物資也換酒喝，死了好多人”等。喝酒問題是當前中國圖瓦人面臨的最嚴重社會問題之一，這一行爲已經造成了一系列連鎖社會反應，作為與圖瓦人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哈薩克人，他們對圖瓦人的喝酒現象以及造成的危害有著深刻的體認，所以難免對此進行批評。

四是對圖瓦人年輕一代的失望性。訪談中常出現以前和現在的圖瓦人對比性表述以及“年輕人們”、“小夥子們”等指稱，顯示了哈薩克人對圖瓦人評價中過去與現在的差異性、對圖瓦年輕一代的失望性。如“以前他們的老人們在的時候，和我們一樣聽老人們的話，現在老人們不在了，年輕人就整天喝酒。原來他們規定 40 歲以前是不能喝酒的，現在年輕人

⁶ 此處的“蒙古人”即指圖瓦人，下同。

⁷ 禮行：新疆漢語方言，指習俗、禮節。

都喝。有什麼說的呢？現在年代不一樣了，不像以前的圖瓦人。主要是管理的人不在了”、“圖瓦人古代的時候 40 歲以下是不能喝酒的，但現在沒有管他們的人，他們就天天喝酒”、“由於沒人管，所以圖瓦人喝酒很過量，造成了很多問題”等都表露處過去與現在的差異性。而“年輕人腦子裡想的都是酒，其他不考慮”、“不管明天有沒有的吃的，小夥子們就是喝酒，他們的好多姑娘都嫁給了漢人和哈薩克人，也主要是因為小夥子們天天喝酒”、“所以一些年輕人整天喝酒，不幹活，以後的、其他事情他們不管”等都對圖瓦年輕一代進行指責的同時顯示出極大的失望性。

從以上哈薩克人個體對圖瓦人的評價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在哈薩克人眼中，過去的圖瓦人除宗教信仰和自己不一樣之外，其他方面並沒有多大的區別，但是現在的圖瓦人與以前不一樣了，喝酒成了他們的大問題，年輕的一代遠不如老一代圖瓦人有本事。文本背後，能感覺到哈薩克人對圖瓦人有著深刻的同情與失望。作為人數眾多的民族，面對人口較少的圖瓦人，哈薩克人並沒有像圖瓦人一樣表現出太多的對圖瓦人的排斥性。也就是說，哈薩克人在與圖瓦人的族群關係中，沒有因為圖瓦人的存在而感到有利益競爭的威脅。

（二）哈薩克人對漢人的排斥

在 11 位哈薩克對象評價完對圖瓦人的看法之後，也隨即對他們進行了題為“請談談你對漢人的看法”的訪談。以下是其中的典型說法：

村裡的漢人現在也多了，夏天做生意的、跑車的。漢人到白哈巴來，對少數民族有很多看法，他們對哈薩克人、圖瓦人看得很低，自己的架子很高，所以來往不多。他們來就是為了掙我們這個地方的錢，還看不起當地人。

結合上文圖瓦人對漢人看法的訪談，再綜觀哈薩克人對漢人看法，發現二者的總體態度基本一致，對漢人有明顯的族群排斥。與圖瓦人一樣，在哈薩克人眼中漢人文化好、水準高、講道理、會做生意，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漢人到當地只是為了掙錢，並不是定居生活（當地人也不歡迎他們定居），所以在掙錢的過程中，破壞了草場等自然環境，尤其是在旅遊業的經營中，漢人占盡了優勢，使得當地人沒有競爭力可言。很明顯，哈薩克人也已經把漢人當成了利益威脅的物件。如“以前遊客來的

時候都住在當地人家裡，在旅遊時也瞭解了當地的生活居住情況，但現在外來的漢人開了許多山莊、客棧，遊客食宿在他們那裡，當地人也掙不到錢了”等。

可見，哈薩克人對與自己定居一地的圖瓦人沒有明顯的排斥，但對“外來”的漢人則有明顯的族群排斥。

四、漢人的族群態度

為瞭解漢人對當地人的看法，田野中隨機選擇 8 位漢人⁸進行了題為“請談談你對當地居民的看法”的訪談。

訪談中漢人對當地居民的看法存在明顯的差異，具體表現在：

首先，對哈薩克人和圖瓦人的評價差異明顯。訪談中只有 1 位對象認為哈薩克人和圖瓦人都一樣，沒有多大的區別，而其他 7 位都提出了兩個族群之間的差異，即對哈薩克人和圖瓦人的評價是不一樣的。總體來看，對哈薩克人的負面評價比圖瓦人多一些。如“哈薩克人眼睛小，聰明，圖瓦人老實一點。村裡的哈薩克人有時候欺負圖瓦人”、“居民們都比較老實，但有許多人說話不算數，尤其是哈薩克人”等。

其次，訪談對象因性別的不同而表現出的評價差異明顯。三位女性對象均未對當地居民提出負面評價，而 5 位男性對象卻都提出了負面評價。如女性對象說“本地人很樸實，十年來這一點我感覺很深。雖然十年來欠帳的也多，但都能還，欠帳賴著不還的事情還沒有發生過”、“都可以，一般也沒有什麼壞人，都很好，無賴的人也沒有，覺得他們很不錯”、“居民們挺好的，各方面都很好”等，都是正面評價，與此相反的是男性對象的負面評價比比皆是，如“圖瓦人不喝酒可以，但喝酒以後很不好，常因賒帳而引起爭吵”、“他們有錢就花，沒錢就欠。說翻臉就翻臉，看事情沒有遠見，比較看重眼前的利益”等。

最後，在對待漢人的態度上表現出哈薩克人和圖瓦人的差異。認為當地居民對漢人有排斥態度的訪談對象同時認為哈薩克人和圖瓦人對漢人的排斥程度有存差異：圖瓦人的排斥力強，而哈薩克人的小一些。如“不管

⁸ 此 8 位訪談對象都是在圖瓦人地區以開商店、餐廳等為業的經營戶，在當地生活 3 至 8 年。

是哈薩克人還是圖瓦人，他們都有排外意識。圖瓦人的排外意識原來很強，現在雖然小了一些，但還是有，圖瓦人村的村幹部就有這個思想。哈薩克人的排外力相對小一些”等。

顯然，漢人對當地人——圖瓦人和哈薩克人——沒有鮮明的族群排斥，但能明顯感受到當地人對自己的族群排斥，尤其是圖瓦人對自己的排斥力。

五、討論和結語

通常而言，一個多族群社會中族群排斥產生的導因除了彼此之間資源競爭情勢的形成之外，也和族群認同的增強相關。1970 年代末之前，中國圖瓦人並不知曉自己是“圖瓦人”，而自認為是“蒙古人”。⁹時至今日，許多圖瓦人還是這樣認為的。有意思的是，1970 年代末一些學者初次進入中國圖瓦人地區後，發現他們的語言和一些生活習俗與蒙古族相差甚遠，并由此展開對中國圖瓦人族源的探討。至 1980 代后期，中國學術界已達成共識：即生活在中國新疆北部喀納斯湖一帶的“蒙古人”其實是“圖瓦人”。¹⁰隨後，在知識精英和族群精英們的影響下，“圖瓦人”意識逐步散布到廣大圖瓦民眾之中，“我是圖瓦人”的族群認同由此開始。儘管“圖瓦人”的認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分歧，并在各地區之間存在明顯差異，¹¹但族群內部畢竟出現了強烈的“圖瓦人”的族群認同意識，并幾次在族群精英的策劃下上書上級行政部門，要求國家對其進行“圖瓦族”的民族身份確認。同時，隨著喀納斯景區的逐步開發，旅遊宣傳中借以類

⁹ 中國政府也因此認定他們的民族身份為蒙古族。

¹⁰ 對中國圖瓦人族源的探討請參閱以下文獻：蘇北海《新疆阿爾泰山區土瓦族的來源和現狀》，載《新疆大學學報》1985 年第 1 期；曾和平《蒙古族支系德瓦人族稱問題初探》，載《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6 年第 1 期；劉同起《圖瓦與烏梁海淺析》，載《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6 年第 7 期；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阿勒泰地區圖瓦人調查資料集》（內部資料，上下冊）1986 年；吐娜《阿勒泰烏梁海七旗的分佈及其盟旗組織》，載《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6 年第 16 期；郭蘊、吐娜《新疆阿勒泰地區的蒙古族與“圖瓦人”》，載《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7 年第 15 期；劉同起《對阿勒泰地區“德瓦人”族屬問題的幾點看法》，載《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7 年第 22 期；艾提·沙力也夫《圖瓦人今昔漫談》，載《新疆地方誌》1999 年第 1 期；賀繼宏《圖瓦人考》，載《新疆地方誌》2001 年第 4 期。

¹¹ 調查顯示，白哈巴的圖瓦人比喀納斯和禾木的圖瓦具有明顯的“圖瓦人”族群認同，也正努力尋求國家對其“圖瓦族”民族身份的確認。

似“神秘圖瓦人”的大肆媒體宣導，外界已經建立起穩固的“圖瓦人”形象。由此，“圖瓦人”的族群意識被一再強調，族群自豪感也悠然產生，族群認同得以進一步增強。

然而，通過田野和問卷調查發現，中國圖瓦人的“圖瓦人”族群意識和認同對其所處的族群關係影響微乎其微，即：中國圖瓦人從蒙古族中抽離出來的“圖瓦人”認同趨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蒙古族精英不悅，但因在中國圖瓦人居住地生活的主要族群是圖瓦人、哈薩克人以及漢人，而沒有其他的蒙古人，故圖瓦人在族群認同上不論是傾向於“圖瓦人”還是“蒙古人”，對此地的族群關係沒有顯著影響。

所以，造成目前中國圖瓦人地區族群排斥的自然是生存資源的競爭情勢所使然。如前所述，在這種族群排斥中，圖瓦人對哈薩克人和漢人均有排斥，哈薩克人僅對漢人有明顯的排斥，但對圖瓦人的排斥則比較小，而漢人對圖瓦人和哈薩克人的排斥並不突出。很明顯，這種族群排斥力從強到弱的順序是圖瓦人、哈薩克人、漢人，與三個族群的整體人口規模剛好相反。這就說明，在資源競爭中越處於不利地位的族群將會越有排斥力。同時可以看到，雖然圖瓦人對哈薩克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排斥力，但面對漢人，兩個族群則完全可以進行合作形成新的排斥力。這從近幾年來中國圖瓦人地區的“當地人”進行的各種上訪、舉報等材料可以明顯看到。如在2007年11月由喀納斯、白哈巴、禾木三村圖瓦族群精英代表圖瓦人寫給上級部門的《關於強烈要求治理冒充圖瓦人非法破壞圖瓦民俗文化的報告》中寫到：

近幾年來，在喀納斯風景區，一些外來不法分子公開冒充圖瓦人，破壞圖瓦人的傳統民俗文化。為此，我們堅決要求制止和治理存在的以下問題：

- 1.有人穿戴像圖瓦人一樣冒充圖瓦人接待國內外遊客；
- 2.有人經營餐廳、商店、旅館等，自己不是圖瓦人但卻掛上圖瓦人的招牌；
- 3.還有個別人籌畫成立冒充圖瓦人的個體公司；
- 4.有人冒充圖瓦人向外來遊客、新聞工作者介紹所謂的圖瓦人“歷史”，非法歪曲甚至捏造所謂的圖瓦人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

個別個體經營者不尊重圖瓦人風俗，侵犯圖瓦人傳統民俗，引起我圖瓦人的強烈不滿。因此，我們堅決要求有關部門採取措施，按國家民族政策和有關法律法規對少數不法分子給予查處嚴懲，以保護圖瓦人的傳統風俗文化，避免發生民族之間的矛盾和糾紛。

近年來隨著外來他族人員以及本地哈薩克人口的增多，圖瓦人族群人數的負增長，加之外界對圖瓦人的關注、大規模的旅遊開發，在族群精英的引領下，圖瓦人正在進行著新的族群建構，其族群意識也逐步增強。這種情形下，圖瓦人比哈薩克和漢人更具族群排斥力也就不足為奇。

綜合來看，在中國圖瓦人地區微妙的三角形族群關係中，儘管漢人被兩個“當地人”族群強烈地排斥，但自己卻對對方沒有明顯的排斥力。在日常生活中，漢人也起到了類似中間人族群的作用。“中間人族群經常在支配族群和從屬族群之間扮演仲介的角色。他們通常在經濟體系統中佔據中間地位，既不是處於頂層的資本家（其成員主要來自支配群體），也不是處於底層的勞動大眾（主要是從屬群體成員）。他們主要是商人、店主、放債者以及獨立的專業人員等從業者。因此，中間人群體對於支配群體和從屬群體都具備某種功能。他們既能從事那些支配群體認為令人反感或缺乏聲望的經濟工作，同時又經常給那些缺乏技能和資源的少數族群的成員提供商業和專業服務。”¹²儘管這裡沒有像馬丁·N.麥格所說的支配和從屬群體的分別，但漢人群體在這個三角關係中起到的中間人群體的特性明顯。

族群的關係狀況主要是以利益主導的，對某一地區的擁有權是利益分配和競爭的核心，先來為主是人們長期以來無需論證的自然判斷，也就成為左右族群關係的邏輯。同時，正如 Erik Ringmar 所說，在以利益為核心的族群關係中，族群個體的身份也扮演著重要作用：對很多族群個體（或者他在某個時候、場合）而言，對他族群的排斥也是因為“我族”和“他族”的族群身份所使然。¹³通過中國圖瓦人面對的幾個主要族群關係分析

¹² [美]馬丁·N.麥格著，祖力亞提·司馬義譯《族群社會學：美國及全球視野下的種族和族群關係》，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7 年版，頁 43。

¹³ 參見：Erik Ringmar.1996.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發現，先來為主是左右族群關係的邏輯。當一族群無可置疑地成為某一地區的“主人”之後，後來的族群進入該地域的方式、時間、策略以及族群文化體系將直接影響到他和先來族群之間的關係。同時，對他族群的刻板印象將長久存在，并表現在族群排斥當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利益分配和競爭格局的改變、族群力量的變化，族群將及時地調整自己的策略性選擇，使族群關係處於時刻調適的狀態，彼此之間的族群排斥也會隨之變化。

（2011年4月投稿，於2011年4月30日審查通過）

歸化女真族裔童清禮在朝鮮政界活躍之研究

王永一¹

摘要

原爲女真族裔而歸化朝鮮王朝的大臣童清禮，曾經活動於成宗、燕山君、中宗三朝政界。在當時，朝鮮王朝政府依賴童清禮的威望來懷柔與招諭全體女真族。所以對於童清禮的登場與活躍，以及其與女真族的關係，都值得探討。

關鍵字：童清禮、歸化女真人、女真族裔、朝鮮與女真關係

一、緒論

朝鮮王朝初期，曾經活躍政界的女真族裔大臣李之蘭，在高麗王朝末期來投太祖李成桂的軍事陣營，一起與李成桂在東北面（今朝鮮咸鏡道一帶）開創建國，立下了許多的戰功與偉業，而且在女真族諸部之間非常具有名望的人物。朝鮮王朝的太祖李成桂、定宗李芳果、太宗李芳遠等執政時期，都必須藉由李之蘭如此名望來懷柔與招諭全體女真族，使女真族與朝鮮王朝和平共處。所以，李之蘭在當時是一位重要人物。²而在朝鮮王朝初期的後半階段，也出現一位女真族裔大臣，名爲童清禮，他在成宗時期歸化爲朝鮮子民，曾經任職於成宗、燕山君、中宗（成宗 4 年至中宗 3

¹ 王永一，韓國高麗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職於國立嘉義大學、臺南科技大學之通識教育中心、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韓語組等校助理教授。

² 參見王永一：2003，《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族關係》，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年【1473-1508】)三朝政界，由於也是與李之蘭一樣，都必須藉由童清禮的聲望來懷柔與招諭全體女真族，也維繫女真族與朝鮮王朝的往來關係。³因此，本文主以《朝鮮王朝實錄》為依據，探究歸化人童清禮在成宗時期的崛起、燕山君時期的活躍、中宗時期的重要性等三朝之中的從政重要事蹟。由於童清禮在韓國史上，算是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希望透過本文，闡明歸化女真人之一的童清禮在韓國史的重要性。

二、童清禮與其家族

童清禮生年不詳，雖然是女真族人，但是家中藏書有：《蒙古世祖皇帝冊》、《知風雨冊》、《善惡報應冊》、《南無報大冊》、《陰陽占卜冊》、《福德智慧冊》、《飲食燕享冊》、《日月光明冊》、《陰陽擇日冊》、《開天文冊》、《真言冊》、《佛經冊》、《禮度冊》、《勸學冊》等多本，⁴可知童清禮的文筆優秀，具有深厚的學問。

童清禮其家族世居東北面會寧，⁵屬於建州衛女真族斡朵里部。⁶其父為童蘇老加茂（童所老加茂），在世宗時起在東北面任地方官，⁷世祖時去世。⁸母姓名不詳。童清禮的長兄為童清周，歷任朝鮮王朝世祖、睿宗、成宗三朝武官職。次兄為童阿亡哈（阿伊忘哈、阿亡介），⁹曾經於

³ 王永一：2008，《韓國史論綱》，臺北：渤海文教，頁150。

⁴ 《朝鮮成宗實錄》，卷98，成宗9年11月丙寅。

⁵ 《朝鮮成宗實錄》，卷58，成宗6年8月丙申：「禮曹啓曰：『初金波多尙娶童清周(味)〔妹〕來京，今遭其父汝羅豆之喪，欲與其妻偕去，本曹啓請勿與，今波多到曹言曰：『我父與蘇老加茂 約婚，而國家亦許之，故已娶清周妹娶妻賊欲其偕老。今老母獨存，無幹家人，而不許我率歸，知我如此，不如勿娶。壬辰秋初投化，授僉知，甲午年授嘉善都萬戶，深感上恩。然今不給妻，我何生生？且妻母本北青人也。蘇老加茂率歸會寧，自有前例。所言如是，何以處之？』…。』」

⁶ 《朝鮮成宗實錄》，卷22，成宗3年9月辛亥：「斡朵里童阿亡哈等八人來獻土宜。阿亡哈卽清周之弟也。」

⁷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9，燕山君2年11月甲辰：「臣（童清禮）兄童阿亡介語臣云云：『吾父童所老加茂於世宗朝受會寧兼牧官印，領百姓。凡防禦之事盡心為之。故其時絕無邊患。父死後吾持此印，移居于夫乙乎里地面。其後大國召我還居會寧，適其時違期，未遂來居。吾系本大國人，請奉父所受之印，竝率麾下百姓，來居于滿浦越邊皇城坪，作為藩籬，雖吾死後，吾子孫當世世繼業。』云云。」

⁸ 《朝鮮世祖實錄》，卷32，世祖10年1月癸未：「向化兼司僕童青周啓曰：『父所老加茂葬期已逼，臣固不可歸，請令母歸葬。』」

⁹ 《朝鮮成宗實錄》，卷17，成宗3年4月壬午：「諭永安北道節度使宣炯曰：『今去童清周同生弟阿伊忘哈，若自建州衛，而來欲上京朝見，厚待之…。』」《朝鮮

成宗時起歸順朝鮮。¹⁰弟爲童清智，歷任燕山君、中宗兩朝官職。¹¹

親戚有建州衛首領李滿住、¹²建州左衛首領童猛哥帖木兒、¹³建州右衛首領童凡察，是父親童所老加茂的兄弟，也是童清禮的叔叔。童猛哥帖木兒之子是建州左衛首領童倉（董山），¹⁴與童清禮是堂兄弟。¹⁵

三、朝鮮成宗時期的登場

由於朝鮮世祖 13 年（明憲宗成化 3 年，1467）的成化三年之役期間，朝鮮王朝與明朝聯合夾擊建州女真，使得建州女真受到嚴重的打擊，當時最具代表人物李滿住被殺，開始衰弱，建州女真形成時期告終。隨之而起的是建州女真休養生息的階段，即建州女真恢復時期的開始。¹⁶爾後，就是童清禮崛起的時候了。

童清禮歸化朝鮮王朝的確實時間不詳，但是依照《朝鮮成宗實錄》的記載，在朝鮮成宗 4 年（明憲宗成化 9 年，1473），其兄童清周比童清禮較早歸化朝鮮王朝，而依據其兄童清周的歸化例子，來報考武科，以便任職朝鮮王朝政府的內容來推測童清禮開始歸化朝鮮王朝的時間，大約就是在朝鮮成宗 4 年之前。其記載云：

向化童清禮援其兄清周例，請赴武科，命許赴。¹⁷

成宗實錄》，卷 22，成宗 3 年 9 月辛亥：「斡朵里童阿亡哈等八人來獻土宜。阿亡哈卽清周之弟也。」《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8，燕山君 3 年 10 月乙亥：「三衛宣諭官童清禮復命啓：『臣（童清禮）兄阿亡哈率麾下十八人，由山赤下之里，渡江而來…。』」

¹⁰ 《朝鮮成宗實錄》，卷 23，成宗 3 年 10 月戊辰：「上謂阿亡哈曰：『汝從逆虜，背歸蒲州，罪莫重焉。然悔悟來朝，其誠可嘉。』（可亡哈、阿亡哈）謝曰：『自今願沒齒歸順。』」

¹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8，燕山君 2 年 9 月丁酉：「（童）阿亡介者，其母乃本朝人物，議親之種，其弟清禮、清智等，亦從仕朝廷。」

¹² 建州女真形成時期的代表人物。參見王永一：1997，《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¹³ 《明史》，卷 90，志 66，兵 2，衛所，頁 18。

¹⁴ 《明實錄》，英宗，卷 82，正統 7 年 2 月丁丑。

¹⁵ 河內良弘：1992，《明代女真史研究》，京都：同朋舍，頁 658。

¹⁶ 王永一：1997，《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頁 319。

¹⁷ 《朝鮮成宗實錄》，卷 34，成宗 4 年 9 月壬寅。

結果，童清禮以擅長射箭，完全命中，以優異的武技及格。

清禮，向化人，仕於朝，登武科，材力甚武，善騎射擊毬。¹⁸

同時，童清禮因射箭武技神準而獲賞賜的記錄，如下：

幸慕華館閱武。命放火，習楯習杖，試武臣毛毬，三甲射，賜能中者童清禮等九人，弓矢有差矣。¹⁹傳旨司僕寺，兼司僕浪三波、崔崇佛、金守貞、童清禮、吳炯孫善射獸，其賜兒馬各一匹。²⁰

從上記載得知，童清禮已經官至兼司僕。²¹

朝鮮成宗 13 年（明憲宗成化 18 年，1482）11 月，朝鮮政府委任童清禮開始擔任對建州女真進行刷還逃人的工作，成為朝鮮政府與建州女真之間十分重要的溝通橋樑，雖然建州女真多拒絕不從，只刷還四名，成效不彰，但是其致力負責的態度，值得嘉許。記載如下：

永安道巡察使魚有沼、從事官洪濱，齎啓本，來啓曰：
 「臣遣童清禮等七十餘人，刷還逃歸人，彼人等皆固拒不從，只還四人。」²²諭永安道巡察使魚有沼曰：「今因卿啓，知有刷還之勢，予甚喜焉。…從童清禮，往彼土，雖不能一一刷來，其奔走効力之誠，亦可嘉也。…思欲遣人刷還，使復舊居，永遂生生之業，…爾等於彼，連姻族屬，往來無間，…故刷還之事，專以委之，爾等益殫心力，開諭刷還，則褒賞之典，當倍尋常。以此開諭，期盡刷還。…待事完，第其功勞以啓。且凡節度，更加詳度措置，以副予委任之意。」²³

朝鮮政府認為，建州女真人長期居住朝鮮邊境，不應該叛逃，而應該刷還，雖然刷還成效不彰，只有一、二名，但是童清禮已經盡力，還是有

¹⁸ 《朝鮮成宗實錄》，卷 289，成宗 25 年 4 月丙戌。

¹⁹ 《朝鮮成宗實錄》，卷 54，成宗 6 年 4 月戊戌。

²⁰ 《朝鮮成宗實錄》，卷 85，成宗 8 年 10 月癸卯。

²¹ 兼司僕：朝鮮王朝的兵制，騎兵中最精銳的親衛兵。

²² 《朝鮮成宗實錄》，卷 148，成宗 13 年 11 月己酉。

²³ 《朝鮮成宗實錄》，卷 148，成宗 13 年 11 月癸亥。

少數建州女真人刷還回來，因此，也應予以賞賜給童清禮。記載如下：

承政院啓曰：「李阿乙加茂，雖是野人，生長我國，積有年紀，…屬正兵，貢賦、徭役，與編氓無異。」²⁴下書永安道巡察使魚有沼曰：「…『前日童清禮等，以力率來，馬加弄可等刷還之數，亦不過一二，而其功不足賞也。爾等各盡心力，盡數刷還，則國家當施重賞也。』」²⁵命領敦寧以上及兵曹堂上議富寧逃移向化人刷還便宜，鄭昌孫議：「童清禮…，至蒲堂介，在處，開諭率來，其功不少，論賞優厚。」²⁶

童清禮對建州女真進行刷還逃人的工作，並非來者不拒，而是認真分辨逃人的真偽性，以防止欺罔朝鮮政府之事。記載如下：

兼司僕童清禮來啓曰：「李昌阿，非三衛使送。臣非傳聞，素所熟知。右人等有前年來朝而今又冒名復來者，有年歲幼少而借老人官教者，詐稱三衛使送，而以青巖逃人刷還之事來說，倨傲驕矜。其為欺罔，莫甚於此。臣熟知其詐，不敢不啓。」²⁷

童清禮對建州女真進行刷還逃人的工作，十分認真，表現良好，可是朝廷中，部分官員對童清禮仍有戒心，而抱持不信任的態度也不少，理由是童所老加茂與童清禮父子雖然歸化朝鮮已久，終究還是具有建州女真人的野性本質，因此仍然必須防範，而加以反對。反之，也有多數官員則認為童清禮既然已經通過朝鮮政府規定的武科制度，顯示童清禮的人格也已經具備進步、文明的水準，而也有異於其他的建州女真人，應該給予同意升遷，結果童清禮任職訓鍊院習讀官。²⁸記載如下：

訓鍊院正李晟等上疏曰：「國朝設成均館、訓鍊院，以待文武之士，將相皆由此出。…今者兵曹因童清禮上言，許差習讀官，清禮雖占科名，然其父童所老加茂始革面來款，其獷悍

²⁴ 《朝鮮成宗實錄》，卷 149，成宗 13 年 12 月乙亥。

²⁵ 《朝鮮成宗實錄》，卷 150，成宗 14 年 1 月戊午。

²⁶ 《朝鮮成宗實錄》，卷 151，成宗 14 年 2 月壬午。

²⁷ 《朝鮮成宗實錄》，卷 179，成宗 16 年 5 月甲寅。

²⁸ 訓鍊院習讀官：訓鍊院為培訓軍事人才，講授兵書與戰陣的官廳。訓鍊院習讀官為武官兼職的下級官，講習軍事學。

之習，至其子未盡革，臣等羞與爲伍。…清禮雖仕滿，決不可任此職也。沈澮…議：「清禮向化雖久，衆議如此…？」尹壻、許琮議：「清禮既登武科，則爲訓鍊習讀固其宜也。…」傳曰：「清禮改除他職。」²⁹

訓鍊院習讀官童清禮，曾經於朝鮮成宗 25 年（明孝宗弘治 7 年，1494）4 月，對於如何掌控邊防的歸化建州女真人，在徙邊、除弊、授職、防禦、飼馬等問題，向朝鮮政府提出建言。顯示童清禮曾經身爲建州女真人，十分熟悉邊防的情勢與策略。³⁰

總之，童清禮崛起於朝鮮成宗時期，在面對建州女真的交涉問題上，尤其是逃人的刷還問題，逐漸受到朝鮮政府的重用，雖然有一些朝鮮大臣採取對身爲歸化人童清禮的不信任態度，但是還是有多數朝鮮大臣非常支持歸化已深的童清禮，皆認爲童清禮擔任官職一事是適當的。而建州女真人也開始依賴童清禮的能力，來面對與朝鮮政府的往來關係。

四、朝鮮燕山君時期的活躍

到了朝鮮燕山君時期，³¹正是童清禮最活躍的階段，其事蹟的記錄最多。由於童清禮及其父親童所老加茂在當時，防禦邊境建州女真人不遺餘力，其父逝去後，女真人犯邊則不絕，所以，童清禮認爲因爲自己對女真人的情勢與邊境之弊十分清楚，而深感責任重大，於是在朝鮮燕山君 2 年（明孝宗弘治 9 年 1496）2 月，上疏朝鮮政府。記載如下：

訓鍊院習讀官童清禮上疏曰：「臣父自少盡忠効誠，不懈防禦，深處野人防禦，深處野人，三十餘年不敢近境。祖宗朝議臣父功，位至正二品，兼授會寧等處監牧之任。及臣父死，

²⁹ 《朝鮮成宗實錄》，卷 273，成宗 24 年 1 月甲戌。

³⁰ 《朝鮮成宗實錄》，卷 289，成宗 25 年 4 月丙戌。

³¹ 燕山君則是朝鮮第十代國王，在韓國史上是著名的暴君。原本可以繼承父王成宗的業績而成為賢君，但是因爲得知其生母遭到廢位賜死之後，加速形成燕山君暴政。燕山君曾患精神疾病，又恐懼嚴父，使他自幼產生人格缺陷。如此偏差性格加上爲了報復母親枉死事件，引爆了戊午與甲子的兩大獄事，造成很多士類的犧牲，最後遭到驅逐而降等爲王子。如果燕山君能以德報怨，相忍爲國爲民，也許就不是一位暴君了。參見王永一：2007，〈韓國朝鮮王朝第十代王燕山君研究〉，《中國邊政》，第 169 期，臺北：中國邊政協會，頁 75。

野人犯邊，邊患不絕。臣雖後生，豈不知敵人之情、邊境之弊？然臣少業弓馬，短於文筆。故心欲條陳而不得。如賜下問，則當悉陳之。」³²

而童清禮所提出的建議案內容大致為：修補武器、去除冒濫編氓之弊、增加驛馬之數、不輕易接獲受女真人之降、責令刷還逃人、增加向化侍朝等問題。³³可見童清禮對朝鮮邊境安全的重視與關心。

由於建州女真人經常侵略朝鮮邊境無數，再者，童清禮有很多親戚族人大多居住在建州衛，因此，朝鮮燕山君2年（明孝宗弘治9年，1496）7月，朝鮮政府派遣童清禮等人前去刷還、宣諭。如：

然建州野人自辛亥年以來，連年作賊，侵掠不止，是輕我也。近日渭原之事，受辱不小。觀其勢，問罪之師將不得不舉。然則其部落強弱，道里遠近，預知然後，可以得志。適今金主成可來言：「童清禮、李山玉入送刷還。」³⁴成俊等啓：「平安道邊事，以臣等之議為可。臣等以議向化部將童清禮之族戚，多居建州衛，而兼司僕李山玉信實可遣人也，請遣此兩人。」³⁵

如此，要遏止建州女真人的侵略，便有賴於以童清禮為首的官員前去曉諭建州女真人，視其成效，探其虛實，再從長計議，事討論決定日後戰略的方向。³⁶

可是朝鮮政府中，有尹弼商等多數大臣對童清禮則持反對意見，認為童清禮前去開諭建州女真人，刷還人口等事務，因為女真人各部族有領導者（酋長），沒有統一的主事者來管轄各部族，所以認為很難一致刷還逃人。同時，也深怕身為女真人的童清禮到了自己的故鄉，會勾結當地女真族人，並且洩露國家機密給族人，因此，主張不應該派遣童清禮；反之，

³²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2，燕山君2年2月壬子。

³³ 同註27。

³⁴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6，燕山君2年7月丁卯。

³⁵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6，燕山君2年7月戊辰。

³⁶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6，燕山君2年7月壬辰；《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7，燕山君2年8月乙亥；《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7，燕山君2年8月甲申；《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7，燕山君2年8月癸巳；《朝鮮燕山君日記》，卷17，燕山君2年8月壬未。

成俊等大臣則並不認為如此，因為童清禮生活朝鮮境內已經有很長的時間，接受朝鮮王朝恩惠很多，應該不會懷念故土而不返回朝鮮王朝，況且童清禮從前至今，為了朝鮮王朝與女真雙方關係，都一直努力不懈地盡其己力去執行，所以認為多數大臣對童清禮則抱持不信認的態度，根本是多餘的。如下記載：

坡平府院君尹弼商、知中樞府事洪貴達啓：「國家欲遣童清禮、李山玉，往諭三衛野人，且刷還虜口。臣等以謂，野人雖有酋長，不相統屬，雖欲刷還，固不能也。… 且清禮雖入歸三衛，其族親甫花土等，謀留不還，則小人不無懷土之情，亦未可信也。… 勿遣清禮等為便。」… 兵曹判書成俊、參判許琛啓：「臣等請遣清禮之議，… 然觀清禮等，少長我土，蒙國家之恩已久，豈以彼土為樂乎？且聞，清禮等亦不以為難，而思欲效其微勞，其懷土不返，似不疑慮。…」³⁷

結果，燕山君 2 年（明孝宗弘治 7 年，1496）10 月，童清禮回國復命，官職升到三衛敬差官。³⁸童清禮便報告其成果，說明他在女真地區執行任務時，曾經遭到困難阻礙，但是經過曉以大義之後，建州女真族領導人達罕酋長接受諭旨。³⁹達罕表示建州女真族人曾經歸順朝鮮王朝，因為饑荒缺糧，才不得已侵犯朝鮮王朝邊境，也無法禁止與約束其他族人的犯行。但是運用自己的聲望，要求其他族人歸順朝鮮王朝，同時刷還被擄人給朝鮮王朝。⁴⁰總之，童清禮果然不負眾望，朝鮮政府大臣們大都給予讚賞，云：

魚世謙…議：「童清禮之行，達罕與三衛遠出迎命，盡禮効誠，此所當撫納之機會，當推望外之恩，以副其心。… 韓致亨、李克墩…議：「果如童清禮所啓，則達罕等率三衛迎送，曲盡其禮，効順誠意，似若可嘉，當施恩命。然彼輩必因此連

³⁷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6，燕山君 2 年 7 月癸酉。

³⁸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8，燕山君 2 年 10 月丁酉。

³⁹ 達罕為建州女真恢復時期的代表人物。參見王永一：1997，《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⁴⁰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9，燕山君 2 年 11 月甲辰。

續出來，當語之曰：「三衛酋長誠心効順，今朝廷已知近日犯邊非爾酋長所爲。爾酋長更加效力，盡令刷還被虜人口，則朝廷必大加賞賚，撫恤之恩，必倍於前。」⁴¹

可是又有一些大臣對童清禮的報告，仍持保留態度，認爲童清禮還是沒有直通建州女真領導人達罕所居之處，而輕率就返，有違所托。並且達罕言的「犯邊大國，則將同力捕告」，不能完全相信，認定童清禮只是口說無憑，沒有刷還之功，因此要求暫停對於童清禮的賞賜。如下記載：

曹淑沂…議：「然清禮奉諭三衛之命，托以雪深塞路，不直到達罕所居之處，…輕率而還，有乖委遣之意。且達罕臨別之時云：『統屬部下人，犯邊大國，則將同力捕告。』之言，虜情常事，豈足盡信？」⁴²

於是正反雙方爲此爭論不休。⁴³

平安道觀察使李克均啓：「國家爲遣童清禮，開諭利害。建州衛酋長達罕則親自出迎，備陳誠款，左右衛酋長亦各遣人迎候，似有效順之狀。乘此機會，撫綏得宜，侵擾之患可息，合防之弊可去。克均所啓，理宜舉行。」⁴⁴

李克均認爲建州衛酋長達罕已經親自迎接，並且具備了誠心來款待童清禮，左右衛的酋長也各自派遣人員去迎接，應該已經有效地讓建州女真人順服朝鮮政府了，因此，支持童清禮的此次成果。但是，抱持反對意見的大臣們仍然對童清禮感覺不滿意，對建州女真人的善變本質也感覺不妥，認爲不可每次都派遣童清禮，以防弊端。如下記載：

魚世謙…議：「克均書啓辭緣，稍似周密，然不可數遣。童清禮往來屑屑，以損國威。…朴健議：「今建州野人犯邊掠民，正宜聲罪致討，而以天地大德，置而不論，遣官諭之，彼雖頑嚚，承命駿奔，此則我國恩威，素服其人心也。然此輩人面獸心，未可以仁義、威刑感服也。童清禮之歸，雖曰禮順，

⁴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9，燕山君 2 年 11 月丙午。

⁴² 同註 35。

⁴³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9，燕山君 2 年 11 月戊辰；己酉；庚戌；癸丑；甲寅。

⁴⁴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9，燕山君 2 年 11 月庚辰。

安知此心，一如前日乎？」⁴⁵

朝鮮燕山君 3 年（明孝宗弘治 10 年，1497）1 月，童清禮因仍然有功於對女真族人的開諭，而官至通政大夫。⁴⁶ 另外，李克均又從其他建州女真人探究口實，認為童清禮與達罕之間的交涉屬實，女真族人對朝鮮政府的效順，應該無庸置疑。⁴⁷ 但是，朴鍵等多數大臣仍然對童清禮的交涉真偽感到質疑，認為即使是屬實，可是卻未執行刷還人口措施，也是有損朝鮮國威，應該檢討。如下記載：

議達罕及左右衛酋長賜物當否。朴鍵議：「童清禮之行，達罕親自出迎，左右衛酋長亦遣人迎候，其心可嘉。然遣清禮，為刷還虜口也。至今無一口刷還，雖有效順之狀，無其實而特賜物件，則祇益彼驕心，損我國威。」⁴⁸

爾後，朝鮮政府暫時不再派遣童清禮到女真族的居處地，使得建州女真人一直期待童清禮的到來。因為建州女真人認為童清禮是同一族人，也值得信任的中間人。而朝鮮政府兵曹認為只有童清禮最適合與女真人交涉，要求再次派遣童清禮到女真族的居處地，協助朝鮮政府對女真族人的交涉。如下記載：

兵曹啓：「建州左右衛野人書契內：『年前童清禮之來，期以明春更會於滿浦，故遣人候之，而不來。請於四月間，會見清禮於滿浦。』臣等意，…而向者三衛人等皆遣人迎候童清禮，館待甚厚。自後三衛人等，絡繹不絕。…今遣清禮，有何害焉？請因其請而更遣，以通我國之意，以探彼人之情，請收群議。」⁴⁹

於是朝鮮政府同意再次派遣童清禮到女真族的居處地去做交涉，但是又有許多大臣表示反對，要求等待女真族刷還一、二口再次派遣也不遲，說不定女真族就會刷還人口，還可以將功折罪，也可受到賞賜。反之，也

⁴⁵ 同註 38。

⁴⁶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1，燕山君 3 年 1 月丙午。通政大夫：朝鮮時代的文官，正三品上階。

⁴⁷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1，燕山君 3 年 1 月壬子。

⁴⁸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1，燕山君 3 年 1 月丁巳。

⁴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1，燕山君 3 年 1 月丁酉。

有大臣認為再次派遣童清禮也無妨。另外，依照書契，能夠再次派遣童清禮是女真族的期望，如此，以童清禮來撫慰女真族歸附之心，也是有成果的，如果真的不派遣童清禮的話，等於是讓女真族對朝鮮政府產生絕望。如下記載：

韓致亨…議：「初遣清禮時既賜物，及還又遺之衣服。至於中衛、右衛亦賜物，猶不感懼，一口尚不刷還。今又遣清禮，則非徒使命無名，亦有自輕之失。臣等意謂，待刷還一二口，乃遣清禮，一以示嘉(賞)之意，一以責未盡刷還之罪，則似合以大制小之義。」慎承善議：「遣清禮，於事體無妨。」魚世謙…議：「觀其書契，欲見清禮於滿浦而已，…當依書契，許於滿浦相見，以慰歸附之心。今不聽其請，則是絕物也。」⁵⁰

由上述可知，童清禮對女真族的重要性，是一般大臣們所周知的，只是有所顧慮而已，即朝鮮政府認為女真族一直要求派遣童清禮，也在懷疑女真族是不是有所企圖。當然，女真族人也有顧慮，即朝鮮政府一直不派遣童清禮，也在懷疑朝鮮政府是不是有所策略，於是雙方相互猜測對方用意，容易產生互不信任。

兵曹判書盧公弼等啓：「…今又三衛都督皆致書契，請見清禮，其情難知，然臣等以爲，清禮往來虜中，有更來之語，而竟不至，故彼疑我國之有謀，汲汲求見，欲知其情歟？」⁵¹

再者，尹弼商等大臣們認為前日童清禮之行，刷還人口不力，大損國威。如果再次派遣童清禮，形同有名無實。⁵²同時，尹弼商認為如果再經由童清禮之行，使女真族人投化朝鮮政府是猶不可信。⁵³反之，李克均則認為童清禮的再次派遣，正合事機。更何況童清禮曾經是女真的望族，先前女真之行，值得嘉許。⁵⁴李克均是十分贊成經由童清禮之行，使得女

⁵⁰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2，燕山君 3 年 4 月庚子。

⁵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2，燕山君 3 年 4 月庚申。

⁵²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3，燕山君 3 年 5 月丙寅。

⁵³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4，燕山君 3 年 6 月申未。

⁵⁴ 同註 47。

真族能投化朝鮮政府。⁵⁵因此，如果只等待建州女真刷還虜口，而不派遣童清禮到建州女真的話，女真族人將會不服。近來女真族人頻來作亂，必須派遣童清禮乃是當務之急。透過童清禮，可以「探其道路紓直，也可以知彼人情偽」。⁵⁶總之，朝鮮政府排除反對聲音，派遣童清禮的最大目的是要求建州女真不要再侵犯朝鮮王朝邊境，雙方維持和平友好的關係。⁵⁷

朝鮮燕山君3年（明孝宗弘治10年，1497）7、8月期間，燕山君對於是派遣童清禮前往女真族居處地，數次表示是毫無意見，因為此時的燕山君開始追崇其生母廢妃尹氏，逐漸無心於國政。⁵⁸同年10月，童清禮官至三衛宣諭官，並且報告建州女真三衛接待朝鮮使臣的情形。⁵⁹同年11月，女真族人曾經稱童清禮為童僉知。⁶⁰朝鮮燕山君6年（明孝宗弘治13年，1500）6月，童清禮曾經求職衛將一職，因「衛將之任，典禁兵，殿最僚屬，其任重矣，不可授向化之人」而未獲准。⁶¹但是同年7月，一向支持童清禮的韓致亨、成俊、李克均等大臣認為童清禮在前朝高中武科初、重試，應該可以授衛將之職，但是臺諫仍然表示不准。⁶²

朝鮮燕山君7年（明孝宗弘治14年，1501）5月，童清禮對於兩界地區，⁶³上疏陳弊，提出刷還、熟習強弓、武器修補、嚴禁賣官、文武官交替等意見。⁶⁴尤其重視刷還問題，特別是韓世忠曾經潛逃建州衛，教導當地女真人造船技術，嚴重影響朝鮮王朝邊境海防的安危，因此，童清禮前往女真族人居處地開諭，嚴厲要求刷還韓世忠，以及其他逃人。⁶⁵

朝鮮燕山君9年（明孝宗弘治16年，1503）9月，成俊、李克均等

⁵⁵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23，燕山君3年5月己巳。

⁵⁶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23，燕山君3年5月申亥。

⁵⁷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24，燕山君3年6月申卯。

⁵⁸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25，燕山君3年7月甲辰；丙午；庚戌；己巳。《朝鮮燕山君日記》，卷26，燕山君3年8月庚午。

⁵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28，燕山君3年10月乙亥。

⁶⁰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28，燕山君3年11月申亥。僉知：即僉知中樞府事：朝鮮時代的武官，正三品。

⁶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38，燕山君6年6月乙酉。

⁶²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38，燕山君6年7月壬戌；癸亥。

⁶³ 兩界：平安道與咸鏡道。

⁶⁴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40，燕山君7年5月乙卯。

⁶⁵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42，燕山君8年2月丁卯。

大臣仍然不放棄，認為童清禮一家有功於朝鮮王朝，應該可以授衛將之職，結果獲准了。⁶⁶

五、朝鮮中宗時期的沒落

由於燕山君執權期間，荒淫暴政，並且引發了戊午士禍、甲子士禍等兩大士禍，造成全國民眾怨聲載道。因此，在朝鮮燕山君 12 年（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9 月，吏曹判書柳順汀、知中樞府事朴元宗、副司勇成希顏等大臣發動政變，迫使燕山君退位，同時讓晉城大君登上王位，即為中宗。此事件稱為中宗反正。⁶⁷中宗執權期間，也是童清禮逐漸沒落的時期。原因是由於反正功臣具有擁立新王中宗的大功，使他們在朝中擁有很大勢力，也都被冊封為靖國功臣，但是一部分大臣則無法入列，而降級為原從功臣，使得被剝奪的大臣產生許多不滿，其中辛服義謀反事件，即似乎牽連到童清禮，使得童清禮被陷入於罪，而在朝鮮中宗 3 年（明武宗正德 3 年，1508）11 月時，遭到逮捕問訊，不可收拾。如：

童清禮…曰：「廢主出宮時，吾有功勞，可參靖國功臣。而降在原從一等，得授一階，今乃改正，此三大將論功之誤也，人皆怨之。…方打造箭鏃。靖國之事，其初人皆大悅，而今則有非之之議。」…童清禮供曰：「今年春臣到辛服義家謂曰：『吾亦可參靖國功臣，而降在原從之列。其在廢朝，累次被罪，今逢聖代，得此足矣。沙川守性好畋獵，故為畋獵箭鏃三十箇打造事，亦言之。又宗親中，或有參原從而喜者，或有不參而抱悶等語說之而已，他無所言。』推官等啓曰：「今（問）〔聞〕清禮所供，皆服義所啓，而其切害處則不言。請刑推。…清禮刑訊一次，，（洪）〔供〕曰：「屬上之言，打造箭鏃事，我不發說。」辭緣與前招無加減。⁶⁸

其中，童清禮說明他與辛服義等人，原先應該被冊封為靖國功臣的大臣，遭到降級為原從功臣，使得原先是喜悅的事一下子變成為不滿的事，

⁶⁶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50，燕山君 9 年 9 月申巳。

⁶⁷ 《朝鮮中宗實錄》，卷 1，中宗 1 年 9 月戊寅。

⁶⁸ 《朝鮮中宗實錄》，卷 7，中宗 3 年 11 月庚申。

以及「打造箭鏃事」又被認為是準備謀反的證據，如此被認定謀反，童清禮實為不服。但是朝鮮政府認為童清禮所言避重就輕。於是更加對童清禮與辛服義刑訊，童清禮仍云：

「廢主出闕時，吾有功勞，可參靖國功臣，而降在原從一等之列，得授一階，今乃改正。此三大將論功之誤也，人皆怨之。且主上有病，今明年有厄，宗親各自為心，方打造箭鏃。」⁶⁹

如此，朝鮮政府認為童清禮與辛服義的往來，並非單純，不說明實情，因此多次刑訊童清禮，也與辛服義對質，童清禮仍然不服，⁷⁰ 同時也連累其弟童清智受刑。最後朝鮮政府用烙刑逼問辛服義，辛服義則供出云：

「清禮友多武士，國有變故，共圖謀逆。」⁷¹

如此一來，辛服義陷童清禮與入絕境了。而童清禮也招供云：

「初不得參靖國之功，又為降資，心懷憤怨，聽從服義凶謀，推卜聖壽，妖言惑衆，謀危宗社。」⁷²

朝鮮中宗 3 年（明武宗正德元年，1508）12 月，中宗得知後，認為辛服義、童清禮等人是謀反叛國的賊臣，而下令處死。⁷³

再者，朝鮮政府深恐建州女真族人得知童清禮是被處死的事實，而刻意隱瞞，以童清禮病死為由，避免建州女真族人引起激烈反彈與抗議。但是建州女真族人並不相信童清禮的突然身故，其中必有原委，於是聲明「清禮與我同祖。若果殺之，吾當報復。」⁷⁴ 朝鮮政府明白朝鮮王朝邊境的建州女真族人都已經知道童清禮的「被誅之由」，因為童清禮是「在向化中，位最高」，建州女真族人都知道他的為人，並且熟知他一向往來於朝鮮王朝與建州女真族之間，而最近建州女真族人對童清禮突然間都沒有前來建州女真居處地，而感到懷疑，又似乎耳聞了實情，所以朝鮮政府認

⁶⁹ 《朝鮮中宗實錄》，卷 7，中宗 3 年 11 月壬戌。

⁷⁰ 《朝鮮中宗實錄》，卷 7，中宗 3 年 11 月壬戌；癸亥。

⁷¹ 《朝鮮中宗實錄》，卷 7，中宗 3 年 12 月乙丑。

⁷² 《朝鮮中宗實錄》，卷 7，中宗 3 年 12 月丙寅。

⁷³ 同註 66。

⁷⁴ 《朝鮮中宗實錄》，卷 12，中宗 5 年 8 月甲午。

爲無法再隱瞞下去了，只怕建州女真族人真來報復，而加強邊防。⁷⁵

最後，朝鮮政府具實以答：「清禮罪重，法當緣坐，特以向化，誅止其身」，⁷⁶認爲童清禮雖犯大罪，但因其爲歸化人，曾對朝鮮仍有貢獻，所以只是個人處死而已，而並沒有對其家族施以連坐法，而趕盡殺絕之意。如此才能安撫建州女真族人們的悲憤情緒。爾後，朝鮮政府缺乏了一名往來於朝鮮王朝與建州女真族之間的優秀中間穿梭者，可說是朝鮮政府的一大損失，而對女真族的關係，因應之道，只好必須暫時依賴國防，來「治邊備事」了。⁷⁷

* 童清禮歷官表與宣諭招撫女真族次數：

順序	歷官名	出處：《朝鮮王朝實錄》	宣諭招撫女真族次數
1	兼司僕	成宗，卷 85，8 年 10 月癸卯	
2	訓鍊院習讀官	成宗，卷 273，24 年 1 月甲戌	
3	三衛敬差官	燕山君，卷 18，2 年 10 月丁酉	第一次招撫女真族
4	通政大夫	燕山君，卷 21，3 年 1 月丙午	
5	三衛宣諭官	燕山君，卷 28，3 年 10 月乙亥	第二次招撫女真族
6	僉知	燕山君，卷 28，3 年 11 月辛亥	
7	衛將	燕山君，卷 50，9 年 9 月申巳	

六、結論

女真族裔朝鮮王朝大臣童清禮，原本是屬於建州衛的人士，文武兼備，家世算是顯赫，即建州衛歷代酋長之親屬。其來投朝鮮王朝的時間未詳，只知是從成宗時期開始崛起，擔任武官之職，負責刷還逃人。到了燕山君時期，童清禮則最爲活躍，這時擔任建州女真族問題的有刷還逃人、宣諭安撫、居中仲裁等事務，頗有進展與效果，共有兩次前往建州女真族地區。而朝鮮王朝官員多對歸化人的童清禮抱持著不滿意、不信認的態度，深恐與自己族人勾串，危及朝鮮王朝，而當然也有十分明理的少數朝鮮王朝官員在支持童清禮。這是由於當時只有童清禮最受建州女真族人的

⁷⁵ 《朝鮮中宗實錄》，卷 12，中宗 5 年 8 月丙辰。

⁷⁶ 《朝鮮中宗實錄》，卷 12，中宗 5 年 12 月丁酉。

⁷⁷ 同註 70。

歡迎與信賴，並且童清禮的建州女真族親屬勢力在當地有很多，足以影響建州女真。因此，建州女真族人仍然仰望還童清禮，期望童清禮的再交涉聯繫，讓朝鮮政府能多方照顧建州女真族人的生活，雖然中間過程常會遇到險阻，但是童清禮都能以耐心、真心對待而成功地感化建州女真族人，並且童清禮歷官要職頗多，皆受賞賜甚多，極為受到燕山君的寵愛。不幸的是，中宗時期，童清禮的重要性反而更加顯著，因為受到辛服義叛國事件而連累受死，可能是遭他人誣陷所致，如此，當時朝鮮政府深知失去童清禮這位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必會招致建州女真族的反彈與報復，而感到十分遺憾，並且也等於是失去一位足以掌控制約女真族的有力人士，因此童清禮接受朝鮮國法制裁，可說是在朝鮮與女真族之間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2010年12月20日投稿，2011年3月20日審查通過）

七、參考文獻

（一）史料

《明史》【二十五史】。	《明憲宗實錄》。
《明孝宗實錄》	《明武宗實錄》
《朝鮮世祖實錄》。	《朝鮮成宗實錄》。
《朝鮮燕山君日記》。	《朝鮮中宗實錄》。

（二）專書

- 孫進己等：1987，《女真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滕紹箴：1990，《滿族發展史初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國史編纂委員會：1996，《韓國史》【新版】（v.22-30），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
- 河內良弘：1992，《明代女真史的研究》，京都：同朋舍。
- 王永一：2008，《韓國史論綱》，臺北：渤海文教。

（三）論文

- 王永一：1997，《建州女真的形成時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王永一：2003，《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關係》，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大學院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從歷史語言觀察苗、漢民族間的關聯

張華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從苗族的牛圖騰崇拜與楓樹等同祖先等現象，了解苗族崇拜蚩尤的來龍去脈，對照《史記》、《山海經》、《詩經》的記載，從歷史、語言兩方面探討，蚩尤既是苗族祖先，也是華夏民族的祖先，其地位相當重要。而苗語存在一些古詞，保持著上古音，很可能是苗漢語言的同源詞。可佐證漢族與苗族在古代關係密切，漢朝以後兩族的語言才有較為明顯的區分。

關鍵字：牛圖騰崇拜、蚩尤、楓樹、苗族、苗語、漢語

一、前言

漢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人口約 13 億，也是中國最主要的族群。漢族一向對非華夏的週邊民族，不是很在意。從周朝起，就稱之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有的屬蟲、有的似犬，都不算是好聽的名字。

漢族的語言：漢語，也是一枝獨秀。漢語屬於漢語族。漢語族雖又歸屬於漢藏語系，這個語系裡還包有藏緬、壯侗、苗瑤等其他語族。然而漢語族裡面只有漢語一個，孤孤單單的，甚至找不到任何的相關親屬語言。而藏緬語族、壯侗語族、苗瑤語族裡，卻能由語族中分支出許多語支、語言，洋洋灑灑排列出三十幾個。一個語言找不到近親，這在語言系屬表中也是較少見的現象，無怪漢族會孤芳自賞。

這種狀況影響所及，許多比較特殊的理論就會一再出現了。例如南港

中央研究院院士蕭啓慶先生曾表示¹，蒙古元朝草原文化沒有太多可供中原文化仿效之處，以致等到明朝明太祖一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以後，蒙古的影響就消失了。這個論點有些令人質疑，試問語言是不是文化重要的一環，元朝留下大量的雜劇，難道都是不說話的默劇？沒有考慮到語言的因素就奢談文化影響，是不是可稱武斷？

還有一位大陸學者戴慶廈先生，寫過一本研究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關係的書²，整本書的語言關係是一面倒的，就是少數民族語言借用了大批的漢語，而漢語卻幾乎沒有借用什麼少數民族語言的成分。這本書反映了一種學術偏執心態，就是少數民族語言若不借用漢語，連開口說話都會很困難的。事實上當漢族掌握了所有的黨、政、軍資源以後，少數民族不借用漢語的「主席」、「黨部」、「秘書」、「公司」、「火箭」、「衛星」這些詞彙，確實是不可能開口說話的。

其實漢語、漢族沒有孤芳自賞的條件。漢語在古代應該是屬於苗瑤語族的一個成員，而漢族，在五千年前，根本就是華夏民族與苗族的混合體。因為古代的書籍裡有一些資料，可以說明這個現象，接著我們就來逐步說明。

二、古代的漢苗雜處時代

劉師培在《中國民族志》一書上，有詳細的描述。漢族，古稱華夏，在五千年前，是與苗族混居的民族，由於二民族之間，一山難容二虎，發生衝突。而苗族在涿鹿一戰，蚩尤敗北之後，才退出中原的：

一、漢苗雜處時代。太古之初，榛榛狉狉，逐水草而遷徙，由漁獵時代進而至游牧時代。至伏羲堦興，復由游牧時代進而至土著時代。蓋中國土地之廣，甲於亞東。上古之世，稼穡未興，河北土疆荒大不治，故漢族人民由西徂東殖民河濱，與苗族雜處。觀伏羲生於成紀，都於陳。神農生長姜水，都於曲阜。由黃河之上游，入中原之腹地，分別部居，聚族而處。

¹ 蕭啓慶，《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

² 戴慶廈主編，《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1992。）

蓋當東漸之初，各戴其酋，各君其君，部落之眾，分合靡恒。及侵奪頻興，競爭日起，併吞既劇，版圖益恢，而漢族之勢力，遂與苗族並熾矣。二、漢族增勢時代。黃帝繼神農之位，挾戰勝餘威，經營宇內，時與苗族相戰爭。蓋五帝以前，苗族久為漢族一大敵。書言：遏絕苗民，無使（世）在下。排斥苗族自昔已然，黃帝遷徙往來，以師兵為營衛，涿鹿一戰，蚩尤授首。苗族以戰敗之民族，棄固有之山河，故漢族版圖直達江漢。觀黃帝東至於海，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北至釜山。征伐戰討，未遑寧居，而支那北部，遂無復苗族之蹤矣。³

劉師培先生的觀點，與劉義棠先生在《中國邊疆民族史》一書上的講法有異，劉義棠先生考證出「苗、苗民、有苗、三苗」與氐羌族人有關，似與苗儂族系甚少淵源關係：

後漢書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故知氐羌族人與古代之三苗、有苗等有血緣關係。三苗在堯世，居於長江中下游一帶地方，與華夏亦有密切關係；舜建議流放三苗，堯遂竄三苗於三危。迄秦漢之世，氐羌系之分布地域極廣，西北塞內外以及西南地方皆有之，一故西南夷之中亦有其族人。…苗儂（原作猺）之稱，並非古已有之。唐末以後，南蠻之中始有以儂稱者，或以蠻儂稱之；而苗之稱卻始於元朝時。古代之「苗、苗民、有苗、三苗」等稱，似與苗儂族系甚少淵源關係。苗儂之先，當為春秋以後之「蠻」，因其族類繁多，故又有「群蠻」之稱；有謂「苗當即蠻」之音轉，則更加確定其間關係。⁴

劉義棠先生的講法，「苗儂（原作猺）之稱，並非古已有之」，等於把苗族的前半段歷史抹除了，原因是他單純的認為，舜建議流放三苗，將古代之苗人全數歸入氐羌族人，後來元朝時的蠻苗就與古代三苗無關了。其實苗族分支何其廣大，舜所流放的三苗，不過是苗族的一支，並非全

³ 劉師培撰，《中國民族志》，（台北市：中國民族學會，民 51[1962]，台初版），頁四。

⁴ 劉義棠著，《中國邊疆民族史》，（台北市：台灣中華，民 71[1982]，三版(修訂本)），頁 14-15。

部，苗族本身的祖先傳說蚩尤神話等資料，可以說明這一切來龍去脈，以下就是我們逐節的分析。

三、苗族的圖騰與蚩尤神話

在這一節裡我們要對苗族作一些簡單的介紹，透過苗族本身的祖先傳說，了解苗族的圖騰為何。而蚩尤神話就是這類傳說中，與漢族關係最密切的核心部分，更值得我們花些功夫，看看苗族與蚩尤有什麼關聯。

圖騰崇拜是各民族間的一個各自區別的現象，圖騰的動物或植物，常當成共同的族名，起源於人們相信其祖先出自某一動物、植物、或自然現象，並與之有密切的關係。例如陳國鈞先生所寫《文化人類學》中描述：

例如畜牧民族，往往選擇特定的植物或日月星辰為圖騰。

又如我國商的玄鳥、夏的牛驕、周的元龜、秦的黃蛇陳寶、楚的羲和、祝融等，都是圖騰。我國民間對於龍、龜等的崇拜，便是一種圖騰的遺跡。⁵

其中所謂「我國民間對於龍、龜等的崇拜」的「民間」，所指應為漢族。此外在中國各民族中，具有牛圖騰崇拜的民族有苗族、彝族、壯族、傣族、仡佬族、布依族、藏族、珞巴族等，其中藏族甲絨人崇拜的是犛牛，珞巴族崇拜的是一種野牛，彝族崇拜的是黃牛，壯族崇拜的有水牛也有黃牛，可謂形形色色，而大多苗族學者都認為苗族有牛圖騰崇拜，苗族的水牛圖騰遺跡可以從苗族女性飾物、服飾上觀察出來：

貴州省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女性頭上喜歡戴各種造型的銀角，叫水牛角。貴陽、鎮遠、平壩、安順至織金一帶的苗族則喜歡戴一種木製牛角形的梳子，這種特殊的飾物，有可能是圖騰崇拜的遺跡，因為人們在圖騰文化盛行的時代，服飾的規律之一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圖騰物的樣子。⁶

苗族的水牛圖騰崇拜，吳曉東先生在《苗族圖騰與神話》一書中有所

⁵ 陳國鈞，《文化人類學》，（臺北市：三民，民 66[1977]，初版），頁 161。

⁶ 吳曉東，《苗族圖騰與神話》，（北京：社科文獻出版：新华經銷，2002，第 1 版），頁 66。

說明。他認為水牛與黃牛崇拜，牽涉到苗族的源流，那就是九黎與三苗的融合。據考蚩尤是以牛為圖騰的，這在文獻中已有明確記載：

在東夷地區，曾有一些與蚩尤有關的民俗，如蚩尤戲，即兩人模仿牛以頭相抵，《述異記》說：“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遺制也。”又如太原人祭祀蚩尤不用牛頭，等等。這些民俗不僅僅說明瞭蚩尤以牛為圖騰，同時也說明瞭當地平民百姓對蚩尤的愛戴，這種愛戴只能說明蚩尤是當地黎民的首領，而不是從三苗之地北伐而來的侵略者。⁷

但關鍵的是，蚩尤所崇拜的是黃牛，湘西苗語稱黃牛為「尤」，與蚩尤的「尤」音同。另外，黔東南苗語稱黃牛為「僚」，與九黎的「黎」音近。「黎」指一種牦牛屬的黃牛，古稱犛牛。「尤」則是指現在的這種黃牛。九黎可能是一個以牛為圖騰落的部落，其各氏族的圖騰大多為牛，但又稍有差別，別的氏族以牛為圖騰還有待深入研究，蚩尤所在的氏族則可以初步認定黃牛為圖騰。九黎被炎黃擊敗之後，很多難民南遷融入到三苗，三苗受其影響，便以尤、僚(黎)來稱謂黃牛。

吳曉東先生所說的理論，解釋了苗族的牛圖騰崇拜與九黎、蚩尤、三苗之間的複雜關係，可謂簡單明瞭，令人印象深刻。

四、華夏民族與苗族的密切關係

《史記》記載，黃帝曾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又與蚩尤大戰於涿鹿，後來黃帝得勝，成為華夏民族的共主。《史記·五帝本紀》：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⁸

而蚩尤又稱炎帝，雖然落敗，卻仍是苗族的祖先。加以華夏民族常自

⁷ 吳曉東，《苗族圖騰與神話》，（北京：社科文獻出版：新华經銷，2002，第1版），頁225。

⁸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台北：啓明，民55(1966))。頁2。

稱爲炎黃子孫，苗、漢的關係密切，漢高祖還自稱是蚩尤的後代，《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第六：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⁹

根據《山海經》，炎帝在阪泉之戰敗給黃帝而後蚩尤糾集炎帝的部屬再於涿鹿之戰敗給黃帝，過程與《史記》不同。黃帝殺蚩尤的經過，據《山海經·大荒北經》：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¹⁰

在苗人心目中，蚩尤是苗族與百越、東夷的一位大祖神，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至今在貴州和湘西、鄂西南等地區苗族的民俗中，仍有許多崇拜蚩尤的重要活動，拜祭楓木就是其中之一。據說崇拜楓木就是崇拜蚩尤。據《山海經·大荒南經》說：

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¹¹

學者曹翠雲從苗語「楓樹」等同「祖先」，而看出崇拜蚩尤的痕跡：

苗語中有個常說的短語：t_{cu6}(一)tiu⁶(棵)teu⁵(樹)mang²ngo⁴(楓)，通常意思為“一棵楓樹”，同時，卻也隱喻為“一個祖先”的意思。苗族視楓樹為祖先，常在村邊寨腳培植

⁹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台北：啓明，民 55 (1966))。頁 433。

¹⁰ (晉)郭璞傳；郝懿行撰，《山海經箋疏》，(臺北市，藝文，民 63[1974])，頁 452。

¹¹ (晉)郭璞傳；郝懿行撰，《山海經箋疏》，(臺北市，藝文，民 63[1974])，頁 415。

楓樹，以增景色，並給老楓樹燒香、敬祭等。¹²

因此，從民族、語言兩方面來看，蚩尤既是苗族祖先，也是華夏民族的祖先，他的地位是不容抹除的。從上面這些歷史得知，漢族在五千年以前，就是華夏民族與苗族的混合體。

五、進一步探索古代漢語與苗語的相關性

前面一段說過，苗族祖先蚩尤曾經在中原長期居住過，最後雖然後來不幸被逐出涿鹿，但是苗語或多或少總應該留下一些痕跡吧！現在我們就來找找看。

苗語存在一些古詞，保持著上古音，這些很可能是苗漢同源詞。如下表：¹³

苗漢同源詞音義比較表

漢語				苗語	
詞義	上古音	中古音	近古音	今音	今義
中	Otiong	Otiung 知東開三陟弓切， 內也	Otsung	tiu1	家中的“中”
逐	diok0	d`iuk0 澄屋開三直六切， 追也	Otsu	tia6	追逐

上表的“中”在苗語裏已變為陰聲韻；“逐”字在苗語中也丟掉了塞音韻尾，其餘大體相同，時隔千年，這點變化算是很細微的。

另外苗語有一個特色，就是形容詞、狀詞都接在普通名詞之後，例如《苗語簡志》說：

¹² 張永祥，曹翠雲著，《苗語與古漢語特殊語句比較研究》，（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第1版），頁204。

¹³ 張永祥，曹翠雲著，《苗語與古漢語特殊語句比較研究》，（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第1版），頁210。

(一) 形容詞例：

pang⁵⁵ (花) co⁵³ (紅) 紅花 u⁵⁵ (衣) xhi³³ (新) 新衣服¹⁴

(二) 狀詞例：

to³⁵ (砍) tong¹¹ (咚) tong¹¹ (咚) 咚咚地砍¹⁵

漢語說「紅花」，苗語說成「花」「紅」，漢語說「咚咚地砍」，苗語說成「砍」「咚咚地」，都會反過來。

(三) 形容詞例：

就以董作賓撰的《甲骨學六十年》卜辭中的一個例子來看：

父甲 父庚 父辛 父乙 父丁 父戊 父己

母己 母庚 母癸 母辛 母戊 母壬

兄丁 兄戊 兄壬 兄己 兄庚 兄辛¹⁶

甲骨文中以父、母、兄為中心語，以十個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後定語，循環使用。

(四) 狀詞例：

《詩經·七月》有「四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于凌陰」：

鑿冰衝衝¹⁷

「鑿冰衝衝」，「衝衝」是狀詞，修飾「鑿」這個動詞。《詩經》裡面類似的例子極多，如：伐木丁丁、泣涕漣漣、行道遲遲等都是相似句型。

從以上幾個對照的例子來看，古代漢語與苗語無論語音、語法還是詞匯，其相關性是極高的，苗語的語法特性，能將古漢語書籍如《詩經》等做出很好的解釋。只是後來漢語受了北方胡人語言的影響，形容詞移到名

¹⁴ 王輔世主編，《苗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新華發行，1985[民 74]），頁 60。

¹⁵ 王輔世主編，《苗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新華發行，1985[民 74]），頁 62。

¹⁶ 董作賓撰，《甲骨學六十年》，（台北市，藝文，民 54[1965]），頁 77。

¹⁷ 張永祥，曹翠雲著，《苗語與古漢語特殊語句比較研究》，（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頁 25。

詞的前面，逐漸變質，就愈來愈不像苗語了。

現代漢語與苗語的相關性是不大的，麻榮遠等先生在《苗漢語的歷史比較》一書中有所比較。該書認為，在詞匯方面，苗語和漢語的詞匯不能全面建立規則的對應，但是這種情形並不能說明苗漢語之間有關或無關，因為閩語和普通話之間也是不能建立規則的對應的，然而閩語卻算是漢語方言。而越南語、朝鮮語據說有高達百分之六十至九十以上的漢語借詞，但它們卻並不是漢語，所以詞匯的差別不能當做基本的差別。此外，語音的區域差別可以肯定從來就有，作為一種語言是漸趨一致，如漢語就有這種現象。因此，苗語和漢語的基本差別，只能是語法方面的。語法規則不多，什麼時候出現什麼樣的規則容易判別，所以從實用的角度來看，以語法區分語言相當合理。苗語和漢語的語法系統有九大差別，可列舉如下：

(一)苗語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補詞都有專門的詞頭，或稱前附加；(二)漢語的動詞有表示進行的“著”尾，複數人稱代詞有“們”尾，部分名詞有“子”尾；(四)漢語有前置指示系統，苗語後置；(五)漢語的複合詞用偏正式結構，苗語用正偏式；(六)漢語的中心詞一般有前置的形容詞或名詞定語，苗語一般後置；(七)漢語用形容詞或動詞加後置助詞構成名詞性短語，苗語加前置助詞；(八)方位名詞和普通名詞組合時，漢語方位詞後置，苗語前置；(九)苗語的命令句有敦促式。這九大差別其實集中在詞頭、詞尾和修飾詞與中心詞的位置兩個問題上。¹⁸

以上這些變化都發生在漢代，到了漢代，詞頭系統已基本消失，只有對長輩的稱呼偶爾有“阿”做詞頭，像“阿母大拊掌”之類。“著”尾到南北朝時代還沒最後形成，但已始見端倪；“子”尾上古極少見，而且不用“子”字；“們”尾始見于唐代，到了明代才統一於“們”。漢以前的指示系統有前指、後指和前後複合指示，漢以後人們不再知道有後置指示。漢代以前的定語有前置的，也有後置的。名詞性的定語多數是後置的。方位名詞在漢以前也是前置的。漢代以後，詞序發生了突變。這些，

¹⁸ 麻榮遠等著，《苗漢語的歷史比較》，（長沙市：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第1版），頁423-424。

就在漢朝已被當時的注釋家注意到了，所以他們說：“古人之語皆然”。命令句的敦促式到漢代以後也從漢語中消失了。

曹翠雲女士在《苗漢語比較》一書中認為，苗語語法雖與現代漢語不同，但苗語講話卻和古代漢語相同。她舉例說，苗語的「病」字的用法，就有點像古代漢語的文言：

苗語的 mongb 有“病”和“痛”等意思，苗族人也說“你病什麼”或“你痛什麼”，漢語的“病”主要是作名詞用，應說“你患了什麼病”。“病”也作不及物動詞用，如“我病了”，苗語的“病”是個及物動詞，可說 mongb ghab qub(肚子痛)。古漢語的“病”也是個及物動詞(如：老臣病足)；苗語的“痛”也是個及物動詞，因此出現苗語式的漢語：痛頭、痛牙齒。漢語的“痛”是個不及物動詞，因此只能說：頭痛、牙齒痛。¹⁹

於是漢語文言的用法「老臣病足」，在苗語中很普遍、也很正常。現代漢語卻只能說「我的腳得病了」，不能說「病足」。由曹翠雲女士的證例來看，苗語語法相當古老、傳統，而真正改變的卻是現代漢語，其改變的原因，我們要在下一節中接著討論。

六、漢語逐漸演變的推測

綜合前面的各項論點，我們可以對漢語有一個較特殊的描述²⁰。漢語在古代應屬苗瑤語族的一個成員，它的聲調應該超過四個，大概有八個。語序和虛詞是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方法，基本語序為主語在前、謂語居中、賓語在後。名詞、代詞、數量詞組作定語時，定語在中心語前，形容詞作定語時，定語在中心語之後。助動詞在主要動詞之前。構詞的詞根多為單音節，構詞的附加成分多為前加成分。

也就是說，漢族在史前時代，應該是南方的民族。五千年前，這個民族因為人口增殖，攜帶著先進的農業技術，逐步北上開疆拓土，與北方游

¹⁹ 曹翠雲編著，《苗漢語比較》，（貴陽市：貴州民族，2002，第1版），頁8。

²⁰ 張華克，「漢語的地位」，《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153期，民90(2001)），頁0-17。

牧民族逐步融合，創造出夏商周三朝的高度文明。此時漢語受游牧民族語言的影響，聲調縮減為四個。基本語序雖仍為主語在前，謂語居中、賓語在後，但已經有謂語在後的句法出現。

更大的改變是，形容詞作定語時，定語在中心語之前，形容詞開始在使用上與動詞幾乎沒有分別，再加上語法上的適度修正，借用胡語的動詞語綴以穩固前位形容詞的地位。這種改變，使漢語逐步與苗語分家，但由於構詞的詞根多為單音節，構詞的附加成分多為前加成分。故此時的漢語與苗語的差異並不算極大，互相之間的關聯仍多。

這種情形維持到了漢朝，東漢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十八年）南匈奴歸附漢朝，胡人開始入主中國多年，逐步導致中原漢族客人大批南遷，漢語就此大量摻入了胡人的語言，使漢語受游牧民族語言的影響更深加。唐宋時期的處置式，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開始出現的。這時的漢語基本語序已成為主、謂、賓語序及謂語在後的處置式語法兩種句法並呈的狀態。構詞的改變更大，受胡語多音節語言的影響，單音節詞根已居少數，口語中複音詞大量增加，並居於主流，構詞的附加成分也分為前加與後加兩法並呈的狀態。由胡語格助詞轉來的介詞「在」、「的」，取代了古介詞「於」、「之」。另外語氣詞、態詞、副詞等，也都形成了以胡語為主、古語為輔的態勢，終於造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也就是今天我們習稱的現代漢語。

因此現代漢語除了正在進行的歐化現象外，基本上它是一種南、北兩大語系融合的產物，它的本體源自於南方，而它的應用卻完成在北方。所以古代漢語的譜系位置應該分在苗瑤語族，而現代漢語只能算是一種混合語，它有八種混合的變體，就是北方、吳、湘、贛，客家、閩北、閩南，粵等八種變體方言。這些混合語，愈接近南方，聲調愈多，複音詞愈少，形容詞也愈可能在名詞之後，當然也愈接近苗語。而愈靠北方，聲調愈少，複音詞愈多，形容詞也愈可能在名詞之前，當然謂語也更可能殿後，換句話說，這種漢語已十分接近阿爾泰語。

也就是說，現代漢族的語言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文化中心在南方，因為漢語南方方言比較接近古代漢語，也比較近似苗語。

七、結語

(一) 《山海經》、《史記》等書都提到炎帝、黃帝、蚩尤等人，雖然過程略有不同，但是經過解讀以後，都能看出漢族、苗族有著密切的關係。

(二) 東漢時南匈奴歸附漢朝，胡人開始入主中國多年，逐步導致中原漢族客人大批南遷，漢語就此大量摻入了胡人的語言，使漢語受游牧民族語言的影響更深加，逐漸與苗語差異加大。

(三) 古代漢語應該是屬於苗瑤語族的一個成員，因為現代苗語還存在一些古詞，保持著上古音，很可能是苗漢同源詞。現代苗語語法雖與現代漢語不同，但苗語講話卻和古代漢語相同。而現代漢語之所以不與苗瑤語族相似，實在是因為北方民族不斷進入中原，使漢語逐漸改變所致，造成苗語和漢語的語法系統間出現了九大差別。

(2010年11月21日投稿，於2011年3月20日審查通過)

阿凡提的故事—臉蛋與智慧

يۈز ۋە پاراسەت

ئەپەندىمىنىڭ ئىشىكى ئىنتايىن كۆرۈمىسىز ئىكەن. بىر كۆ-
نى باي ئېگىز بىر چىرايلىق ئاتنى مىنىپ كېلىپ ئەپەندىمىنى
مازاق قىلماقچى بولۇپ:

— ئەپەندىم، ئىشىكىڭ نېمىدىگەن سەت، ئەجىد با تەڭرىم
بارلىق مەۋجۇداتلارغا چىرايلىق يۈز ئاتا قىلغاندا، ئىشىكىڭ يولدا
پەرىزاتقا ئۆچرەپ قېلىپ كېچىكىپ قالغانمۇ؟

— ئۇنداق ئەمەس باي غوجام، ئۇ كۆنى تەڭرىم باشقا بىر
جايدا كىشىلەرگە پاراسەت ئاتا قىلغانىكەن، ئۇ مەن بىلەن پاراسەت
ئالغىلى كەتكەن، — دەپتۇ ئەپەندىم.

阿凡提的毛驥非常醜陋，有一天巴依騎著一頭漂亮的高頭大馬，拿阿凡提的毛驥尋開心，巴依說：「阿凡提，你的毛驥說多難看有多難看，難道真主給萬物發放漂亮的臉蛋時，你的毛驥在路上遇到仙女，而去晚了嗎？」阿凡提回答說：「不是這樣的，巴依老爺，那一天真主在另外一個地方給人們發放智慧，它是跟著我們到那邊領受智慧去了。」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不要相信敵人的笑臉。（維吾爾族）

喝敵人的蜂蜜，不如喝朋友的開水。（維吾爾族）

與友交心要真心，與敵交往要警惕。（藏族）

敵人來了同拉弓箭，朋友來了同飲茶。（藏族）

蛤蟆再跳，跳不出水塘；壞人再躲，躲不過法網。（蒙古族）

用刀要找到骨節，用法要辨別真假。（蒙古族）

吃糧不吃種，吃種不賣地。（彝族）

人不嫌地瘦，地不嫌人窮。（僂族）

立春雨綿延，下雨四九天。（壯族）

一天到晚總來客，客人也失去了尊貴。（烏孜別克族）

只有趕狗的棍子，沒有趕人的棍子。（景頗族）

不肯給馬餵料，遲早要徒步；不肯慷慨待客，遲早會餓肚。

（哈薩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

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三）——維吾爾族 食品「烤羊肉」

華 華

（一）前言

到新疆，必然會接觸到許多的維吾爾族。維吾爾族屬於突厥族系，自稱「維吾爾」，是「聯合」、「團結」的意思，¹源自於秦漢時期居住在貝加爾湖南邊的「丁令」，唐朝時這群人稱作「回紇」，清代通稱為「纏頭回」。

維吾爾族原本游牧在蒙古草原上，與唐朝朝廷關係良好。西元八三九年（唐文宗開成四年）「回紇」因為內亂被黠戛斯擊潰，²大部份轉住新疆，跟新疆當地的阿利安種人相混，逐漸發展成近代定居農耕的維吾爾族。

所謂黠戛斯也者，就是上一期我們曾經介紹過的少數民族「柯爾克孜族」，當年曾是「回紇」也就是維吾爾族的死敵，十分驍勇善戰，他們的美食叫做「納仁」…這麼一說，或許大家就會有些印象了。

在食的方面，維吾爾族習慣吃抓飯、拉麵、饢等食物。所謂抓飯，就是以大米、羊肉、羊油、胡蘿蔔和洋蔥等燜熟，製成的食物，特點是用手抓來食用。吃抓飯的方法，跟抓「納仁」的方法一樣，上一期我們已經介紹過了，這裡就不再重複。拉麵，是以青椒、蕃茄、羊肉拌在麵條上的食品。新疆人豪放肚量大，經常看他們一吃就是一大海碗，卻面不改色，著實令人讚嘆。維族家常主食為饢，饢是用小麥麵粉揉好在特製的火坑爐中烤製而成的食品，形似鐵餅、鍋魁，通常都是從店裡買來吃的。但有些維族人家大業大，竟然自備土製火坑爐，做一次饢可以吃個四、五天，疊起來的饢堆積如山，看起來頗為壯觀。

不過維族真正有名的食品是烤羊肉串，算是維族傳統名菜。在維人居

¹ 劉義棠，《維吾爾研究》，（臺北市：正中，1997，民86，修訂版），頁13-18。

² 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維吾爾族簡史》，（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1991，第1版），頁43。

住的社區裡，街頭巷尾到處可看到小販把羊肉穿成一串在炭火上烘烤的場面，這種肉串色香味俱全，引人垂涎三尺，幾乎成了新疆菜的代表。所以這一回，我們要來談一談這道維吾爾族的傳統名菜「烤羊肉」。

（二）維吾爾族食品「烤羊肉」

伊犁是廣定遠先生的故鄉。伊犁泛指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和伊犁河北岸的伊寧市。廣先生的親戚散居在伊犁河南北兩岸，所以跟著廣先生拜訪親戚，必然會經常往伊寧市跑。親戚見面難免吃吃喝喝，根據經驗，其首選常是伊寧市廣場旁的維族烤羊肉店。

伊寧市廣場在新華東路北邊，有大批維吾爾族烤羊肉店，是喜愛美食者必須拜訪的經典之地。一到那裡，烤肉香味撲鼻而來，食客穿流不息，經常一位難求。如果讀者依照指示，跑到那裡卻擠不進店，可別怪我們沒有先說明。

伊寧市會出現維族美食，其實跟歷史有關，因為清朝新疆的政治中心就在伊犁，是由伊犁將軍管轄全疆的。所謂「伊犁九城」之一的惠遠城，就是伊犁將軍的駐地，人文薈萃自不必說。伊犁將軍及其部將，糧食的來源大多依賴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爾錫伯八旗屯墾供應，「察布查爾」就有「糧倉」的語意在。於是「伊犁九城」的政商繁榮，就跟錫伯、維吾爾，這些種糧、製作食品的人群結下了不解之緣，維族美食的出現可說是其來有自的。順便說一說惠遠城，1995 年回烏魯木齊時曾經路過惠遠城一次，城內人口已然不多，城門、鐘鼓樓、伊犁將軍府等古蹟都有妥善的保存與維修，鐘鼓樓穹頂上還繪有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國徽一枚，十分顯眼。

一般觀光客所吃的「烤羊肉」，大多是烤羊肉串。其實烤羊肉不只有烤羊肉串而已，還有烤全羊、饢坑烤肉塊和炒烤肉等四種形式，³現在就依序說明如下。

1、烤羊肉串：烤羊肉串的做法很簡單。先把新鮮羊肉切成厚片，與洋蔥末拌和均勻，醃製約半小時，接著穿在鐵籤子上，就可以上架燒烤了。烤肉的同時，不時翻動肉籤，並撒上精鹽、辣椒粉、孜然粉，五分鐘左右就大功告成。烤肉槽是用鐵皮彎曲製成的，槽分上下兩層，中間隔板

³ 魏懷潤，公丕才，魏智編著，《新疆民族知識手冊》，（新疆：新疆教育，1990，第一版），頁 425。

有許多通風洞孔，以無煙煤當作燃料。烤肉時，點燃炭火，等到煙盡火旺的時候，就可將穿好的肉串架在槽上烘烤。記得第一次在烏魯木齊夜市吃烤羊肉串時，就發現羊肉串中間的那一塊肉竟然是一團羊油，除了嚇了一跳之外，還覺得難以下嚥。其實多吃幾次就會發現，這正是烤羊肉串精妙的地方，羊油來自新疆特產的大尾羊，大尾羊尾部的脆羊肥肉，可是新疆人喜愛的美味，外來客到新疆時，不妨學著品嘗，不要一口都不吃，那就暴殄天物了。烤羊肉串的羊肉肉質鮮嫩，味道鹹鹹辣辣，配合上炭烤的香氣、孜然的特殊濃鬱味道，多吃幾串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2、烤全羊：烤全羊是新疆最名貴的菜肴，可與北京烤鴨、廣州脆皮乳豬相媲美。在新疆的高級筵席中，必然有烤全羊這道佳餚。因為烤全羊豪華闊綽，會使整場筵席光輝燦爛，而增添喜氣。烤全羊的製作不像電影上出現的畫面，以木棒穿透整隻活羊，連皮帶毛在熊熊烈火之上燒烤。有人曾經模仿這種方式燒製烤全羊，結果下場是慘不忍睹，外皮燒成了焦炭，而內裡還是血肉模糊，完全無法食用，白白犧牲了一隻好羊。維吾爾烤全羊是用別具特色的方法製成的，保證馬到成功。首先由技藝高超的廚師，選用上好的兩歲新疆阿勒泰羯羊，宰殺剝皮，去頭、蹄、內臟，再用一根一頭穿有大鐵釘的木棍，將羊從頭到尾穿上，羊脖子卡在鐵釘上。接著用蛋黃、鹽水、薑黃、孜然粉、胡椒粉、白麵粉等佐料調成糊，抹在全羊身上，將羊頭部朝下放入燒熱的饢坑中，蓋嚴坑口，外加濕布密封，燜烤一小時左右，揭蓋觀察，木棍靠肉處肉呈白色，全羊外表呈現金黃色，就可以取出切成小塊食用了。

3、饢坑烤肉：饢坑烤肉的製作原理跟烤全羊、烤饢餅相當類似，都是用饢坑火的輻射熱和坑壁的高溫烤製食物的，只是饢坑烤肉是先切再烤，而烤全羊是先烤再切罷了。饢坑烤肉，先把羊肉切成大約長寬十公分的塊，抹上雞蛋、薑黃、胡椒粉、孜然粉、精鹽、麵粉等拌勻的糊，貼入饢坑內壁，烤半小時左右即成。烤肉可再切成適合入口的小塊，或再蘸鹽食用，完全隨食客的喜好而定。饢坑烤肉外脆裏嫩，味美可口，與烤羊肉串的焦香乾爽，完全是不同格調的享受，而到伊寧市廣場維吾爾族烤羊肉店裡吃的，就是饢坑烤肉。除了肉以外，店裡的烤羊腰子也很好吃。維吾爾族由於宗教關係，認為在任何一個合法可食的動物中，有七個不可食的

器官和七個可憎惡之物。⁴七個不可食的器官是：「血液、膿、腰椎脊髓、膽囊、膽汁、牙齒和膀胱兒」。七個憎惡之物是：「左右心耳、蹄、腺、腦顱、眼珠、雄性動物的睾丸和生殖器」。維吾爾族宰殺可食動物之後，排掉和切掉以上的器官和部位後，才食其肉。屠夫也嚴格遵守以上的規定，切掉以上的東西以後，再賣其肉。幸好這七個不可食的器官裡沒有「羊腰子」一項，否則我們就注定吃不到這道維族美食了。

4、炒烤肉：炒烤肉的做法是烤羊肉串的變通，就是把「肉槽烤」改為「炒鍋炒」，其風味獨特，適合一般人在自宅裡烹調。方法是先選上好的羊腿肉切成片，肉片不能像烤羊肉串那麼厚，要薄一些才行。肉片加少許鹽、雞蛋、太白粉拌勻。炒鍋裡放油燒熱，將肉下鍋爆炒，以鍋鏟濾掉多餘的油之後，加鹽、辣椒粉、孜然粉，炒勻盛盤即成。炒烤肉色澤紅亮，肉嫩鹹辣，孜然香濃，有濃鬱的地方特色。在新疆城鄉的清真飯館都可吃到，一般居民家庭也會烹製，是相當大眾化的菜色。炒烤肉的風味接近一般炒菜，烤肉的成分不足。如果想改善這道菜餚，建議以西餐用的鋼夾依序夾出部分炒烤肉，直接在瓦斯爐上燒烤，每次約十秒鐘，聞到烤肉香味即可換班，如此反覆施行，一盤炒烤肉立刻向烤羊肉串的風味靠攏，可以彌補一些一般家庭沒有烤肉槽、烤肉饢坑的遺憾。

（三）結語

維吾爾族人對於「烤羊肉」是情有獨鍾的，像烤羊肉串的小販，都十分自信。翻動肉籤的火候如何、撒精鹽、辣椒粉、孜然粉的份量如何，都由小販自定，顧客再怎麼催促，小販都是好自為之，不動如山，一定要按照既定的程序走完，他們才肯交貨。記得有一年察布查爾二鄉廣定遠先生的親戚開店，也賣起了烤羊肉串，我們經常去捧場，廣先生認為，老錫伯做烤羊肉串比不過維吾爾，學了幾百年還是不成。其實私下我們得幫廣先生的親戚打打圓場，二鄉人口少，週轉率不如伊寧市廣場維族烤肉店，肉鮮度會略遜一籌，先天上就吃了一點虧，怎麼看老錫伯的技術都不會比維吾爾差嘛。這話公不公道，就有待讀者親赴現場來品嘗判斷了。

⁴ 安尼瓦爾·賽買提著，《禁忌與維吾爾傳統文化》，（烏魯木齊市：新疆人民，2004，第1版），頁152。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一、會議日期：中華民國一〇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二、會議時間：下午四時整。

三、會議地點：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188 號 4 樓。

四、議程：

16：00-16：20 報到領取資料

16：20-16：30 主席致詞：楊克誠理事長

16：30-16：50 會務報告

16：50-17：10 臨時動議

17：10 散(餐)會

壹、報告事項：中國邊政協會 99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一、召開 99 年度會員大會。

二、上年度如期出版《中國邊政》季刊四期。

三、上年四月舉辦「中國少數民族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共邀請大陸少數民族學者及研究少數民族學者木拉提、黑尼亞提、宋月華等十九人來台，發表論文十八篇，均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特值得一提者，此次學術研討會首度有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維吾爾、哈薩克族學者來台，會議假美德向邦集團中和辦公室各會議室舉行，全部論文均已刊載於《中國邊政》季刊第 182 期。

四、由秘書處彙集《中國邊政》季刊所有論文，自創刊號至第 180 期 (1963.06~2009.12) 編製目錄索引，並已分別寄送本會會員。

五、大陸北京民族大學於上年(99)年，正式來函邀請本協會楊理事長及秘書長劉學銚前往該校為民族所師長、學生作專題講座，時

間為 2010 年 12 月 15 日-18 日，理事長及秘書長同意應邀前往參加，惟行前理事長因歐洲臨時有重要商務必須親自前往處理，乃指派副秘書長林遙鵬代為宣讀理事長所撰《六十年來台灣邊政政策及中國邊政協會發展》論文，劉秘書長則報告《五胡興華與多元一體》等二篇論文，問答之間頗為熱絡，事後主辦單位告知此次講座極為成功。

六、劉、林二人在北京時曾拜會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承邀請本協會前往新疆參訪並舉辦研討會，另蒙社科院民族所邀請前往青海黃南地區舉辦研討會，均採落地接待方式。

案經秘書處初步估算全程約需十八日，預計八月初出發，往返機票及內陸航空約需新台幣伍萬伍仟元，歡迎本會會員踴躍報名參加(名額僅有十五人)，有意者請儘速向秘書處報名，至於詳細費用再行通知有意參加者(參加者半數以上應提論文)。

七、另與中國社科院民族文獻出版社人文科學圖書館事務部宋月華主任會晤時，表示可由大陸社科院民族所、中國邊政協會合撰專書與社科文獻出版社三方面合作編寫《兩岸六十年少數民族措施及學術研究》(題目暫定)專題，臺灣方面由本協會執筆，出版事宜則社科文獻出版社負責，至於細部作業，現正在連繫中。

八、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系吳楚克教授提議本協會可否接待該系專研邊政問題之碩、博士生每年二人來台短期研習(二週左右)，由本協會提供食宿，案經向理事長請示，原則可行，已於本年三月九日接獲中央民族大學二員碩士生正式來函申請，目前正作細部規劃。

九、本協會年度內與滿族協會共同具名發文給馬總統、行政院 吳院長、陸委會 賴主任委員；建請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下設「民族事務處」，以確保少數民族權益。

十、請通過上年財務報表。

十一、討會事項

本年度財務概算請討論。

中國邊政協會
99 年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

款項項目	費用名稱	99 年概算	99 年決算	決算與概算比較		說明
				增加	減少	
1	經費收入	579,217	956,434	377,217		一二、全年額四月助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國少數民族社會邊緣學術研討會費用由美德向邦集團依據規定格式製作。
1	常年會費	18,200	15,600		2,600	
2	會員捐款	500,000	881,871	381,871		
3	補助收入	0	0	0		
1	政府補助	0	0	0		
2	其他補助	0	0	0		
4	其他收入	61,017	58,963		2,054	
1	利息收入	3,000	386		2614	
2	邊政季刊網路 下載收入	4,000	4,560	560		
3	上年結餘	54,017				
2	經費支出	639,000	934,737	295,737		
1	人事費	120,000	124,000	4,000		
2	演講車馬費	10,000	0		10,000	
3	辦公費	19,000	15,724		3,276	
1	郵電費	9,000	13,728	4,728		
2	文件印刷雜支	10,000	1,996		8,004	
4	業務費	490,000	795,013	305,013		
1	會議費	90,000	517,304	427,304		
2	協會季刊編印 費	400,000	277,709		122,291	
	預估結餘	-59,783	21,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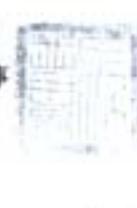
理事長

常務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會計



中國邊政協會
100 年收支概算表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款	項	目	費用名稱	99 年決算	100 年概算	100 年概算與 99 年決算比較		說 明
						增加	減少	
1		經費收入		956,434	547,797		408,637	一、二、三、 本年預計至新疆與青海 中華人民共和國邊政委員會 刊行《中國邊政》季刊四期。 本年依規定格式製作。
	1	常年會費		15,600	17,600	2,000		
	2	會員捐款		881,871	500,000		381,871	
	3	補助收入		0	0	0		
	1	政府補助		0	0	0		
	2	其他補助		0	0	0		
4		其他收入		58,963	30,197		28,766	
	1	利息收入		386	500	114		
	2	邊政季刊網路 下載收入		4,560	8,000	3,440		
	3	上年結餘		54,017	21,697			
2		經費支出		934,737	528,000		406,737	
	1	人事費		124,000	156,000	32,000		
	2	演講車馬費		0	5,000	5,000		
	3	辦公費		15,724	17,000	1,276		
	1	郵電費		13,728	15,000	1,272		
	2	文件印刷雜支		1,996	2,000	6		
4		業務費		795,013	350,000		445,013	
	1	會議費		517,304	50,000		467,304	
	2	協會季刊編印 費		277,709	300,000	22,291		
		預估結餘		21,697	19,797		1900	

理事長



審核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貳、臨時動議：

案由：追認本協會理、監事暨常務理、監事人數變更案。

說明：

一、本協會依據協會組織章程：

第十六條：本會置理事廿一人，監事七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七人，候補監事三人。

第十八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

第二十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互選之。

二、本協會於第四十屆理、監事選舉當選名額，分別為理事十七人、後補理事一人與監事五人、後補監事一人，始於第三十九屆並已獲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0960079335 號函核准在案。

三、依社團法規定常務理、監事人數為理、監事人數 1/3 比例，故本協會目前常務理事為 6 人、常務監事為 2 人。

四、請追認通過。

中國邊政協會一〇〇年第四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簽到簿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〇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下午四時整。

二、地點：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188 號 4 樓。

三、主席：理事長楊克誠

四、出席：

編號	會員	簽名	編號	會員	姓名
1	王永一	請假	23	林遜鵬	✓
2	王維芳	請假	24	周健	請假
3	王慶平	請假	25	胡進杉	請假
4	毛鑄倫	請假	26	娥舟文茂	✓
5	石書田	請假	27	孫台義	請假
6	永鼎多斯	委託	28	徐漢霖	請假
7	朱文波	請假	29	郭正一	請假
8	朱和惠	請假	30	郭志龍	請假
9	朱濱源	請假	31	郭謝康	請假
10	朱振宏	請假	32	陳旺城	請假
11	巧兒潘	委託	33	陳維新	請假
12	多長有	✓	34	許明龍	請假
13	李永裕	請假	35	翁福祥	請假
14	李信成	請假	36	馬普東	✓
15	李偉微	請假	37	粘聰明	✓
16	阿不都拉	✓	38	粘龍音	✓
17	阿金虹	委託	39	張台生	請假
18	蔡名哲	請假	40	張宏年	請假
19	林冠群	請假	41	張華光	✓
20	林恩蘭	請假	42	張慧端	✓
21	林椿東	✓	43	張益鈞	✓
22	林美蓮	✓	44	莊倉江	✓

編號	會員	簽名	編號	會員	姓名
45	黃玉梅	✓	72	關紹蘊	✓
46	黃錦華	委託	73	高哲雄	✓
47	程大洋	請假	74	陳雅琪	✓
48	馮明珠	請假	75	袁公瑜	請假
49	傅仁坤	請假	76	袁道寬	請假
50	傅順榮	✓	77	吳致納	請假
51	楊克誠	✓	78	甘德星	✓
52	楊智淑	✓	79	郭維雄	請假
53	楊問煌	✓	80	胡宜華	委託
54	楊素蘭	請假	81	張禮權	委託
55	范仁德姐	請假	82	曾名都	委託
56	趙竹成	委託	83	王慶峯	✓
57	廣定遠	✓	84	司其元	委託
58	劉學鍊	✓	85	林若菁	委託
59	莊淑惠	✓	86	張淑珍	✓
60	簡秉恆	請假	87	張培卿	✓
61	呂柏良	✓	88	金鈴	✓
62	鄭月裡	請假	89	傅允亨	✓
63	賴蕙玲	✓	90	蔡荷貞	✓
64	盧振和	請假	91	傅維新	✓
65	蕭金松	請假	92	佟光英	✓
66	魏義民	✓	93		
67	藍美華	✓	94		
68	林書寧	委託	95		
69	蔡佳凌	委託	96		
70	梁新民	請假	97		
71	曾盛宇	請假	98		

出席：37 人

委託：12 人

請假：43 人

合計：92 人

中國邊政協會組織章程修正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p>第十六條：</p> <p>本會置理事廿一人，監事七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七人，候補監事三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p>	<p>第十六條：</p> <p>本會置理事 七人，監事五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p>
<p>第十八條：</p> <p>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p>	<p>第十八條：</p> <p>理事會置常務理事六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p>
<p>第二十條：</p> <p>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p>	<p>第二十條：</p> <p>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二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p>

■黑體字為修改條文

會議記錄

壹、詳如大會手冊。

貳、臨時動議。

參、討論事項：

一、上年財務報表與本年度財務概算。

二、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厲 聲主任邀請本協會至新疆舉行學術研討會與參訪，並請本協會提供期望開會地點、參加人數及時間。建議：會議地點訂於烏魯木齊與喀什地區參訪(喀什已被列為經濟特區)，以推薦十五人為原則。

三、中央民族大學社科院民族所將邀請本協會在青海黃南自治州開會，以推薦十五人為原則，以上均旅費自理，落地接待。

四、編纂《百年邊政措施與邊政研究》專書，臺灣部份約十萬至十五萬字，大陸部份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字，臺灣部份可否由理事長贊助稿酬，按《中國邊政》季刊每仟字 600 元方式，不在年度預算中支出。

五、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系吳楚克教授提請本協會可否接待該系專研邊政問題之碩、博士生每年二人來台短期研習(一個月左右)，由本協會提供食宿，案經向理事長請示，原則可行，已於本年三月九日接獲中央民族大學二員碩士生正式來函申請，目前正作細部規劃。

肆、決議：

一、與會會員鼓掌通過上年財務報表與本年度財務概算。

二、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厲 聲主任與中央民族大學社科院民族所的邀請，本協會將授權秘書處規劃行程與參加人員名單，並邀請具相關研究領域學者參加，務期宣揚我政府邊疆政策措施，並先行發文予厲 聲主任與社科院民族所承辦人。

三、編纂《百年邊政措施與邊政研究》專書，臺灣部份理事長將贊助稿酬，按《中國邊政》季刊每仟字 600 元方式，約需 NT15 萬元。

四、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系二員碩士生已正式來函申請來台短期研習(約 1 個月)，授權秘書處規劃細部行程及協助申請來台，促使兩岸在邊疆政策學術研究上合作。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
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
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
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銚。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 協會

中國邊政 季刊

名譽：楊克誠
發行人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銚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 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